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话说梁山泊好汉，水战三败高俅，尽被擒捉上山。宋公明不肯杀害，尽数放还。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就带萧让，乐和前往京师，听候招安一事，却留下参谋闻焕章在梁山泊里。那高俅在梁山泊时，亲口说道：「我回到朝廷，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便当力奏保举，火速差人前来招安。」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与萧让一同去了，不在话下。且说梁山泊众头目商议，宋江道：「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实。」吴用笑道：「我观此人，生得蜂目蛇形，是个转面忘恩之人。他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和软监在府里。若要等招安，空劳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招安犹可，又且陷了二人。」吴用道：「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

燕青便起身说道：「旧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肩。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说：『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来惊吓，已是遮过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便道：「小弟帮他去走一遭。」「神机军师」朱武道：「兄长昔日打华州时，尝与宿太尉有恩。此人是个好心的人。若得本官於天子前早晚题奏，亦是顺事。」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应著此人身。便请闻参谋来堂上同坐。

宋江道：「相公曾认得太尉宿元景麼？」闻焕章道：「他是在下同朋友，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此人极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宋江道：「实不瞒相公说：我等疑高太尉回京，必然不奏招安一节。宿太尉旧日在华州降香，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求他添力，早晚於天子处题奏，共成此事。」闻参谋答道：「将军既然如此，在下当修尺书奉去。」宋江大喜。随即教取纸笔来，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课，望空祈祷，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随即置酒，与戴宗，燕青送行。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书信

随身藏了，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两个扮作公人，辞了头领下山，渡过金沙滩，望东京进发。戴宗托著雨伞，背著个包裹。燕青把水火棍挑著笼子，拽扎起衫，腰系著缠袋，脚下都是腿护膝，八搭麻鞋。於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

不则一日，来到东京，不由顺路入城，却转过万寿门来。两个到得城门边，把门军挡住。燕青放下笼子，打著乡谈说道：「你做甚麽挡我？」军汉道：「殿帅府有钧旨，梁山泊诸色人等，恐有夹带入城，因此著仰各门，但有外乡客人出入，好生盘诘。」燕青笑道：「你便是了事的公人，将著自家人，只管盘问。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你颠倒只管盘问，梁山泊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劈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那监门官听得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怀里，挑起笼子便走。戴宗也冷笑了一声。两个迳奔开封府前来，寻个客店安歇了。

次日，燕青换领布衫穿了，将搭膊系了腰，换顶头巾，歪戴著，只做小闲模样。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吩咐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倘有些撇撒，哥哥自快回去。」吩咐戴宗了当，一直取路，迳奔李师师家来。到得门前看时，依旧曲槛雕栏，绿朱户，比先时又修得好。燕青便揭起斑竹帘子，从侧首边转将入来，早闻得异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见周回吊挂，名贤书画；檐下放著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坐褥，尽铺锦绣。燕青微微地咳嗽一声，丫鬟出来见了，便传报李妈妈出来。看见是燕青，吃了一惊，便道：「你如何又来此间？」燕青道：「请出娘子来，小人自有话说。」李妈妈道：「你前番连累我家，坏了房子。你有话便话。」燕青道：「须是娘子出来，方才说的。」

李师师在帘子後听了多时，转将出来。燕青看时，别是一般风韵：但见容貌似海棠滋晓露，腰肢如杨柳袅东风，浑如阆苑琼姬，绝胜桂宫仙姊。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妈妈四拜，後拜李行首两拜。李师师谦让道：「免礼！俺年纪幼小，难以受拜。」燕青拜罢，起身道：「前者惊恐，小人等安身无处。」李师师道：「你休瞒我，你当初说道是：『张

闲，那两个是山东客人。』临期闹了一场，不是我巧言奏过官家，别的人时，却不满门遭祸！他留下词中两句，道是：「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我那时便自疑惑，正待要问，谁想驾到，後又闹了这场，不曾问得。今喜汝来，且释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绝无干休！」

燕青道：「小人实诉衷曲，花魁娘子，休要吃惊！前番来的那个黑矮身材，为头坐的，正是『呼保义』宋江；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三牙髭须那个，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这公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门首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都唤小人做『浪子』燕青。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教小人诈作张闲，来宅上入肩。俺哥哥要见尊颜，非图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闭塞贤路，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不想惊吓娘子。今俺哥哥无可拜送，有些些少微物在此，万望笑留。」燕青便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那虔婆爱的是财，一见便喜，忙叫子收拾过了，便请燕青进里面小阁儿内坐地，安排好细食茶果，殷勤相待。原来李师师家，皇帝不时间来，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吃！

且说当时铺下盘馔酒果，李师师亲自相待。燕青道：「小人是个该死的人，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李师师道：「休恁地说！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燕青道：「前番陈太尉来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更兼抵换了御酒。第三番领诏招安，正是诏上要紧字样，故意读破句读：「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因此上，又不曾归顺。童枢密引将军来，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归。次後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进，只三阵，人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杀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师，生擒人数，尽都放还。他在梁山泊说了大誓，如回到朝廷，奏过天子，便来招安，因此带了梁山泊两个人来，一个是秀才萧让，一个是能唱乐和，眼见得把

这两人藏在家里，不肯令他出来；损兵折将，必然瞒著天子。」

李师师道：「他这等破耗钱粮，损折兵将，如何敢奏？这话我尽知了。且饮数杯，别作商议。」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饮酒。」李师师道：「路远风霜到此，开怀也饮几杯。」燕青被央不过，一杯两盏，只得陪侍。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後，一言半语，便来撩拨。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汉胸襟，怕误了哥哥大事，那里敢来承惹？

李师师道：「久闻得哥哥诸般乐艺，酒边闲听，愿闻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颇学得些本事，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李师师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听！」便唤丫鬟取箫来，锦袋内掣出那管凤箫。李师师接来，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燕青听了，喝采不已。李师师吹了一曲，递过箫来，与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与我听则个！」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只得把出本事来，接过箫，便呜呜咽咽，也吹一曲。李师师听了，不住声喝采说道：「哥哥原来恁地吹得好箫！」李师师取过阮来，拨个小小的曲儿，教燕青听，果然是玉佩齐鸣，黄莺对啭，余韵悠扬。燕青拜谢道：「小人也唱个曲儿，服侍娘子。」顿开咽喉便唱，端的是声清韵美，字正腔真。唱罢又拜。李师师执盏擎杯，亲与燕青回酒谢唱，口儿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嗽，来惹燕青；燕青紧紧的收了头，唯喏而已。

数杯之後，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揼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揼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得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又把言语来调他。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难以回避，心生一计，便动问道：「娘子今年贵庚多少？」李师师答道：「师师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说道：「小人今年二十有五，却小两年。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姊姊！」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这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坏了。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当时燕青又请李妈妈来，也拜

了，拜做乾娘。

燕青辞回，李师师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店东宿。」燕青道：「既蒙错爱，小人回店中，取了些东西便来。」李师师道：「休教我这里专望。」燕青道：「店中离此间不远，少刻便到。」燕青暂别了李师师，迳到客店中，把上件事和戴宗说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拴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於万剑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道：「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戴宗道：「你当速去，善觑方便，早干了事便回，休教我久等。宿太尉的书，也等你来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再回李师师家，将一半送与李妈妈，一半散与全家大小，无一个不欢喜。便向客位侧边，收拾一间房，教燕青安歇，合家大小，都叫叔叔。

也是缘法凑巧，至夜，却好有人来报，天子今晚到来。燕青听得，便去拜告李师师道：「姊姊做个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见圣颜，告得纸御笔赦书，赦了小弟罪犯，出自姊姊之德！」李师师道：「今晚定教你见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动达天颜，赦书何愁没有？」看看天晚，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只见道君皇帝，引著一个小黄门，扮做白衣秀士，从地道中迳到李师师家後门来。到得合子里坐下，便教前後关闭了门户，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李师师冠梳插带，整肃衣裳，前来接驾。拜舞起居，寒温已了，天子命去其整妆衣服，相待寡人。李师师承旨，去其服色，迎驾入房。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异品 馔，摆在面前。

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天子大喜，叫：「爱卿近前，一处坐地！」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向前奏道：「贱人有个姑舅兄弟，从小流落外方，今日才归，要见圣上，未敢擅便，乞取我王圣监。」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将来见寡人，有何妨？」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面见天子。燕青纳头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师师叫燕青吹箫，服侍圣上饮酒，少刻又拨一回阮，然後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如何敢服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燕青借过象板，再拜罢，对李师师道：「音韵差错，望姊姊见教。」燕青顿开喉

咽，手拿象板，唱渔家傲一曲，道是：

一别家山音信杳，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
又老，一春瘦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自当初，
莫要相逢好。好梦欲成还又觉，绿 但觉莺啼晓。

燕青唱罢，真乃是新莺乍啭，清韵悠扬。天子甚喜，命教再唱。
燕青拜倒在地，奏道：「臣有一只减字木兰花，上达天听。」天子道：
「好，寡人愿闻！」燕青拜罢，遂唱减字木兰花一曲，道是：

听哀告，听哀告！贱躯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罔地
，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
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

燕青唱罢，天子失惊，便问：「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
在地下。天子转疑，便道：「卿且诉胸中之事，寡人与卿理会。」燕青
奏道：「臣有迷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卿无罪，但奏不妨！」
燕青奏道：「臣自幼飘泊江湖，流落山东，跟随客商，路经梁山泊过，
致被却掳上山，一住三年。今年方得脱身逃命，走回京师，虽然见得
姊姊，则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认得，通与做公的，此时如何分
说？」李师师便奏道：「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则个！」
天子笑道：「此事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谁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
与李师师。李师师撒娇撒痴，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
赦免我兄弟，他才放心。」天子云：「又无御宝在此，如何写得？」李
师师又奏道：「陛下亲书御笔，便强似玉宝天符。救济兄弟做的护身
符时，也是贱人遭际圣时。」天子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子随
即捧过文房四宝。燕青磨得墨浓，李师师递过紫毫象管，天子拂开花
黄纸，横内大书一行。临写，又问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燕青道：
「男女唤做燕青。」天子便写御书道：

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靖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
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

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燕青再拜，叩头受命，李师师执盏擎
杯谢恩。天子便问：「汝在梁山泊，必知那里备细。」燕青奏道：「宋
江这夥，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
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才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

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两番降诏，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伏归降？」燕青奏道：「头一番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招谕之言，更兼抵换了御酒，尽是村醪，以此变了事情。第二番招安，故把诏书读破句读，要除宋江，暗藏弊幸，因此了变了事情。童枢密引军到来，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阵，杀得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三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许了招安，方才放回，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闻参谋在彼质当。」

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李师师奏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约有更深，燕青拿了赦书，叩头安置，自去歇息。天子与李师师上同寝，当夜五更，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燕青起来，推道清早干事，迳来客店里，把说过的话，对戴宗一一说知。戴宗道：「既然如此，多是幸事。我两个去下宿太尉的书。」燕青道：「饭罢便去。」

两个吃了些早饭，打挟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迳投宿太尉府中来。街坊上借问人时，说太尉在内里未归。燕青道：「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如何未归？」街坊人道：「宿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近侍官员，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归早归晚，难以指定。」正说之间，有人报道：「这不是太尉来也！」燕青大喜，便对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门前伺候，我自去见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见一簇锦衣花帽从人，拥著轿子。燕青就当街跪下，便道：「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宿太尉见了，叫道：「跟将进来！」燕青随到厅前。太尉下了轿子，便投侧首书院里坐下。太尉叫燕青入来，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干人？」燕青道：「小人从山东来，今有闻参谋书札上呈。」太尉道：「那个闻参谋？」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呈递上去。宿太尉看了封皮，说道：「我道是那个闻参谋，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的闻焕章！」遂拆开书来看时，写道：

侍生闻焕章沐手百拜奉书

太尉恩相钧座前：贱子自髫年时，出入间墙，已三十载

矣！昨蒙高殿帅召至军前，参谋大事。奈缘劝谏不从，忠言不听，三番败绩，言之甚羞。高太尉与贱子，一同被掳，陷於縲，义士宋公明，宽裕仁慈，不忍加害。今高殿帅带领梁山萧让，乐和赴京，欲请招安，留贱子在此质当。万望恩相不惜齿牙，早晚於天子前题奏，速降招安之典，俾令义士宋公明等，早得释罪获恩，建功立业，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救取贱子，实领再生之赐。拂楮拳拳，幸垂照察。

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 焕章再拜奉上

宿太尉看了书，大惊，便问道：「你是谁？」燕青答道：「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随即出来，取了笼子，迳到书院里。燕青禀道：「太尉在华州降香时，多曾服侍太尉来，恩相缘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课内，只著求太尉提拔救济。宋江等满眼只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哥哥责著限次，男女便回。」燕青拜辞了，便出府来，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议：「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萧让，乐和在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旧扮作山人，去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里有人出来，把些金银贿赂与他，赚得一个厮见。通了消息，便有商量。」当时两个换了结束，带将金银，迳投太平桥来，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虞候，摇摆将出来，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那虞候道：「你是甚人？」燕青道：「请干办到茶肆中说话。」两个到阁子内，与戴宗相见了，同坐吃茶。燕青道：「实不瞒干办说：前者太尉从梁山泊带来那两个人，一个跟的叫做乐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要见他一见，因此上相央干办。」虞候道：「你两个且休说，节堂深处的勾当，谁理会得？」戴宗便向袖内取出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对虞候道：「足下只引得乐和出来，相见一面，不要出衙门，便送这锭银子与足下。」那人见了财物，一时利动人心，便道：「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太尉钧旨，只教养在後花园里歇宿。我与你唤他出来，说了话，你休失信，把银子与我。」戴宗道：「这个自然。」那人便起身吩咐道：「你两个只在此茶

坊里等我。」那人急急入府去了。

戴宗，燕青两个在茶房中，等不到半个时辰，只见那小虞候慌慌出来说道：「先把银子来，乐和已叫出在耳房里了。」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银子与他。虞候得了银子，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那虞候道：「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燕青便与乐和道：「我同戴宗在这里定计，赚得你两个出去。」乐和道：「直把我两个养在後花园中，墙垣又高，无计可出，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如何能勾出来。燕青道：「靠墙有树麽？」乐和道：「旁边一遭，都是大柳树。」燕青道：「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我在外面，漾过两条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索子绞缚了。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索子扯住，你两个就从索上盘将出来。四更为期，不可失误。」那虞候便道：「你两个只管说甚的？快去罢！」乐和自入去了，暗暗通报了萧让，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知，当日至夜伺候著。

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後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著，离岸不远。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看看听得更鼓已打四更，两个便上岸来，著墙後咳嗽，只听得墙里应声咳嗽，两边都已会意，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约莫里面拴缚牢了，两个在外面对绞定，紧紧地拽住索头。只见乐和先盘出来，隨後便是萧让，两个都溜将下来，却把索子丢入墙内去了。却去敲开客店门，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饭吃，算了房宿钱。四个来到城门边，等门开时，一涌出来，望梁山泊回报消息。不是这四个回来，有分教，宿太尉单奏此事，梁山泊全受招安。毕竟宿太尉怎生奏请圣旨，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话说燕青在李师师家遇见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书，次後见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计，去高太尉府中，赚出萧让，乐和。四个人等城门开时，随即出城，迳赶回梁山泊来，报知上项事务。且说李师师当夜不见燕青来家，心中亦有些疑虑。却说高太尉府中亲随人，次

日供送茶饭与萧让、乐和，就房中不见了二人，慌忙报知都管。都管便来花园中看时，只见柳树边拴著两条索，已知走了二人，只得报知太尉。高俅听罢，吃了一惊，越添忧闷，只在府中推病不出。

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设朝，驾坐文德殿。文武班齐，天子宣命卷帘，旨令左右近臣，宣枢密使童贯出班。问道：「你去岁统十万大军，亲为招讨，征进梁山泊，胜败如何？」童贯跪下，便奏道：「臣旧岁统率大军，前去征进，非不效力，奈缘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患病者众，十死二三，臣见军马艰难，以此权且收兵罢战，各归本营操练。所有「御林军」，於路病患，多有损折。次後降诏，此夥贼人，不伏招抚。及高俅以舟师征进，亦中途抱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著寡人行事！你去岁统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片甲只骑无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後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肯杀害，放将回来。寡人闻宋江这夥，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汝掌管枢密，岂不自惭！本当拿问，姑免这次，再犯不饶！」童贯默默无言，退在一边。

天子又问：「你大臣中，谁可前去招抚梁山泊宋江等一班人众？」圣宣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虽不才，愿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笔亲书丹诏。」便叫上御案，拂开诏纸，天子就御案上亲书丹诏。左右近臣，奉过御宝，天子自行用讫。又命库藏官，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疋，绿锦七十二疋，黄封御酒一百八瓶，尽付与宿太尉。又赠正从表里二十四疋，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次日便行。宿太尉就文德殿辞了天子。百官朝罢，童枢密羞惭满面，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闻知，恐惧无措，亦不敢入朝。有诗为证：

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

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疮伤。

且说宿太尉打担了御酒，金银牌面，段疋，表里之物，上马出城，打起御赐金字黄旗，众官相送出南薰门，投济州进发，不在话下。却说燕青，戴宗，萧让，乐和四个，连夜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说与宋公

明并头领知道。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笔亲写赦书，与宋江等众人看了。吴用道：「此回必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课来，望空祈祷祝告了，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再烦戴宗，燕青前去探听虚实，作急回报，好做准备。戴宗，燕青去了数日，回来报说：「朝廷差宿太尉亲 丹诏，更有御酒，金银牌面，红绿锦段，表里，前来招安，早晚到也！」宋江听罢，大喜，在忠义堂上，忙传将令，分拨人员，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各处附近州郡，雇倩乐人，分拨於各山棚去处，迎接诏'H。每一座山棚上，拨一个小头目监管。一壁教人分投买办 品，海味，按酒，乾食等项，准备筵宴茶饭席面。

且说宿太尉奉'H来梁山泊招安，一千人马，迤迤都到济州。太守张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馆驿中安下。太守起居宿太尉已毕，把过接风酒。张叔夜禀道：「朝廷颁诏'H来招安，已是二次，盖因不得其人，误了国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与国家立大功也！」宿太尉乃言：「天子近闻梁山泊一夥，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口称替天行道，今差下官 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H赐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疋，绿锦七十二疋，黄封御酒一百八瓶，表里二十四疋，来此招安，礼物轻否？」张叔夜道：「这一班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後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夥义士归降之後，必与朝廷建功立业。」宿太尉道：「下官在此专待，有烦太守亲往山寨报知，著令准备迎接。」张叔夜答道：「小官愿往。」随即上马出城，带了十数个从人，迳投梁山泊来。

到得山下，早有小头目接著，报上寨里来。宋江听罢，慌忙下山，迎接张太守上山，到忠义堂上，相见罢，张叔夜道：「义士恭喜！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 擎丹诏，御笔亲书，前来招安。'H赐金牌，表里，御酒，段疋，见在济州城内。义士可以准备迎接诏旨。」宋江大喜，以手加额道：「宋江等再生之幸！」当时留请张太守茶饭。张叔夜道：「非是下官拒意，惟恐太尉见怪回迟。」宋江道：「略奉一杯，非敢为礼。」张叔夜坚执便行。宋江忙教托出一盘金银相送。张太守见

了，便道：「这个决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聊表寸心。若事毕之後，尚容图报。」张叔夜道：「深感义士厚意，且留於大寨，却来请领，亦未为晚。」太守可谓廉以律己者矣！有诗为证：

济州太守世无双，爱黄金爱宋江。

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关威势可招降。

宋江便差大小军师，吴用，朱武，并萧让，乐和四个，跟随张太守下山，直往济州来，参见宿太尉。约至後日，众多大小头目，离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当时吴用等跟随太守张叔夜连夜下山，直到济州。次日，来馆驿中，参见宿太尉，拜罢，跪在面前。宿太尉教平身起来，俱各命坐。四个谦让，那里敢坐。太尉问其姓氏，吴用答道：「小生吴用，在下朱武，萧让，乐和，奉兄长宋公明命，特来迎接恩相。兄长与弟兄，後日离寨三十里外，伏道迎接。」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自从华州一别之後，已经数载，谁想今日得与重会！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御酒，表里，前来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吴用等再拜称谢道：「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感蒙天恩，皆出太尉之赐。众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张叔夜一面设宴管待。

到第三日清晨，济州装起香车三座，将御酒另一处龙凤盒内，著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另一处扛；御书丹诏，龙亭内安放。宿太尉上了马，靠龙亭东行，太守张叔夜骑马在後相陪；吴用等四人，乘马跟著；大小人伴，一齐簇拥。前面马上，打著御赐销金黄旗，金鼓旗队伍开路，出了济州，迤迤前行。未及十里，早迎著山棚。宿太尉在马上看了，见上面结彩悬花，下面笙箫鼓乐，迫道迎接。再行不过数十里，又是结彩山棚。前面望见香烟接道，宋江，卢俊义跪在面前，背後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宿太尉道：「都教上马。」一同迎至水边，那梁山泊千百只战船，一齐渡将过去，直至金沙滩上岸。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下马。香车龙亭，放忠义堂上。中间设著三个几案，都用黄罗龙凤桌围著。正中设万岁龙牌，将御书丹诏，放在中间，金银牌面，放在左边，红绿锦段，放在右边，御酒表里，亦放於前。金

炉内焚著好香。宋江，卢俊义邀请宿太尉，张太守上堂设坐。左边立著萧让，乐和，右边立著裴宣，燕青。宋江，卢俊义等，都跪在堂前。裴宣喝拜。拜罢，萧让开读诏文。

制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爱民如恐不及，遐迩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凜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捧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给降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疋，赐与宋江等上头领；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疋，赐与宋江部下头目。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顺，必当重用。故兹诏赦，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诏示

萧让读罢丹诏，宋江等三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宿太尉取过金银牌面，红绿锦段，令裴宣依次照名给散已罢。叫开御酒，取过银酒海，都倾在里面，随即取过鎗杓舀酒，就堂前温热，倾在银壶内。宿太尉执著金锺，斟过一杯酒来，对众头领道：「宿元景虽奉君命，特御酒到此，命赐众头领，诚恐义士见疑，元景先饮此杯，与众义士看，勿得疑虑。」众头领称谢不已。宿太尉饮毕，再斟酒来，先劝宋江，宋江举杯跪饮。然後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陆续饮酒，遍劝一百单八名头领，俱饮一杯。宋江传命，教收起御酒，却请太尉居中而坐，众头领拜覆起居。宋江进前称谢道：「宋江昨者西岳得识台颜，多感太尉恩厚，於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忘。」

宿太尉道：「元景虽知义士等忠义凜然，替天行道，奈缘不知就里委曲之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题奏，以致耽误了许多时。前者收得闻参谋书，又蒙厚礼，方知有此衷情。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官家与元景闲论，问起义士，以此元景奏知此事。不期天子已知备细，与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驾坐文德殿，就百官之前，痛责童枢密，深怪高太尉，累次无功；亲命取过文房四宝，天子御笔亲书丹诏，特差

宿某，亲到大寨，启请众头领。烦望义士早早收拾朝京，休负圣天子宣召抚安之意。」众皆大喜，拜手称谢。礼毕，张太守推说地方有事，别了太尉，自回城内去了。

这里且说宋江，教请出闻参谋相见，宿太尉欣然话旧，满堂欢喜。当请宿太尉居中上坐，闻参谋对席相陪。堂上堂下，皆列位次，大设筵宴，轮番把盏。厅前大吹大擂。虽无炮龙烹凤，端的是肉山酒海。当日尽皆大醉，各扶归幕次安歇。次日又排筵，各各倾心露胆，讲说平生之怀。第三日，再排席面，请宿太尉游山，至暮尽醉方散。倏尔已经数日，宿太尉要回，宋江等坚意相留。宿太尉道：「义士不知就里，元景奉天子之旨而来，到此数日之久，荷蒙英雄慨然归顺，大义俱全。若不急回，诚恐奸臣相妒，别生异议。」宋江等道：「太尉既然如此，不敢苦留。今日尽此一醉，来早拜送恩相下山。」当时会集大小头领，尽来集义饮宴。吃酒中间，众皆称谢。宿太尉又用好言抚恤，至晚方散。

次日早晨，安排车马，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上献。宿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献纳，方才收了。打叠衣箱，拴束行李鞍马，准备起程。其余跟来人数，连日自是朱武，乐和管待，依例饮饌，酒量高低，并皆厚赠金银财帛，众人皆喜。仍将金宝送闻参谋，亦不肯受。宋江坚执奉承，才肯收纳。宋江遂请闻参谋随同宿太尉回京师。梁山泊大小头领，金鼓细乐，相送太尉下山，渡过金沙滩，俱送过三十里外，众皆下马，与宿太尉把盏饯行。宋江当先执盏擎杯道：「太尉恩相回见天颜，善言保奏。」宿太尉回道：「义士但且放心，只早早收拾朝京为上。军马若到京师来，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报。俺先奏闻天子，使人持节来迎，方见十分公气。」宋江道：「恩相容覆：小河水洼，自从王伦上山开创之後，却是晁盖上山，今至宋江，已经数载，附近居民，扰害不浅。」小可愚意，今欲罄竭资财，买市十日，收拾已了，便当尽数朝京，安敢迟滞。亦望太尉将此愚衷，上达天听，以宽限次。」宿太尉应允，别了众人，带了开诏，一千人马，自投济州而去。

宋江等却回大寨，到忠义堂上，鸣鼓聚众；大小头领坐下，诸多军校都到堂前。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

次後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今来汝等众人，但得府库之物，纳於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宽恩降诏，赦罪招安，大小众人，尽皆释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汝等军校，也有自来落草的，也有随众上山的，亦有军官失陷的，亦有掳掠来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数上名进发；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发你等下山，任从生理。」宋江号令已罢，著落裴宣，萧让照数上名。号令一下，三军各各自去商议。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百人，宋江皆赏钱物，发去了；愿随去充军者，作数报官。次日，宋江又令萧让写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贴，晓示临近州郡乡镇村坊，各各报知，仍请诸人到山买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以大义布告四方。向因聚众山林，多扰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宽仁厚德，特降诏旨，赦免本罪，招安归降，朝暮朝觐，无以酬谢，就本身买市十日。倘蒙不外，价前来，一一报答，并无虚谬。特此告知，远近居民，勿疑辞避，惠然光临，不胜万幸。
宣和四年三月 日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请

萧让写毕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尽行贴遍。发库内金珠宝贝，彩段绫罗，纱缎等项，分散各头领，并军校人员，另选一分，为上国进奉，其余堆集山寨，尽行招人买市十日，於三月初三日为始，至十三日止，宰下牛羊，酿造酒醴，但到山寨里买市的人，尽以酒食管待，犒劳从人，至期，四方居民，担囊负笈，雾集云屯，俱至山寨。宋江传令，以一举十，俱各欢喜，拜谢下山。一连十日，每日如此。十日已外，住罢买市，号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觐。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吴用谏道：「兄长未可。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後，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宋江听罢道：「军师之言极当。」再传将令，教头领即便收拾，整顿军士。

宋江等随即火速起身，早到济州，谢了太守张叔夜。太守即设筵，管待众多义士，赏劳三军人马。宋江等辞了张太守，出城进发，带领

众多军马，迳投东京来。先令戴宗，燕青前来京师宿太尉府中报知。太尉见说，随即便入内里，奏知天子，宋江等众军马朝京。天子闻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驾指挥使一员，手持旌旄节钺，出城迎接。当下宿太尉领圣旨出郭。且说宋江军马在路，甚是摆的整齐。前面打著两面红旗；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众头领都是戎装披挂，惟有吴学究纶巾羽服，公孙胜鹤氅道袍，鲁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直裰；其余都是战袍金铠，本身服色。在路非止一日，来到京师城外，前逢御驾指挥使，持节迎著军马。宋江闻知，领众头领前来参见宿太尉已毕，且把军马屯驻新曹门外，下了寨栅，听候圣旨。

且说宿太尉并御驾指挥使入城，回奏天子说：「宋江等军马，俱屯在新曹门外，听候圣旨。」天子乃曰：「寡人久闻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今已归降，到於京师。寡人来日，引百官登宣德楼。可教宋江等，俱依临敌披挂戎装服色，休带大队人马，只将三五百马步军进城，自东过西，寡人亲要观看。也教在城军民，知此英雄豪杰，为国良臣。然後却令卸其衣甲，除去军器，都穿所赐锦袍，从东华门而入，就文德殿朝见。」御驾指挥使直至行营寨前，口传圣旨，与宋江等知道。

次日，宋江传令，教「铁面孔目」裴宣，选拣彪形大汉，五七百步军，前面打著金鼓旗，後面摆著枪刀斧钺，中间竖著「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各悬刀剑弓矢，众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是时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楼上，临轩观看。见前面摆列金鼓旗，枪刀斧钺，各分队伍；中有踏白马军，打起「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外有二三十骑马上随军鼓乐；後面众多好汉，簇簇而行。怎见得英雄好汉，入城朝觐，但见：

风清玉陛，露挹金盘。东方旭日初升，北阙珠帘半卷。
南薰门外，百八员义士归心；宣德楼前，亿万岁君王刮目。
肃威仪乍行朝典，逞精神犹整军容。风雨日星，并识天颜之霁；
电雷霹雳，不烦天讨之威。帝阙前万灵咸集；有圣，有仙，有那吒，有金刚，有阎罗，有判官，

有门神，有太岁，乃至夜叉鬼魔，共仰道君皇帝；凤楼下百兽来朝：为彪，为豹，为麒麟，为狻猊，为犴□，为金翅，为雕鹏，为龟猿，以及犬鼠蛇蝎，皆知宋主人王。五龙夹日：是为「入云龙」，「混江龙」，「出林龙」，「九纹龙」，「独角龙」，如「出洞蛟」，「翻江蜃」，自逐队朝天；众虎离山：是为「插翅虎」，「跳涧虎」，「锦毛虎」，「花项虎」，「青眼虎」，「笑面虎」，「矮脚虎」，「中箭虎」，若「病大虫」，「母大虫」，亦随班行礼。原称公侯伯子的，应谕朝仪；谁知尘舞山呼，亦许园丁，医算，匠作，船工之辈。凡生毛发须髯的，自堪宠命；岂意绯袍紫绶，并加妇人，浪子，和尚，行者之身。拟空名，则太保，军师，郡马，孔目，郎将，先锋，官衔早列；比古人，则霸王，李广，关索，温侯，尉迟，仁贵，当代重生。有那生得好的，如「白面郎」插一枝花，擎著笛、扇、鼓、，欲歌且舞。看这生得丑的，似「青面兽」蒙鬼脸儿，拿著枪、刀、鞭、箭，会战能征。长的比「险道神」，身长一丈；很的像「石将军」，力镇三山。发可赤，眼可青，俱各抱丹心一片；摸得天，跳得浪，决不走邪佞两途。喜近君王，不似昔时「无面目」；恩宽防御，果然此日「没遮拦」。试看全夥里舞枪弄棒的书生，犹胜满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

且说道君皇帝，同百官在宣德楼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这一行部从，喜动龙颜，心中大悦，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叹羨不已。命殿头官传旨，教宋江等各换御赐锦袍见帝。殿头官领命，传与宋江等，向东华门外脱去戎装惯带，穿了御赐红绿锦袍，誓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公孙胜为次，引领众人，从东华门而入。当日整肃朝仪，陈设鸾驾，辰牌时候，天子驾升文德殿。仪礼司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排班行礼。殿头官赞拜舞起居，三呼万岁已毕，天子欣喜，'H 令宣上文

德殿来，照依班次赐坐。命排御筵：'H 光禄寺摆宴，良酝署进酒，珍羞署造食，掌醢署造饭，大官署供膳，教坊司奏乐。天子亲御宝座陪宴，只见：

九重门启，鸣咿咿之鸾声；阖闾天开，睹巍巍之龙袞。
筵开玳瑁，七宝器黄金嵌就；炉列麒麟，百和香龙脑修成。玻璃盏间琥珀锺，玛瑙杯联珊瑚。赤瑛盘内，高堆麟脯鸾肝；紫玉碟中，满 驼蹄熊掌。桃花汤洁，缕塞北之黄羊；银丝脍鲜，剖江南之赤鲤。黄金盏满泛香醪，紫霞杯 浮琼液。五俎八簋，百味庶羞。糖浇就甘甜狮仙，面制成香酥定胜。方当酒进五巡，正是汤陈三献，教坊司凤鸾韶舞，礼乐司排长伶官。朝鬼门道，分门开说，头一个装外的，黑漆 头，有如明镜，描花罗 ，俨若生成；第二个戏色的，系离水犀角腰带，裹红花绿叶罗巾，黄衣□长衬短 靴，衫油襟密排山水样；第三个末色的，裹结络球头帽子，著□役叠胜罗衫，最先来提掇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真罕有；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钹，劈面门抹两色蛤粉，裹一顶油油腻腻旧头巾，穿一领邋邋遢遢泼戏袄，吃六棒 板不嫌疼，打两杖麻鞭浑似耍。这五人引领著六十四回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搯，个个青巾桶帽，人人红带花袍。吹龙笛，击鼙鼓，声震云霄；弹锦瑟，抚银箏，韵惊鱼鸟。吊百戏众口 哗，纵谐语齐声喝采。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世八仙庆寿」。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有神仙道侣，亦有孝子顺孙。观之者，真可坚其心志；听之者，足以养其性情。须臾间，八个排长，簇拥著四个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的是：「朝天子」，「贺圣朝」，「感皇恩」，「殿前欢」，治世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

「鲍老儿」，淳正之态。果然道：百宝装腰带，珍珠络臂□；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大宴已成，众乐齐举。主上无为千万寿，天颜有喜万方同。有诗为证：九重凤阙新开宴，千岁龙墀旧赐衣。盖世功名能自立，矢心忠义岂相违。

且说天子赐宋江等筵宴，至暮方散。谢恩已罢，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内，在西华门外，各各上马，回归本寨。次日入城，礼仪司引至文德殿谢恩，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令宋江等来日受职。宋江等谢恩，出朝回寨，不在话下。又说枢密院官，具本上奏：「新降之人，未效功劳，不可辄便加爵，可待日後征讨，建立功勋，量加官赏。现今数万之众，逼城下寨，甚为不宜。陛下可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被陷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人众，分作五路，山东，河北，分调开去，此为上策。」

次日，天子命御驾指挥使，直至宋江营中，口传圣旨，令宋江等分开军马，各归原所。众头领听得心中不悦，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见些官爵，便要將俺弟兄等分遣调开。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端的要如此，我们只得再回梁山泊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恳求来使，烦乞善言回奏。那指挥使回到朝廷，那里敢隐蔽，只得把上项所言，奏闻天子。天子大惊，急宣枢密院官计议。有枢密使童贯奏道：「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後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天子听罢，圣意沉吟未决。向那御屏风背後，转出一大臣，紫袍象简，高声喝道：「四边狼烟未息，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庸恶之臣，坏了圣朝天下。」正是只凭立国安邦口，来救惊天动地人。毕竟御屏风後喝的那员大臣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话说掌年有辽国狼主，起兵前来，侵占山後九州边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掠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

请朝廷求救，先经枢密院，然後得到御前。所有枢密童贯，同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戩商议，纳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 近州府，催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担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尽知，只瞒著天子一个。

适来四个贼臣设计，教枢密童贯启奏，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不期那御屏风後，转出一员大臣来喝住，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便向殿前启奏道：「陛下，宋江这夥好汉，方始归降，一百八人，恩同手足，意若同胞，他们决不肯便拆散分开，虽死不舍相离。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翻变起来，将何解救？现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侵占山後九州所属县治。各处申达表文求救，累次调兵前去征剿交锋，如汤泼蚁。贼势浩大，所遣官军，又无良策，每每只提折兵损将，瞒著陛下不奏。以臣愚见，正好差宋江等全夥良将，部领所属军将人马，直抵本境，收伏辽贼，令此辈好汉建功，进用於国，实有便益。微臣不敢自专，乞请圣鉴。」天子听罢宿太尉所奏，龙颜大喜，询问众官，俱言有理。天子大骂枢密院童贯等官：「都是汝等谗佞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闭塞贤路，饰词矫情，坏尽朝廷大事！姑恕情罪，免其追问。」天子亲书诏'H，赐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诸将，待建功之後，加官受爵。就差太尉宿元景亲 诏'H，去宋江军前行营开读。天子退朝，百官皆散。

且说宿太尉领了圣旨出朝，迳到宋江行寨军前开读。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跪听诏'H已罢，众皆大喜。宋江等拜谢宿太尉道：「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今得太尉恩相，力赐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天王灵位，未曾安厝；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发送还乡；所有城垣，未曾拆毁，战船亦未曾将来。有烦恩相题奏，乞降圣旨，宽限旬日，还山了此数事，整顿器具，枪刀，甲马，便当尽忠报国。」宿太尉听罢大喜，回奏天子。即降圣旨，'H 赐库内取金一千两，银五十两，彩段五千疋，颁赐众将，就令太尉於库藏开支，去行营 散与众将。原有老小者，赏赐给付与老小养赡终身；原无老小者，给付本人，自行收受。宋江奉'H，谢恩已毕，给散众人收讫。宿太尉回朝，吩咐宋江道：「将军还山，可速去快去，

先使人报知下官，不可迟误！」

再说宋江聚众商议，所带还山人数是谁？宋江与同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杜迁，宋万，朱贵，宋清，阮家三弟兄，马步水军万余人回去；其余大队人马，都随卢先锋在京师屯扎。宋江与吴用，公孙胜等，於路无话，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坐下。便传将令，教各家老小眷属，收拾行李，准备起程。一面叫宰杀猪羊，牲口，香烛，钱马，祭献晁天王，然後焚化灵牌。随即将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州县，上车乘马，俱已去了。然後教自家庄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郓城县朱家村，复为良民。随即叫阮家三弟兄，拣选合用船只，其余不堪用的小船，尽行给散与附近居民收用。山中应有屋宇房舍，任从居民搬拆；三关城垣，忠义等屋，尽行拆毁。一应事务，整理已了，收拾人马，火速还京。

一路无话，早到东京。卢俊义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报知宿太尉，要辞天子，引领大军起程。宿太尉见报，入内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见天子，龙颜欣悦，赐酒已罢，玉音道：「卿等休辞道途跋涉，军马驱驰，与寡人征虏破辽，早奏凯歌而回，朕当重加录用；其众将校，量功加爵。卿勿怠焉！」宋江叩头称谢，端简启奏：「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流递江州。醉後狂言，临刑弃市，众力救之，无处逃避，遂乃潜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再赐御酒，教取描金鹄画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全副鞍辔，宝刀一口，赐与宋江。宋江叩首谢恩，辞陛出内，将领天子御赐宝刀，鞍马，弓箭，就带回营，传令诸军将校，准备起行。

且说徽宗天子，次早令宿太尉传下圣旨，教中书省院官二员，就陈桥驿与宋江先锋犒劳三军，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对众关支，毋得违慢。中书省得了圣旨，一面连更晓夜，整顿酒肉，差官二员，前去给散。

再说宋江传令诸军，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将军马分作二起进程：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十骠骑将在後，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三阮，李俊，张横，张顺，带领童威，童猛，

孟康，王定六，并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自蔡河内出黄河，投北进发。宋江催趲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进；号令军将，毋得动扰乡民。有诗为证：

招摇旌旆出天京，受命专师事远征。请看梁山军纪律，
何如太尉御营兵。

且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在陈桥驿给散酒肉，赏劳三军。谁想这夥官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 谥 s 肉。都是那等谗佞之徒，贪爱贿赂的人。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 u 有半瓶，肉一斤，' 谄豪恣 C 前队军马，尽行给散过了；後军散到一队 军之中，都是头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项充，李衮所管的牌手。

那军汉中一个军校，接得酒肉过来看时，酒只半瓶，肉只十两，指著厢官骂道：「都是你这等好利之徒，坏了朝廷恩赏！」厢官喝道：「我怎的是好利之徒？」那军校道：「皇帝赐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 谄 F。不是我们争嘴，堪恨你这厮们无道理，佛面上去刮金！」厢官骂道：「你这大胆，刮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大怒，把这酒和肉，劈脸都打将去。厢官喝道：「捉下这个泼贼！」那军校就团牌边掣出刀来。厢官指著手大骂道：「腌脏草寇，拔刀敢杀谁？」军校道：「俺在梁山泊时，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量你这等贼官，直些甚鸟？」厢官喝道：「你敢杀我？」那军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飞去，正中厢官脸上，剁著扑地倒了。众人发声喊，都走了。那军校又赶将入来，再剁了几刀，眼见的不能够活了。众军汉簇住了不行。

当下项充，李衮飞报宋江。宋江听得大惊，便与吴用商议，此事如之奈何。吴学究道：「省院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得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屈，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宋江计议定了，飞马亲到陈桥驿边。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宋江自令人於馆驿内，搬出酒肉，赏劳三军，都教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问其情节。那军校答道：「他干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刮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

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

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得旧时性格。」这军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将厢官尸首，备棺椁盛贮，然後动文书申呈中书省院，不在话下。

再说戴宗，燕青，潜地进城，迳到宿太尉府内，备细诉知衷情。当晚宿太尉内，将上项事务，奏知天子。次日，皇上於文德殿设朝，当有中书省院官出班奏曰：「新降将宋江部下兵卒，杀死省院差去监散酒肉命官一员，乞圣旨拿问。」天子曰：「寡人待不委你省院来，事却该你这衙门；你们又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赏军酒肉，大破小用，军士有名无实，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御酒之物，谁敢？」H」是时天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暗行体察，深知备细，尔等尚自巧言令色，对朕支吾！寡人御赐之酒，一瓶」b瓶，赐肉一斤，只有十两，以致壮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喝问：「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宋江已自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申呈本院，勒兵听罪。」天子曰：「他既斩了正犯军士，宋江禁治不严之罪，权且纪录，待破辽回日，量功理会。」省院官默默无言而退。天子当时传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起程，所杀军校，就於陈桥驿梟首示众。

却说宋江正在陈桥驿勒兵听罪，只见驾上差官来到，著宋江等进兵征辽，违犯军校，梟首示众。宋江谢恩已毕，将军校首级，挂於陈桥驿号令，将尸埋了。宋江大哭一场，垂泪上马，提兵望北而进。每日兵行六十里，扎营下寨，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沿路无话。将次相近辽境，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即日辽兵四路侵犯，我等分兵前去征讨的是？只打城池的是？」吴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奈缘地广人稀，首尾不能救应。不如只是打他几个城池，却再商量。若还攻击得紧，他自然收兵。」宋江道：「军师此计甚高！」随即唤过段景住来，吩咐道：「你走北路甚熟，可引领军马前进。近的是甚州县？」段景住禀道：「前面便是檀州，正是辽国紧要隘口。有条水路，港汊

最深，唤做潞水，团围绕著城池。这潞水直通渭河，须用战船征进。宜先趲水军头领船只到了，然後水陆并进，船骑相连，可取檀州。」宋江听罢，便使戴宗催促水军头领李俊等，晓夜趲船至潞水取齐。

却说宋江整点人马，水军船只，约会日期，水陆并行，杀投檀州来。且说檀州城内，守把城池番官，却是辽国洞仙侍郎手下四员猛将：一个唤做阿里奇，一个唤做咬儿惟康，一个唤做楚明玉，一个唤做曹明济。此四员战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闻知宋朝差宋江全夥到来，一面写表申奏狼主，一面关报 近蓟州，霸州，涿州，雄州救应，一面调兵出城迎敌。便差阿里奇，楚明玉两个，引兵出战。

且说「大刀」关胜，在於前部先锋，引军杀近檀州所属密云县来。县官闻的，飞报与两个番将说道：「宋朝军马，大张旗号，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这夥。」阿里奇听了笑道：「既是这夥草寇，何足道哉！」传令教番兵扎拮已了，来日出密云县，与宋江交锋。

次日，宋江听报辽兵已近，即时传令，将士交锋，要看头势，休要失支脱节。众将得令，披挂上马。宋江，卢俊义，俱各戎装摆带，亲在军前监战。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黑洞洞遮天蔽日，都是 雕旗。两下齐把弓弩射住阵脚。只见对阵 旗开处，正中间捧出一员番将，骑著一匹达马，弯环踢跳。宋江看那番将时，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三叉紫金冠，冠口内拴两根雉尾。穿一领衬甲白罗袍，袍背上绣三个凤凰。披一副连环锁铁铠，系一条嵌宝狮蛮带，著一对云根鹰爪靴，挂一条护项销金帕，带一张鹊画铁胎弓，悬一壶 翎批子箭。手□梨花点钢枪，坐骑银色拳花马。

那番官旗号上写的分明：「大辽上将阿里奇。」宋江看了，与诸将道：「此番将不可轻敌！」言未绝，「金枪手」徐宁出战，横著 镰枪，骤坐下马，直临阵前。番将阿里奇见了大骂道：「宋朝合败，命草寇为将，敢来侵犯大国，尚不知死！」徐宁喝道：「辱国小将，敢出秽言！」两军呐喊。

徐宁与阿里奇抢到垓心交战，两马相逢，兵器并举。二将 不过三十余合，徐宁敌不住番将，望本阵便走。花荣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将正赶将来。张清又早按住鞍桥探手去锦袋内取个石子，看著番将较亲，照面门上只一石子，正中阿里奇左眼，翻筋斗落於马下。这里花

荣，林，秦明，索超，四将齐出，先抢了那匹好马，活捉了阿里奇归阵。副将楚明玉见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去救时，被宋江大队军马，前後掩杀将来，就弃了密云县，大败亏输，奔檀州来。宋江且不追赶，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看番将阿里奇时，打破眉梢，损其一目，负痛身死。宋江传令，教把番官尸骸烧化。功绩簿上，标写「张清第一功。」就将阿里奇连环铁铠，出白梨花枪，嵌宝狮蛮带，银色拳花马，并靴、袍、弓、箭，都赐了张清。是日且就密云县中，众皆作贺，设宴饮酒，不在话下。

次日，宋江升帐，传令起军，都离密云县，直抵檀州来。却说檀州洞仙侍郎听得报来折了一员正将，坚闭城门，不出迎敌；又听的报有水军战船，在於城下，遂乃引众番将，上城观看。只见宋江阵中猛将，摇旗呐喊，耀武扬威，□战厮杀。洞仙侍郎见了说道：「似此，怎不输了小将军阿里奇？」当下副将楚明玉答应道：「小将军那里是输与那厮？蛮兵先输了，俺小将军赶将过去，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一石子打下马去。那厮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攢住了。俺这壁厢措手不及，以此输与他了。」洞仙侍郎道：「那个打石子的蛮子，怎地模样？」左右有认得的，指著说道：「城下兀那个带青包巾，现今披著小将军的衣甲，骑著小将军的马，那个便是。」洞仙侍郎攀著女墙边看时，只见张清已自先见了，趲马向前，只一石子飞来。左右齐叫一声躲时，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耳根边擦过，把耳轮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负疼道：「这个蛮子，直这般利害！」下城来，一面写表，申奏大辽狼主，一面行报外境各州提备。

却说宋江引兵在城下，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驻，帐中坐下，计议破城之策。只见戴宗报来，取到水军头领，乘驾战船，都到潞水。宋江便教李俊等到军中商议。李俊等都到帐前参见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泊时，可要先探水势深浅，方可进兵。我看这条潞水，水势甚急，倘或一失，难以救应。尔等宜仔细，不可托大！将船只盖伏的好著，只扮作运粮船相似。你等头领，各带暗器，潜伏於船内。止著三五人撑驾摇橹，岸上著两人牵拽，一步步挨到城下，把船泊在两岸，待我这里进兵。城中知道，必开水门来抢粮船。尔等伏兵却起，夺他水门，可成大功。」李俊等

听令去了。只见探水小校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卷杀而来，都打著 雕旗，约有一万余人，望檀州来了。」吴用道：「必是辽国调来救兵。我这里先差几将拦截厮杀，杀的散时，免令城中得他壮胆。」宋江便差张清，董平，关胜，林冲，各带十数个小头领，五千军马，飞奔前来。

原来辽国狼主，闻知说是梁山泊宋江这夥好汉，领兵杀至檀州围了城子特差这两个皇侄，前来救应：一个唤做耶律国珍，一个唤做国宝：两个乃是辽国上将，又是皇侄，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引起一万番兵，来救檀州。看看至近，迎著宋兵。两边摆开阵势，两员番将，一齐出马，但见：

头戴妆金嵌宝三叉紫金冠，身披锦边珠嵌锁子黄金铠。

身上猩猩血染战红袍，袍上斑斑锦织金翅 。腰系白玉带，背插虎头牌。左边袋内插雕弓，右手壶中攒硬箭。

手中□丈二绿沉枪，坐下骑九尺银 赶芋 C

那番将是弟兄两个，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枪。宋兵迎著，摆开阵势。「双枪将」董平出马，厉声高叫：「来者甚处番贼？」那耶律国珍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来犯吾大国，倒问俺那里来的？」董平也不再问，跃马挺枪，直抢耶律国珍。那番家年少的将军，性气正刚，那里肯饶人一步，挺起钢枪，直迎过来。二马相交，三枪乱举。二将正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使双枪的，另有枪法；使单枪的，各用神机。两个 过五十合，不分胜败。那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许多时，恐怕力怯，就中军筛起锣来。耶律国珍正 到热处，听的鸣锣，急要脱身，被董平两条枪绞住，那里肯放。耶律国珍此时心忙，枪法慢了些，被董平右手逼过绿沉枪，使起左手枪来，望番将项根上只一枪，搠个正著。可怜耶律国珍，金冠倒卓，两脚登空，落於马下。

兄弟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便抢出阵来，一骑马，一条枪，奔来救取。宋兵阵上「没羽箭」张清，见他过来，这里那得放空，在马上约住梨花枪，探只手去锦袋内，拈出一个石子，把马一拍，飞出阵前。这耶律国宝飞也似来，张清迎头扑将去：两骑马隔不的十来丈远近，番将不堤防，只道他来交战。只见张清手起，喝声道：「著！」那石子望耶律国宝面上打个正著，翻筋斗落马。关胜，林冲 拥兵掩杀。

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只一阵，杀散辽兵万余人马，把两个番官，全副鞍马，两面金牌，收拾宝冠袍甲，仍割下两颗首级，当时夺了战马一千余匹，解到密云县来见宋江献纳。宋江大喜，赏劳三军，书写董平，张清第二功，等打破檀州，一并申奏。

宋江与吴用商议到晚，写下军帖，差调林冲，关胜，引领一彪军马，从西北上去取檀州；再调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军马，从东北上进兵；却教卢俊义引一彪军马，从西南上取路；我等中军，从东南路上去：只听的炮响，一齐进发。却差炮手凌振，及李逵，樊瑞，鲍旭，并牌手项充，李衮，将带滚牌军一千余人，直去城下，施放号炮。至二更为期，水陆并进。各路军兵，都要厮应。号令已了，诸军各各准备取城。

且说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坚守，专望救兵到来；却有皇侄败残人马，逃命奔入城中，备细告说，两个皇侄大王，耶律国珍被个使双枪的害了，耶律国宝被个戴青包巾的，使石子打下马来拿去。洞仙侍郎跌脚骂道：「又是这蛮子！不争损了二位皇侄，教俺有甚面目去见狼主？拿住那个青包巾的蛮子时，碎碎的割那厮！」至晚，番兵报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泊在两岸，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洞仙侍郎听了道：「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便差三员番将，楚明玉，曹明济，咬儿惟康，前来吩咐道：「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可教咬儿惟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从紧溜里放船出去。三停之内，截他二停粮船，便是汝等干大功也！」不知成败何如，有诗为证：

妙算从来迥不同，檀州城下列艨艟。侍郎不识兵家意，
反自开门把路通。

再说宋江人马，当晚黄昏左侧，李逵，樊瑞为首，将引步军在城下大骂。洞仙侍郎叫咬儿惟康，催趲军马，出城冲杀。城门开处，放下吊桥，辽兵出城。却说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个好汉，引一千步军，尽是悍勇刀牌手，就吊桥边冲住，番军人马，那里能勾出的城来。凌振却在军中，搭起炮架，准备放炮，只等时候来到。由他城上放箭，自有牌手左右遮抵著，鲍旭却在後面呐喊。虽是一千余

人，却有万余人的气象。洞仙侍郎在城中见军马冲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抢船。此时宋江水军头领，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备，未曾动弹。见他水门开了，一片片绞起闸板，放出战船来。凌振得了消息，便先点起一个风火炮来。炮声响处，两边战船，厮迎将来，抵敌番船。左边踊出李俊，张横，张顺，右边出踊出阮家三弟兄，都使著战船，杀入番船队里。番将楚明玉，曹明济，见战船踊跃而来，抵敌不住，料道有埋伏军兵；急待要回船，早被这里水手军兵，都跳过船来，只得上岸而走。

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先抢了水门。管门番将，杀的杀了，走的走了。这楚明玉，曹明济，各自逃命去了。水门上预先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个车箱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洞仙侍郎听的火炮连天声响，吓的魂不附体。李逵，樊瑞，鲍旭引领牌手项充，李袞等众，直杀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儿惟康在城中，看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又见四路宋兵，一齐都杀到来，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出北门便走。未及二里，正撞著「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话说洞仙侍郎见檀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同咬儿惟康拥护而行。正撞著林冲，关胜，大杀一阵，那里有心恋战，望刺斜里，死命撞出去。关胜，林冲要抢城子，也不来追赶，且奔入城。

却说宋江引大队军马入檀州，赶散番军，一面出榜，安抚百姓军民，秋毫不许有犯。传令教把战船尽数收入城中。一面赏劳三军，及将在城辽国所用官员，有姓者仍前委用，无姓番官，尽行发遣出城，还於沙漠。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檀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申呈宿太尉，提奏此事。

天子闻奏，龙颜大喜。随即降旨，钦差东京府同知赵安抚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监战。却说宋江等听的报来，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

入到檀州府内歇下，权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尽来参见。施礼已毕。原来这赵安抚，祖是赵家宗派，为人宽仁厚德，作事端方，亦是宿太尉於天子前保奏，特差此人上边，监督兵马。这安抚见了宋江仁德，十分欢喜，说道：「圣上已知你等众将用心，军士劳苦，特差下官前来军前监督，就赏赐金银缎疋二十五车，但有奇功，申奏朝廷，请降官封。将军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当申达朝廷。众将皆须尽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等拜谢道：「请烦安抚相公，镇守檀州，小将等分兵攻取辽国紧要州郡，教他首尾不能相顾。」一面将赏赐散军将，一面勒回各路军马听调，攻取辽国州郡。有杨雄禀道：「前面便是蓟州相近。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打了蓟州，诸处可取。」宋江听罢，便请军师吴用商议。

却说洞仙侍郎与咬儿惟康正往东走，撞见楚明玉，曹明济，引著些败残军马，一同投奔蓟州。入的城来，见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诉说：「宋江兵将浩大，内有一个使石子的蛮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发百中，不放一个空，最会打人。两位皇侄并小将阿里奇，尽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大王道：「既是这般，你且在这里帮俺杀那蛮子。」说犹未了，只见流星探马报将来，说道：「宋江兵分两路，来打蓟州，一路杀至平峪县，一路杀至玉田县。」御弟大王听了，随即便教「洞仙侍郎，将引本部军马，把住平峪县口，不要和他厮杀。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县的蛮子，却从背後抄将过来，平峪县的蛮子，走往那里去？一边关报霸州，幽州，教两路军马，前来接应。」

原来这苏州，却是辽国狼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领四个孩儿：长子宗云，次子宗电，三子宗雷，四子宗霖。手下十数员战将，一个总兵大将，唤做宝密圣，一个副总兵，唤做天山勇，守住蓟州城池。当时御弟大王，嘱咐宝密圣守城，亲引大军，将带四个孩儿，并副总兵天山勇，飞奔玉田县来。

且说宋江引兵前至平峪县，见前面把住关隘，未敢进兵，就平峪县西屯驻。……却说卢俊义引许多战将，三万人马，前到玉田县，早与辽兵相近。卢俊义便与军师朱武商议道：「目今与辽兵相近，只是吴人不识越境，到他地理生，何策可取？」朱武答道：「若论愚意，

未知他地理，诸军不可擅进；可将队伍摆为长蛇之势，首尾相应，循环无端：如此则不愁地理生。」卢先锋道：「军师所言，正合吾意。」遂乃催兵前进。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但见：

黄沙漫漫，黑雾浓浓。雕旗展一派乌云，拐子马荡半天杀气。青毡笠帽，似千池荷叶弄轻风；铁打兜鍪，如万顷海洋凝冻日。人人依襟左掩，个个发搭齐肩。连环铁铠重披，刺纳战袍紧系。番军壮健，黑面皮碧眼黄须；达马咆哮，阔膀膊钢腰铁脚。羊角弓攒沙柳箭，虎皮袍衬窄雕鞍。生居边塞，长成会拽硬弓；世本朔方，养大能骑劣马。铜

军前打，芦叶胡笳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先到玉田县，将军马摆开阵势。宋军中朱武上云梯看了下来，回报卢先锋道：「番人布的阵，乃是『五虎靠山阵』不足为奇。」朱武再上将台，把号旗招动，左盘右旋，调拨众军，也摆一个阵势。卢俊义看了不识，问道：「此是何阵势？」朱武道：「此乃是『鲲化为鹏阵。』」卢俊义道：「何为『鲲化为鹏？』」朱武道：「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一飞九万里。此阵远观近看，只是个小阵，若来攻时，便变做大阵，因此唤做『鲲化为鹏。』」卢俊义听了，称赞不已。

对阵敌军鼓响，门旗开处，那御弟大王，亲自出马，四个孩儿，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挂，但见：

头戴铁缯笠，箭番盔，上拴纯黑球缨。身衬宝圆镜，柳叶细甲，系条狮蛮金带。踏鞭靴半弯鹰嘴，梨花袍锦绣盘龙。各挂强弓硬弩，都骑骏马雕鞍。腰间尽插镔 剑，手内齐拿扫 刀。

中间御弟大王，两边四个小将军，身上两肩胛，都悬著小小明镜，镜边对嵌著 缨。四口宝刀，四骑快马，齐齐摆在阵前。那御弟大王背後，又是层层摆列，自有许多战将。那四员小将军高声大叫：「汝等草贼，何敢犯吾边界？」卢俊义听得，便问道：「两军临敌，那个英雄当先出战？」说犹未了，只见「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番将耶律宗霖，舞刀拍马，来迎关胜。两个 不上五合，耶律宗霖拍马舞刀，便来协助。呼延灼见了，举起双鞭，直出迎

住厮杀。那两个耶律宗电耶律宗霖弟兄，挺刀跃马，齐出交战。这里徐宁，索超，各举兵器相迎。四对儿在阵前厮杀，绞做一团，打做一块。

正 之间，「没羽箭」张清看见，悄悄的纵马趲向阵前，却有檀州败残的军士，认得张清，慌忙报知御弟大王道：「这对阵穿绿战袍的蛮子，便是惯飞石子的。他如今趲马出阵来，又使前番手段。」天山勇听了便道：「大王放心，教这蛮子吃俺一弩箭！」原来那天山勇，马上惯使漆抹弩，一尺来长铁翎箭，有名唤做「一点油。」那天山勇在马上把了事环带住，趲马出阵，教两个副将在前面影射著，三骑马悄悄直趲至阵前。张清又先见了，偷取石子在手，看著那番官当头的，只一石子，急叫「著！」早从盔上擦过。那天山勇却闪在这将马背後，安的箭稳，扣的弦正，觑著张清较亲，直射将来。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双枪将」董平，「九纹龙」史进，将引解珍，解宝，死命去救回。卢先锋看，急救拔出箭来，血流不止，项上便束缚兜住。随即叫邹渊，邹润扶张清上车子，护送回檀州，教「神医」安道全调治。

车子却才去了，只见阵前喊声又起，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飞奔杀来，并不打话，横冲直撞，赶入阵中。」卢俊义见箭射了张清，无心恋战；四将各佯输诈败，退回去了。四个番将，乘势赶来；西北上来的番军，刺斜里又杀将来；对阵的大队番军，山倒也似，踊跃将来，那里变的阵法。三军众将，隔的七断八续，你我不能相救，只留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倒杀过那边去了。天色傍晚，四个小将军却好回来，正迎著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力敌四个番将，并无半点惧怯。 了一个时辰，卢俊义得便处，卖个破绽，耶律宗霖把刀砍将入来，被卢俊义大喝一声，那番将措手不及，著一枪，刺下马去。那三个小将，各吃了一惊，皆有惧色，无心恋战，拍马去了。卢俊义下马，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级，拴在马项下。翻身上马，望南而行，又撞见一夥辽兵，约有一千余人。被卢俊义又撞杀入去，辽兵四散奔走。再行不到数里，又撞见一彪军马。

此夜月黑，不辨是何处的人马，只听的语音，却是宋朝人说话。卢俊义便问来军是谁？却是呼延灼答应。卢俊义大喜，合兵一处。呼

延灼道：「被辽兵冲散，不相救应。小将撞开阵势，和韩滔，彭 直杀到此，不知诸将如何？」卢俊义又说：「力敌四将，被我杀了一个，三个走了。次後又撞著一千余人，亦被我杀散。来到这里，不想迎著将军。」两个并马，带著从人，望南而行。不过十数里路，前面早有军马拦路。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厮杀，待天明决一死战！」对阵听的，便问道：「来者莫非呼延灼将军？」呼延灼认得声音，是「大刀」关胜，便叫道：「卢头领在此！」众头领都下马，且来草地上坐下。卢俊义，呼延灼说了本身之事。关胜道：「阵前失利，你我不相救应。我和宣赞，郝思文，单廷 ，魏定国五骑马，寻条路走，然後收拾得军兵一千余人，来到这里。不识地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著哥哥。」合兵一处，众人捱到天晓，迤迤望南再行。

将次到玉田县，见一彪人马哨路。看时，却是「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弟兄们，都扎驻玉田县中，辽兵尽行赶散，说道：「侯健，白胜两个，去报宋公明，只不见了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卢俊义教且进兵。在玉田县界，检点众将军校，不见了五千余人，心中烦恼。巳牌时分，有人报道：「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将领二千余人来了。」卢俊义又唤来问时，解珍道：「俺四个倒撞过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转。今早又撞见辽兵，大杀了一场，方才到得这里。」卢俊义叫将耶律宗霖首级，於玉田县号令，抚谕三军百姓。

未到黄昏前後，军士们正要收拾安歇，只见伏路小校来报道：「辽兵不知多少，四面把县围了。」卢俊义听得大惊，引了燕青上城看时，远近火把，有十里厚薄。一个小将军，当先指点，正是耶律宗云，骑著一匹劣马，在火把中间，摧趲三军。燕青道：「昨日张清中他一冷箭，今日回礼则个！」燕青取出弩子，一箭射去，正中番将鼻凹，番将落马。众兵急救时，宗云已自伤闷不醒。番军早退五里。

卢俊义县中与众将商议：「虽然放了一冷箭，辽兵稍退，天明必来攻围，裹的铁桶相似，怎生救解？」朱武道：「宋公明若得知这个消息，必然来救；里应外合，方可免难。」众人捱到天明，望见辽兵四面摆的无缝。只见东南上尘土起，兵马数万人而来，众将皆望南兵。朱武道：「此必是宋公明军马到了！等他收军，齐望南杀去，这里尽

数起兵，随后一掩。」

且说对阵辽兵，从辰时直围到未牌，正待困倦，却被宋江军马杀来，抵挡不住，尽数收拾都去。朱武道：「不就这里追赶，更待何时？」卢俊义当即传令，开县四门，尽领军马，出城追杀，辽兵大败，杀的星落云散，七断八续，辽兵四散败走。宋江赶的辽兵去远，到天明鸣金收军，进玉田县，卢先锋合兵一处，诉说攻打蓟州。

留下柴进，李应，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裴宣，萧让，宋乐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随赵枢密在檀州守御，其余诸将，分作左右二军。宋先锋总领左军人马四十八员：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花荣，秦明，黄信，朱同，雷横，刘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孙新，孙立，欧鹏，邓飞，吕方，郭盛，樊瑞，鲍旭，项充，李衮，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顺，马麟，施恩，薛永，宋万，杜迁，朱贵，朱富，凌震，汤隆，蔡福，蔡庆，戴宗，蒋敬，金大坚，段景住，时迁，郁保四，孟康。卢先锋驻领右军人马三十七员：军师朱武，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索超，徐宁，燕青，史进，解珍，解宝，韩滔，彭昱，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郑天寿，龚旺，丁得孙，邹渊，邹润，李立，李云，焦挺，石勇，侯健，杜兴，曹正，杨林，白胜。分兵已罢，作两路来取蓟州：宋先锋引军取平峪县进发，卢俊义引兵取玉田县进发。赵安抚与二十三将，镇守檀州，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军士连日辛苦。且教暂歇；攻打蓟州，自有计较了。先使人往檀州，问张清箭疮如何？「神医」安道全使人回话道：「虽然外损皮肉，却不伤内，请主将放心。调理的脓水乾时，自然无事。即日炎天，军士多病，已禀过赵枢密相公，遣萧让，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饵，就向太医院关支暑药。皇甫端亦要关给官局内啖马的药材物料，都委萧让，宋清去了。就报先锋知道。」宋江听的，心中颇喜，再与卢先锋计较，先打蓟州。

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县受围时，已自先商量下计了。有公孙胜原是蓟州人，杨雄亦曾在那府里做节级，石秀，时迁亦在那里住的久远。前日杀退辽兵，我教时迁，石秀，也只做败残军马，杂在里

面，必然都投蓟州城内驻扎。他两个若入得城中，自有去处。时迁曾献计道：「蓟州城有一座大寺，唤叫宝严寺，廊下有法轮宝藏，中间是大雄宝殿，前有一座宝塔，直耸云霄。」石秀说道：「教他去宝塔顶上躲著，每日饭食，我自对付来与他吃。只等城外哥哥军马攻打得紧急时，然後却就宝严寺塔上，放起火来为号。」时迁自是个惯飞檐走壁的人，那里不躲了身子？石秀临期自去州衙内放火，他两个商量已定，自去了。我这里一面收拾进兵。有《西江月》为证：

山後辽兵侵境，中原宋帝兴军。水乡取出众天星，奉诏去邪归正。暗地时迁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闲打破永平城，千载功勋可敬！

次日，宋江引兵，撇了平峪县，与卢俊义合兵一处，催起军马，迳奔蓟州来。

且说御弟大王自折了两个孩儿，不胜懊恨，便同大将宝密圣，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议道：「前次涿州，霸州两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县，早晚进兵，来打蓟州，似此怎生奈何？」大将宝密圣道：「宋江兵若不来，万事皆休。若是那夥蛮子来时，小将自出去与他相敌；若不活拿他几个，这厮们那里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蛮子队有那个穿绿袍的，惯使石子，好生利害，可以提防他。」天山勇道：「这个蛮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咽喉，多是死了也！」洞仙侍郎道：「除了这个蛮子，别的都不打紧！」正商议间，小校来报，宋江军马，杀奔蓟州来。御弟大王连忙整点三军人马，教宝密圣，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敌。离城三十里外，与宋江对敌。

各自摆开阵势，番将宝密圣横槊出马。宋江在阵前见了，便问道：「斩将夺旗，乃见头功！」说犹未了，只见「豹子头」林冲，便出阵前来，与番将宝密圣大战。两个战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要见头功，持丈八蛇矛，冲到阵深里，暴雷也似大叫一声，拨过长枪，用蛇矛去宝密圣脖项上刺中一矛，搠下马去。宋江大喜。两军发喊。番将天山勇见刺了宝密圣，横枪便出。宋江阵里，徐宁挺双枪直迎将来。二马相交，不到二十来合，被徐宁手起一枪，把天山勇搠於马下。宋江见连赢了二将，心中大喜，催军混战。辽兵大败，望蓟州奔走。宋江军马赶了十数里，收兵回来。

当日宋江扎下营寨，赏劳三军，次日传令，拔寨都起，直抵蓟州。第三日，御弟大王，见折了二员大将，十分惊慌，又见报道：「宋军到了！」忙与洞仙侍郎道：「你可引这支军马，出城迎敌，替俺分忧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儿惟康，楚明玉，曹明济，领起一千军马，就城下摆开。宋江军马渐近城边，雁翅般排将来。门旗开处，索超横担大斧，出马阵前。番兵队里，咬儿惟康便抢出阵来。两个并不打话，二将相交，到二十余合。番将终是胆怯，无心恋战，只得要走。索超纵马赶上，双手轮起大斧，觑著番将脑门上劈将下来，把这咬儿惟康脑袋，劈做两半个。洞仙侍郎见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济，快去策应。这两个已自八分胆怯，因吃逼不过，只得挺起手中枪，向前出阵。

宋江军中「九纹龙」史进，见番军中二将双出，便舞刀拍马，直取二将。史进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将楚明玉砍於马下。这曹明济急待要走，史进赶上一刀，也砍於马下。史进纵马杀入辽军阵内，宋江见了，鞭梢一指，驱兵大进，直杀到吊桥边。耶律得重见了，越添愁闷，便教紧闭城门，各将上城紧守。一面申奏狼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

且说宋江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城中紧守，如何摆布？」吴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时迁在里面，如何耽拦的长远？教四面竖起云梯炮架，即便攻城。再教凌振将火炮四下里施放，打将入去。攻击得紧，其城必破。」宋江即便传令，四面连夜攻城。

再说御弟大王，见宋兵四下里攻击得紧，尽驱蓟州在城百姓，上城守护。当下石秀在城中宝严寺内，守了多日，不见动静。只见时迁来报道：「城外哥哥军马，打得城子紧。我们不就这里放火，更待何时？」石秀见说了，便和时迁商议，先从宝塔上放起一把火来，然後去佛殿上烧著。时迁道：「你快去州衙内放火。在南门要紧的去处，火著起来，外面见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两个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药头，火刀，火石，火筒，烟煤，藏在身边。

当日晚来，宋江军马打城甚紧。却说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跳墙越城，如登平地。当时先去宝严寺塔上，点起一把火来。那宝塔最高，火起时，城里城外，那里不看见火。光照的三十余里远近，似

火钻一般。然後却来佛殿上放火。那两把火起，城中鼎沸起来。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户户儿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爬去蓟州衙门庭屋上□风板里，点起火来。蓟州城中，见三处火起，知有细作，百姓那里有心守护城池，已都阻挡不住，各自逃归看家。没多时，山门里又一把火起，却是时迁出宝严寺来，又放了一把火。那御弟大王，见了城中无半个更次，四五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在城里。慌慌急急，收拾军马，带了老小，并两个孩儿，装载上车，开了北门便走。宋江见城中军马慌乱，催促军兵，卷杀入城。城里城外，喊杀连天，早夺了南门。洞仙侍郎见寡不敌众，只得跟随御弟大王，投北门而走。

宋江引大队军马，入蓟州城来，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了四边风火。天明出榜，安抚蓟州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蓟州屯驻，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功次，便行文书，申覆赵安抚知道得了蓟州大郡，请相公前来驻扎。赵安抚回文书来说道：「我在檀州，权且屯扎，教宋先锋且守住蓟州。即日炎暑，天气暄热，未可动兵。待到天气微凉，再作计议。」宋江得了回文，便教卢俊义分领原拨军将，於玉田县屯扎，其余大队军兵，守驻蓟州。待到天气微凉，别行听调。

却说御弟大王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将带老小，奔回幽州，直至燕京，来见大辽狼主。且说辽国狼主，升坐金殿，聚集文武两班臣僚，朝参已毕。有合门大使奏道：「蓟州御弟大王，回至门下。」狼主闻奏，忙教宣召，宣至殿下。那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俯伏御阶之下，放声大哭。狼主道：「俺的爱弟，且休烦恼！有甚事务，当以尽情奏知寡人。」那耶律得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调宋江领兵前来征讨，军马势大，难以抵敌。送了臣的两个孩儿，杀了檀州四员大将。宋军席卷而来，又失陷了蓟州，特来殿前请死！」

大辽国狼主听了，传圣旨道：「卿且起来，俺的这里好生商议。」狼主道：「引兵的那蛮子，是甚人？这等喽罗！」班部中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道：「臣闻宋江这夥，原是梁山泊水浒寨草寇，却不肯杀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後来童贯，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只五阵，杀的片甲不回。他这夥好汉，剿捕他不得。童子皇帝遣使三番降诏去招安，他後来都投降了。只把

宋江封为先锋使，又不曾实授官职，其余都是白身人。今日差将他来，便和俺们厮杀。他道有一百八人，应天上星宿。这夥人好生了得，狼主休要小觑了他！」狼主道：「你这等话说时，恁地怎生是好？」班部从中转出一员官，乃是欧阳侍郎，袍拂地，象简当胸，奏道：「狼主万岁！臣虽不才，愿献小计，可退宋兵。」狼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见识，当下便说。」欧阳侍郎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名标青史，事载丹书。正是护国谋成欺吕望，顺天功就赛张良。毕竟欧阳侍郎奏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奏道：「宋江这夥，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汉。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弄权，嫉贤妒能，闭塞贤路，非亲不进，非财不用，久後如何容的他们！论臣愚意，狼主可加官爵，重赐金帛，多赏轻裘肥马。臣愿为使臣，说他来降俺大辽国。狼主若得这夥军马来，觑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专，乞狼主圣鉴不错。」狼主听罢，便道：「你也说的是。你就为使臣，将带一百八骑好马，一百八疋好缎子，俺的命一道，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与金一提，银一秤，权当信物；教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尽数封他官爵。」

只见班部中兀颜都统军出来启奏狼主道：「宋江这一夥草贼，招安他做甚？放著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有的是强兵猛将，怕不赢他？若是这夥蛮子不退呵，奴婢亲自引兵去剿杀这厮。」国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汉，如插翅大虫。再添的这夥呵！你又加生两翅。你且休得阻当。」辽主不听兀颜之言，再有谁敢多言？原来这兀颜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将，十八般武艺，无有不通，兵书战策，尽皆熟闲。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八尺有余身材，面白唇红，须黄眼碧，威仪猛勇。上阵时，仗条浑铁点钢枪，杀到浓处，不时掣出腰间铁简，使的铮铮有声，端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

且不说兀颜统军谏奏，却说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旨，将了许多礼物马匹，上了马，迳投蓟州来。宋江正在蓟州作养军士，听的辽国有使命至，未审来意吉凶，遂取「玄女」之课，当下一卜，卜得个上上之兆。便与吴用商议道：「卦中上上之兆，多是辽国来招安我们，似此如之奈何？」吴用道：「若是如此时，正可将计就计，受了他招安。将此蓟州与卢先锋管了，却取他霸州。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即今取了他檀州，先去辽国一只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难後易，令他不疑。」

且说那欧阳侍郎已到城下，宋江传令，教开城门，放他进来。欧阳侍郎入到城中，至州衙前下马，直到厅上。叙礼罢，分宾主而坐。宋江便问：「侍郎来意何干？」欧阳侍郎道：「有件小事，上达钧听，乞屏左右。」宋江遂将左右喝退，请进後堂深处说话。

欧阳侍郎至後堂，欠身与宋江道：「俺大辽国，久闻将军大名，争奈山遥水远，无由拜见威颜。又闻将军在梁山山寨，替天行道，众弟兄同心协力。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於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於门下者，总有大功於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以致天下大乱。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欧某今奉大辽国主，特遣小官 使命一道，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银一秤，彩段一百八疋，名马一百八骑。便要抄录一百八位头领姓名，赴国照名钦授官爵。非来诱说将军，此是国主久闻将军盛德，特遣欧某前来，预请将军众将，同意协心，辅助本国。」

宋江听罢，便答道：「侍郎言之极是。争奈宋江出身微贱，郓城小吏，犯罪在逃，权居梁山水泊，避难逃灾。宋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虽然官小职微，亦未曾立得功绩，以报朝廷赦罪之恩。今蒙狼

主赐我以厚爵，赠之以重赏；然虽如此，未敢拜受，请侍郎且回。即今溽暑炎热，权令军马停歇，暂且借国王这两个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凉，再作商议。」欧阳侍郎道：「将军不弃，权且受下辽主金帛彩段鞍马。俺回去，慢慢地再来说话，未为晚矣！」宋江道：「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祸。」欧阳侍郎道：「兵权执掌，尽在将军手内，谁敢不从？」宋江道：「侍郎不知就里。我等弟兄中间，多有性直刚勇之士。等我调和端正，众所同心，却慢慢地回话，亦未为迟。」有诗为证：

金帛重驮出蓟州，薰风回首不胜羞。辽王若问归降事，
云在青山月在楼。

於是令备酒肴相待，送欧阳侍郎出城上马去了。宋江却请军师吴用商议道：「适来辽国侍郎这一席话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宋江便问道：「军师何故叹气？」吴用答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後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

宋江听罢，便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後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後已！」吴用道：「若是兄长存忠义於心，只就这条计上，可以取他霸州。……目今盛暑炎天，且当暂停，将养军马。」宋江，吴用计议已定，且不与众人说。同众将屯驻蓟州，待过暑热。

次日，与公孙胜在中军闲话，宋江问道：「久闻先生师父罗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破高廉邪法，背地使戴宗，李逵来寻足下说：「尊师罗真人，术法灵验。」敢烦贤弟，来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参拜，一洗尘俗。未知尊意如何？」公孙胜便道：「贫道亦欲归望老母，参省本师。为见兄长连日屯兵未定，不敢开言。今日正欲要禀仁兄，不想兄长要去。来日清晨，同往参礼本师，贫道就行省视老母。」

次日，宋江暂委军师掌管军马。收拾了名香净果，金珠彩段，将带花荣，戴宗，吕方，郭盛，燕顺，马麟六个头领。宋江与公孙胜共八骑马，带领五千步卒，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宋江等在马上，离了蓟州，来到山峰深处。但见青松满径，凉气 ，炎暑全无，端的好座佳丽之山。公孙胜在马上道：「有名唤做呼鱼鼻山。」宋江看那山时，但见：

四围□□，八面玲珑。重重晓色映晴霞，沥沥琴声飞瀑布。溪涧中漱玉飞琼，石壁上堆蓝叠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萝垂；碧玉峰前，丹桂悬岸青蔓袅。引子苍猿献果，呼群麋鹿衔花。千峰竞秀夜深白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几曾来。

当下公孙胜同宋江直至紫虚观前，众人下马，整顿衣巾。小校托著信香礼物，迳到观里鹤轩前面。观里道众，见了公孙胜，俱各向前施礼，同来见宋江，亦施礼罢。公孙胜便问：「吾师何在？」道众道：「师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静坐，少曾到观。」公孙胜听了，便和宋公明迳投後山退居内来。转进观後，崎岖径路，曲折阶衢。行不到一里之间，但见荆棘为篱，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篱内尽是瑶草琪花。中有三间雪洞，罗真人在内端坐诵经。童子知有客来，开门相接。公孙胜先进草庵鹤轩前，礼拜本师已毕，便禀道：「弟子旧友，山东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天命，封先锋之职，统兵来破辽虏，今到蓟州，特地要来参礼我师，见在此间。」罗真人见说，便教请进。

宋江进得草庵，罗真人降 迎接。宋江再三恳请罗真人，坐受拜礼。罗真人道：「将军国家上将，贫道乃山野村夫，何敢当此？」宋江坚意谦让，要礼拜他。罗真人方才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炉中焚 ，参礼了八拜，便呼花荣等六个头领，俱各礼拜已了。罗真人都教请坐，命童子烹茶献 已罢。罗真人乃曰：「将军上应星魁，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万载不磨矣！」宋江道：「江乃郢城小吏，逃罪上山，感谢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恩如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方知上应天星地曜，会合一处。今奉诏命，统领大兵，征进辽国，迳涉仙境，夙生有缘，得一瞻拜。

万望真人指迷前程之事，不胜万幸。」罗真人道：「蒙将军不弃，折节下问。出家人违俗已久，无心如死灰，无可效忠，幸勿督过。」宋江再拜求教。

罗真人道：「将军少坐，当具素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榻，权宿一宵，来早回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师指教，点悟愚迷，安忍便去。」随即唤从人托过金珠彩段，上献罗真人。罗真人乃曰：「贫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内，纵使受此金珠，亦无用处。随身自有布袍遮体，绫锦彩段，亦不曾穿。将军统数万之师，军前赏赐，日费浩繁，所赐之物，乞请纳回。」宋江再拜，望请收纳。罗真人坚执不受，当即供献素斋，斋罢，又吃了茶。罗真人令公孙胜回家省母，明早却来，随将军回城。

当晚留宋江庵中闲话。宋江把心腹之事，备细告知罗真人，愿求指迷。罗真人道：「将军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决无疑虑。只是将军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师，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终？」罗真人道：「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到处多磨，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宋江再告：「我师，富贵非宋江之意，但愿弟兄常常完聚，虽居贫贱，亦满微心。只求大家安乐。」罗真人笑道：「大限到来，岂容汝等留恋乎？」宋江再拜，求罗真人法语。罗真人命童子取过纸笔，写下八句法语，度与宋江。那八句说道是：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

始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

宋江看毕，不晓其意，再拜恳告：「乞我师金口剖决，指引迷愚。」罗真人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他日应时，将军自知。夜深更静，请将军观内暂宿一宵，来日再会。贫道当年寝寐，未曾还的，再欲赴梦去也。将军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语，藏在身边，辞了罗真人，来观内宿歇。众道众接至方丈，宿了一宵。

次日清晨，来参真人，其时公孙胜已到草庵里了。罗真人叫备素馔斋饭相待。早馔已毕，罗真人再与宋江道：「将军在上，贫道一言可禀。这个徒弟公孙胜，本从贫道山中出家，远绝尘俗，正当其理。」

奈缘是一会下星辰，不由他不来。今俗缘日短，道行日长。若今日便留下，在此伏侍贫道，却不见了弟兄往日情分。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功，如奏凯还京，此时相辞，却望将军还放。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人，二乃免他老母倚门之望。将军忠义之士，必举忠义之行。未知将军雅意肯纳贫道否？」

宋江道：「师父法旨，弟子安敢不听？况公孙胜先生与江弟兄，去住从他，焉敢阻挡？」罗真人同公孙胜都打个稽首道：「谢承将军金诺。」当下众人，拜辞罗真人。罗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庵相别。罗真人道：「将军善加保重，早得建节封侯。」宋江拜别，出到观前。所有乘坐马匹，在观中喂养，从人已牵在观外俟候。众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观外相别。宋江教军马至半山平坦之处，与公孙胜等一同上马，再回蓟州。

一路无话，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马。「黑旋风」李逵接著说道：「哥哥去望罗真人，怎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罗真人说，你要杀他，好生怪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众人都笑。

宋江入进衙内，众人都到後堂。宋江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递与吴用看详，不晓其意，众人反覆看了，亦不省的。公孙胜道：「兄长，此乃天机玄语，不可泄漏。收取过了，终身受用，休得只顾猜疑。师父法语，过後方知。」宋江遂从其说，藏於天书之内。

自此之後，屯驻军马，在蓟州一月有余，并无军情之事。至七月半後，檀州赵枢密行文书到来，说奉朝廷旨，催兵出战。宋江接得枢密院扎付，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前到玉田县，合会卢俊义等，操练军马，整顿军器，分拨人员已定，再回蓟州，祭祀旗纛，选日出师。闻左右报道：「辽国有使来到。」宋江出接，却是欧阳侍郎，便请入後堂。叙礼已罢，宋江问道：「侍郎来意如何？」欧阳侍郎道：「乞退左右！」宋江随即喝散军士。侍郎乃言：「俺大辽国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将军慨然归顺，肯助大辽，必当建节封侯。全望早成大义，免俺国主悬望之心。」

宋江答道：「这里也无外人，亦当尽忠告诉：侍郎不知前番足下来时，众军皆知其意。内中有一半人，不肯归顺。若是宋江便随侍郎出幽州，朝见狼主时，有副先锋卢俊义，必然引兵追赶，若就那里城

下厮并，不见了我弟兄们日前的义气。我今先带些心腹之人，不拣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赶来，知我下落，那时却好回避他。他若不听，却和他厮并，也未迟。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时，他军马回报东京，必然别生枝节。我等那时朝见狼主，引领大辽军马，却来与他厮杀，未为晚矣！」

欧阳侍郎听了宋江这一席言语，心中甚喜，便回道：「俺这里紧靠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唤做益津关，两边都是险峻高山，中间只一条驿路；一个是文安县，两面都是恶山，过的关口，便是县治。这两座去处，是霸州两扇大门。将军若是如此，可往霸州躲避。本州是俺辽国国舅康里安定守把。将军可就那里，与国舅同住，却看这里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绝根本。侍郎可暗地使人来引宋江去。只如此说，今夜我等收拾也。」欧阳侍郎大喜，别了宋江，上马去了。有诗为证：

国土从胡志可伤，常山骂贼姓名香。宋江若肯降辽国，
何似梁山作大王。

当日宋江令人去请卢俊义，吴用，朱武到蓟州，一同计较智取霸州之策。下来便见宋江，酌量已定，卢俊义领令去了。吴用，朱武暗暗吩咐众将，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带去人数，林冲，花荣，朱仝，刘唐，穆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吕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计一十五员头领，止带一万来军校。拨定人数，只等欧阳侍郎来到便行。望了两日，只见欧阳侍郎飞马而来，对宋江道：「俺狼主知道将军实是好心的人，既蒙归顺，怕他宋兵做甚麽？俺大辽国，有的是好兵好将，强人壮马相助。你既然要取令大人，不放心时，且请在霸州与国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未迟。」宋江听了，与侍郎道：「愿去的军将，收拾已完备，几时可行。」欧阳侍郎道：「则今夜便行，请将军传令。」

宋江随即吩咐下去，都教马摘銮铃，军卒衔枚疾走，当晚便行。一面管待来使。黄昏左侧，开城西门便出。欧阳侍郎引数十骑，在前领路。宋江引一支军马，随后便行。约行过二十余里，只见宋江马上猛然失声，叫声：「苦也！」说道：「约下军师吴学究同来归顺大辽，不想来的慌速，不曾等的他来。军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来。」当

时已是三更左侧，前面已是益津关隘口。欧阳侍郎大喝一声开门。当下把关的军将，开放关口，军马人将，尽数度关，直到霸州。天色将晓，欧阳侍郎请宋江入城，报知国舅康里安定。原来这国舅，是大辽郎主皇后亲兄，为人最有权势，更兼胆勇过人。将著两员侍郎，守住霸州：一个唤做金福侍郎，一个唤做叶清侍郎。听的报道宋江来降，便叫军马且在城外下寨，只教为头的宋先锋请进城来。欧阳侍郎便同宋江入城，来见定安国舅。

国舅见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阶而接，请至後堂，叙礼罢，请在上坐。宋江答道：「国舅乃金枝玉叶，小将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国舅殊礼重待？宋江将何报答？」定安国舅道：「多听得将军的名传寰海，威镇中原，声名闻於大辽。俺的国主，好生慕爱。」宋江道：「小将比领国舅的福荫，宋江当尽心报答狼主大恩。」定安国舅大喜，忙叫安排庆贺筵宴。一面又叫椎牛宰马，赏劳三军。城中选了一所宅子，教宋江，花荣等安歇，方才教军马尽数入城屯扎。花荣等众将，都来见了国舅等众人。番将同宋江一处安歇已了，宋江便请欧阳侍郎吩咐道：「可烦侍郎差人报与把关的军汉，怕有军师吴用来时，吩咐便可教他进关来，我和他一处安歇。昨夜来得仓卒，不曾等候得他。我一时与足下只顾先来了，正忘了他。军情主事，少他不得。更兼军师文武足备，智谋并优，六韬三略，无有不会。」欧阳侍郎听了，随即便传下言语，差人去与益津关，文安县二处把关军将说知：「但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姓吴名用，便可放他过来。」

且说文安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便差人转出益津关上，报知就里，说与备细。上关来望时，只见尘头蔽日，土雾遮天，有军马奔上关来。把关将士准备擂木炮石，安排对敌，只见山前一骑马上，坐著一人，秀才模样，背後一个行脚僧，一个行者，隨後又有数十个百姓，都赶上关来。马到关前，高声大叫：「我是宋江手下军师吴用，欲待来寻兄长，被宋兵追赶得紧，你可开关救我！」把关将道：「想来正是此人！」随即开关，放入吴学究来。只见那两个行脚僧人，行者，也挨入关。关上人当住，那行者早撞在门里了。和尚便道：「俺两个出家人，被军马赶的紧，救咱们则个！」把关的军，定要推出关去。那和尚发作，行者焦躁，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杀人的太岁鲁

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轮起铁禅杖，拦头便打；武行者掣出双戒刀，就便杀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那数十个百姓，便是解珍，解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时迁，段景住，白胜，郁保四这夥人，早奔关里，一发夺了关口。卢俊义引著军兵，都赶到关上，一齐杀入文安县来。把关的官员，那里迎敌的住。这夥都到文安县取齐。

却说吴用飞马奔到霸州城下，守门的番官报入城来。宋江与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便教引见国舅康里定安。吴用说道：「吴用不合来的迟了些个。正出城来，不想卢俊义知觉，直赶将来，追到关前。小生今入城来，此时不知如何。」又见流星探马报来说道：「宋兵夺了文安县，军马杀近霸州。」定安国舅便教点兵，出城迎敌，宋江道：「未可调兵，等他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抚他。如若不从，却和他厮并未迟。」只见探马又报将来说：「宋兵离城不远！」定安国舅与宋江一齐上城看望。见宋兵整整齐齐，都摆列在城下。卢俊义顶盔挂甲，跃马横枪，点军调将，耀武扬威，立马在门旗之下，高声大叫道：「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来。」宋江立在城楼下女墙边，指著卢俊义说道：「兄弟，所有宋朝赏罚不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我已顺了大辽国主。汝可同心，也来帮助我，同扶大辽狼主，不失了梁山许多时相聚之意。」

卢俊义大骂道：「俺在北京安家乐业，你来赚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诏，招安我们，有何亏负你处？你怎敢反背朝廷？你那短见无能之人，早出来打话，见个胜败输赢！」宋江大怒，喝教开城门，便差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四将齐出，活拿这厮。卢俊义一见了四将，约住军校，跃马横枪，直取四将，全无惧怯。林冲等四将战了二十余合，拨回马头，望城中便走。卢俊义把枪一招，後面大队军马，一齐赶杀入来。林冲，花荣占住吊桥，回身再杀，诈败佯输，诱引卢俊义抢入城中。背後三军，齐声呐喊，城中宋江等诸将，一齐兵变，接应入城，四方混杀，人人束手，个个归心。定安国舅，气的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与众等侍郎束手被擒。

宋江引军到城中，诸将都至州衙内来，参见宋江。宋江传令，先请上定安国舅，并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清侍郎，并皆分坐，以礼相待。宋江道：「汝辽国不知就里，看的俺们差矣！我这夥好汉，非

比啸聚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背主降辽？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机会。今已成功，国舅等请回本国，切勿忧疑，俺无杀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并各家老小，俱各还本国。霸州城子，已属天朝，汝等勿得再来争执。今後刀兵到处，无有再容。」宋江号令已了，将城中应有番官，尽数驱遣起身，随从定安国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锋卢俊义将引一半军马，回守蓟州，宋江等一半军将，守住霸州。差人 奉军帖，飞报赵枢密，得了霸州。赵安抚听了大喜，一面写表申奏朝廷。

且说安定国舅，与同三个侍郎，带领众人，归到燕京，来见狼主，备细奏说宋江诈降一事，因此被那夥蛮子，占了霸州。辽主听了大怒，喝骂欧阳侍郎：「都是你这奴婢佞臣，往来搬 ，折了俺的霸州紧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与我拿去斩了！」班部中转出兀颜统军，启奏道：「狼主勿忧，量这厮何须国主费力。奴婢自有个道理，且免斩欧阳侍郎。若是宋江知得，反被他耻笑。」辽主准奏，赦了欧阳侍郎。

兀颜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前去布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儿平收！……」说言未绝，班部中却转出贺统军前来奏道：「狼主不用忧心，奴婢自有个见识。常这道：「杀鸡焉用牛刀。」那里消得正统军自去，只贺某聊施小计，教这一夥蛮子，死无葬身之地！」狼主听了，大喜道：「俺的爱卿，愿闻你的妙策。」贺统军启口摇舌，说这妙计，有分教，卢俊义来到一个去处，马无料草，人绝口粮。直教三军骁勇齐消魄，一代英雄也皱眉。毕竟贺统军道出甚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话说贺统军，姓贺名重宝，是辽国中兀颜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力敌万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见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诸路军马。当时贺重宝奏狼主道：「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高山，并无活路。臣拨

十数骑人马，引这夥蛮子，直入里面，却调军马外面围住。教这厮前无出路，後无退步，必然饿死。」兀颜统军道：「怎生使得这厮们来？」贺统军道：「他打了俺三个大郡，气满志骄，必然想著幽州。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他必然乘势来赶，引入陷坑山内，走那里去？」兀颜统军道：「你的计策，怕不济事，必还用俺大兵扑杀。且看你去如何？」

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带了盔甲刀马，引了一行步从兵卒，回到幽州城内。将军马点起，分作三队：一队守住幽州，二队望霸州，蓟州进发。传令已了，便驱遣两队军马出城。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大兄弟贺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蓟州，都不要赢他，只佯输诈败，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计策。

却说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来报：「辽兵侵犯蓟州，恐有失，望调军兵救护。」宋江道：「既然来打，必须迎敌，就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军马，守定霸州，其余大队军兵，拔寨都起。引军前去蓟州，会合卢俊义军马，约日进兵。

且说番将贺拆引兵霸州来，宋江正调军马出来，却好半路里接著。不曾得三合，贺拆引军败走，宋江不去追赶。却说贺云去打蓟州，正迎呼延灼，不战自退。

宋江会合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必是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厮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敢，过後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便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将两处军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拦住。」宋江到军前看时，山坡後转出一彪旗来。宋江便教前军摆开人马，只见那番军番将，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摆开。宋江，卢俊义与众将看时，如黑云涌出千百万人马相似，簇拥著一员番官，横著三尖两刃刀，立马阵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明霜鍔铁盔，身披耀日连环甲，足穿抹绿云根靴，

腰系龟背狻猊带。衬著锦绣绯红袍，执著铁杆狼牙棒。

手持三尖两刃八环刀，坐下四蹄双翼千里马。

前面行军上，写得分明：「大辽副统军贺重宝。」跃马横刀，出於

阵前。宋江看了道：「辽国统军，必是上将，谁敢出马？」说犹未了，「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也不打话，便与贺统军相拚。到三十余合，贺统军气力不如，拨过刀，望本阵便走。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引了败兵，奔转山坡。宋江便调军马追赶。约有四五十里，听的四下里战鼓齐起。宋江急叫回军时，山坡左边，早撞过一彪番军拦路。宋江急分兵迎敌时，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辽兵。前面贺统军勒兵回来夹攻。宋江兵马，四下救应不迭，被番兵撞做两段。

却说卢俊义引兵在后面厮杀时，不见了前面军马，急寻门路，要杀回来，只见胁窝里又撞出番军来厮杀。辽兵喊杀连天，四下里撞击，左右被番军围住在垓心。卢俊义调拨众将，左右冲突，前後卷杀，寻路出去，众将扬威耀武，抖擞精神，正奔四下里厮杀，忽见阴云闭合，黑雾遮天，白昼如夜，不分东西南北。卢俊义心慌，急引一支军马，死命杀出昏黑中。听得前面鸾铃声响，纵马引兵杀过去。至一山口，只听得里面人语马嘶，领军赶将入去，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对面不见。卢俊义杀到里面，约莫二更前後，方才风静云开，复见一天星斗。众人打一看时，四面尽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只见高山峻岭，无路可登。随行人马，只见徐宁，索超，韩滔，彭，陈达，杨春，周通，李忠，邹渊，邹润，杨林，白胜，大小十二个头领，有五千军马。星光之下，待寻归路，四下高山围匝，不能得出。卢俊义道：「军士厮杀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这里权歇一宵，暂停战马，明日却寻归路。」

再说宋江正厮杀间，只见黑云四起，走石飞沙，军士对面，都不相见。随军内却有公孙胜在马上见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宝剑在手，就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宝剑指点之处，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息，辽军不战自退。宋江驱兵杀透重围，退到一座高山，迎著本部军马。且把粮车头尾相衔，权做寨栅。计点大小头领，於内不见了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并五千余军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秦明，关胜，各带军兵，四下里去寻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覆。宋江便取玄女课，焚香占卜已罢，说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宝扮

作猎户，绕山来寻，又差时迁，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里去打听消息。

且说解珍，解宝披上虎皮袍，拿了钢叉，只望深山里行。看看天色向晚，两个行到山中，四边只一望，不见人烟，都是乱山叠嶂。解珍，解宝又行了几个山头。是夜月色朦胧，远远地望见山畔一点灯光。弟兄两个道：「那里有灯光之处，必是有人家。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望著灯光处，拽开脚步奔将来。未得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去处，傍著树林坡，有作三数间草屋，屋下破壁里，闪出灯光来。解珍，解宝推开扇门，灯光之下，见是个婆婆，年纪六旬之上。弟兄两个，放下钢叉，纳头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儿来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猎户？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东人氏，旧日是猎户人家。因来此间做些买卖，不想正撞著军马热闹，连连厮杀，以此消折了本钱，无甚生理。弟兄两个，只得来山中寻讨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径，迷踪失迹，来到这里，投宅上暂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则个！」

那婆婆道：「自古云：『谁人顶著房子走哩？』我家两个孩儿，也是猎户，敢如今便回来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饭，与你两个吃。」解珍，解宝谢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里面去了。弟兄两个，却坐在门前。不多时，只见门外两个人，扛著一个獐子入来，口里叫道：「娘，你在那里？」只见那婆婆出来道：「孩儿，你们回了。且放下獐子，与这两位客人厮见。」解珍，解宝慌忙下拜。那两个答礼已罢，便问：「客人何处？因甚到此？」解珍，解宝便把却才的话再说一遍。那两个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刘二，兄弟刘三。父是刘一，不幸死了，只有母亲。专靠打猎营生，在此三二十年了。此间路径甚杂，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你两个是山东人氏，如何到此间讨得衣饭吃？你休瞒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猎户麽？」解珍，解宝道：「既到这里，如何藏得？实诉与兄长。」有诗为证：

峰峦重垒绕周遭，兵陷垓心不可逃。二解欲知貔虎路，
故将踪迹混渔樵。

当时解珍，解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做解珍，解宝，在梁山泊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落草。今来受

了招安，随著哥哥，来破辽国。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个弟兄笑道：「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指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社酒，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待解珍，解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俺们只听得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

解珍，解宝道：「我那支军马，有十数个头领，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处。我想也得一片地来排陷他。」那两个道：「你不知俺这北边地理。只此间是幽州管下，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有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悬崖峻壑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条入去的路，再也出不来。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如今你那宋先锋屯军之处，唤做独鹿山。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杀；若山顶上望时，都见四边来的军马。你若要救那支军马，舍命打开青石峪，方才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此白柏树极多，惟有青石峪口两株大柏树，最大得好，形如伞盖，四面尽皆望见。那大树边正是峪口。更提防一件，贺统军会行妖法，教宋先锋破他这一件要紧。」

解珍，解宝得了这言语，拜谢了刘家兄弟两个，连夜回寨来。宋江见了问道：「你两个打听得些分晓麽？」解珍，解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失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正说之间，只见小校报道：「段景住，石勇引将白胜来了。」宋江道：「白胜是与卢先锋一同失陷，他此来必是有异。」随即唤来帐下问时，段景住先说：「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涧边观望，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毡包滚将下来。我两个看时，看看滚到山脚下，却是一团毡衫，里面四围裹定，上用绳索紧拴。直到树边看时，里面却是白胜。」

白胜便道：「卢头领与小弟等十三人，正厮杀间，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不辨东南西北。只听得人语马嘶之声，卢头领便教只顾杀将入去。谁想深入重地，那里尽是四面高山，无计可出，又无粮

草接济，一行人马，实是艰难。卢头领差小弟从山顶上滚将下来，寻路报信。不想正撞著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发救兵前去接应，迟则诸将必然死了。」

宋江听罢，连夜点起军马，令解珍，解宝为头引路，望这大柏树，便是峪口。传令教马步军兵，拚力杀去，务要杀开峪口。人马行到天明，远远的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果然形如伞盖。当下解珍，解宝引著军马，杀到山前。峪口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两个兄弟争先出战。宋江军将要抢峪口，一齐向前。「豹子头」林冲飞马先到，正迎著贺拆，交马只两合，从肚皮上一枪搠著，把那贺拆搠於马下。步军头领，见马军先到赢了，一发都奔将入去。「黑旋风」李逵，手抡双斧，一迷里砍杀辽兵，背後便是「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引著牌手项充，李衮，并众多蛮牌，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著贺云，抢到马下，一斧砍断马脚，当时倒了，贺云落马。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辽兵正拥将来，却被樊瑞，鲍旭两下众牌手撞著。

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麽，只见狂风大起，就地生云，黑暗暗罩住山头，昏惨惨迷合谷口。正作用间，宋军中转过公孙胜来，在马上出宝剑在手，口中念不过数句，大喝一声道：「疾！」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马步三军众将向前，舍命拚杀辽兵。贺统军见作法不灵，敌军冲突得紧，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只见两军一齐混战，宋兵杀得辽兵东西逃窜。

马军追赶辽兵，步军便去扒开峪口。原来被这辽兵重重叠叠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出路。步军扒开峪口，杀进青石峪内。卢俊义见了宋江军马，皆称惭愧。宋江传令，教且休赶辽兵，收军回独鹿山，将息被困人马。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道：「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了兄弟性命！」宋江，卢俊义同吴用，公孙胜，并马回寨，将息三军，解甲暂歇。

次日，军师吴学究说道：「可乘此机会，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辽国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军马，且回蓟州权歇，宋江自领大小诸将军卒人等，离了独鹿山，前来攻打幽州。

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为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纳闷。又听得

探马报道：「宋江军马来打幽州。」番军越慌。众辽兵上城观望，见东北下一簇红旗，西北下一簇青旗，两彪军马奔幽州来，即报与贺统军。贺统军听得大惊，亲自上城来看时，认得是辽国来的旗号，心中大喜。来的红旗军马，尽写银字，这支军乃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胥庆，只有五千余人。这一支青旗军马，旗上都是金字，尽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将。原来那个番官，正受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姓李名集，呼为李金吾，乃李陵之後荫，袭金吾之爵。见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听得辽主折了城子，因此调兵前来助战。贺统军见了，使人去报两路军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後埋伏暂歇，待我军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来，左右掩杀。贺统军传报已了，遂引军兵出幽州迎敌。

宋江诸将已近幽州，吴用便道：「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敌，必有埋伏。我军可先分兵作三路而进：一路直往幽州进发，迎敌来军；两路如羽翼相似，左右护持。若有埋伏军起，便教这两路军去迎敌。」宋江便拨调关胜带宣赞，郝思文领兵在左，再调呼延灼带单廷，魏定国领兵在右，各领一万余人，从山後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军前来，迳往幽州进发。

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正迎著宋江军马。两军相对，林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不到五合，贺统军回马便走。宋江军马追赶，贺统军分兵两路，不入幽州，绕城而走。吴用在马上便叫：「休赶！」说犹未了，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已有关胜却好迎住；右边撞出李金吾来，又有呼延灼却好迎住。正来三路军马，逼住大战，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

贺统军情知辽兵不胜，欲回幽州时，撞过二将，接住便杀，乃是花荣，秦明，死战定。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又撞见：「双枪将」董平，又杀了一阵。转过南门，撞见朱仝，接著又杀一阵。贺统军不敢入城，撞条大路，望北而走。不提防前面撞著「镇三山」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走，不想肋窝里又撞出杨雄，石秀两步军头领，齐上把贺统军捻翻在肚皮上。宋万挺枪又赶将来。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那队辽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

真驸马，见统军队里，倒了帅字旗，军校漫散，情知不济，便引了这彪红旗军，从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战之间，不见了这红旗军，料道不济事，也引了这彪青旗军，望山後退去。

宋江见这三路军兵，尽皆退了，大驱人马，奔来夺取幽州。不动声色，一鼓而收。来到幽州城内，扎驻三军，便出榜安抚百姓。随即差人急往檀州报捷，请赵枢密移兵蓟州守把，就取这支水军头领，并船只，前来幽州听调，却教副先锋卢俊义分守霸州。前後共得了四个大郡。赵安抚见了来又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蓟霸二州，知会再差水军头领，收拾进发，准备水陆并进。

且说辽主升殿，会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太师褚坚，统军大将等众，当廷商议：「即自宋江侵夺边界，占了俺四座大郡，早晚必来侵犯皇城，燕京难保。贺统军弟兄三个已亡，汝等文武群臣，当国家多事之秋，如何处置？」有都统军兀颜光奏道：「狼主必忧！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领兵，往往被人阻挡，以致养成贼势，成此大祸。伏乞亲降圣旨，任臣选调军马，会合诸处军，克日兴师，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原夺城池。」狼主准奏，遂赐出明珠虎牌，金印「H」旨，黄钺白旄，朱皂盖，尽付与兀颜统军。「不问金枝玉叶，皇亲国戚，不拣是何军马，并听爱卿调遣。速便起兵，前征进！」

兀颜统军领了圣旨兵符，便下教场，会集诸多番将，传下将令，调遣诸处军马，前来策应。却才传令已罢，有统军长子兀颜延寿，直至演武亭上禀道：「父亲一面整点大军，孩儿先带数员猛将，会集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先到幽州，杀败这蛮子们八分。待父亲来时，瓮中捉鳖，一鼓扫清宋兵。不知父亲钧意如何？」兀颜统军道：「吾儿言见得是。与汝突骑五千，精兵二万，就做先锋，即便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火速飞报。」小将军欣然领了号令，整点三军，迳奔幽州来。正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悉。毕竟兀颜小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话说当时兀颜延寿将引二万余军马，会合了太真驸马，李金吾二将，共领三万五千番军，整顿枪刀弓箭，一应器械完备，摆布起身。早有探子来幽州城里，报知宋江。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辽兵累败，今次必选精兵猛将，前来厮杀，当以何策应之？」吴用道：「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待辽兵来，慢慢地挑战。他若无能，自然退去。」宋江随即调遣军马出城，离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势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宫八卦阵」势。

等候间，只见辽兵分做三队而来。兀颜小将军兵马是 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吾军是青旗：三军齐到。见宋江摆成阵势，那兀颜延寿在父亲手下，曾习得阵法，探知玄妙，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扎下营寨，自去中军，竖起云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宫八卦阵」势，下云梯来，冷笑不止。左右副将问道：「将军何故冷笑？」兀颜延寿道：「量他这个『九宫八卦阵』，谁不省得？他将此等阵势，瞒人不过。俺却惊他则个！」令众军擂三通画鼓，竖起将台。就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已了，下将台来。上马，令首将哨开阵势，亲到阵前，与宋江对话。那小将军怎生结束，但见：

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足穿四缝鹰嘴抹绿靴，腰系双环龙角黄 带。蚪螭吞旗打将鞭，霜雪裁锋杀人剑。左悬金画宝雕弓，右插银嵌狼牙箭。使一枝画杆方天戟，骑一匹铁脚枣骝马。

兀颜延寿勒马直到阵前，高声叫道：「你摆『九宫八卦阵』，待要瞒谁？你却识得俺的阵麽？」宋江听的番将要 阵法，叫军中竖起云梯。宋江，吴用，朱武上云梯观望了辽兵阵势，三队相连，左右相顾。朱武早已认得，对宋江道：「此『太乙三才阵』也。」宋江留下吴用同朱武在将台上，自下云梯来，上马出到阵前，挺鞭直指辽将，喝道：「量你这『太乙三才阵』，何足为奇！」兀颜小将军道：「你识吾阵，看俺变法，教汝不识。」勒马入中军，再上将台，把号旗招展，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此乃变作「河洛四象阵。」使人下云梯来，回覆宋江知了。兀颜小将军再出阵门，横戟问道：「还识俺阵否？」宋江答道：「此乃变出『河洛四象阵。』」那兀颜小将摇著头冷笑，再入阵中，上将台，把号旗左招右展，又变成阵势。吴用，朱

武在将台上看了。朱武道：「此乃变作『循环八卦阵』。」再使人报与宋江知道。那小将军再出阵前，高声问道：「还能识吾阵否？」宋江笑道：「料只是变出『循环八卦阵』，不足为奇！」

小将军听了，心中自忖道：「俺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来的，不期都被此人识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兀颜小将军再入阵中，下马上将台，将号旗招展，左右盘旋，变成个阵势：四边都无门路，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朱武再上云梯看了，对吴用说道：「此乃是武侯『八阵图』，藏了首尾，人皆不晓。」便著人请宋公明到阵中，上将台，看这阵法。「休欺负他！辽兵这等阵图，皆得传授。此四阵皆从一派传流下来，并无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环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变为『八阵图』：此是循环无比，绝高的阵法。」宋江下将台，上战马，直到阵前。小将军搦戟在手，勒马阵前，高声大叫：「能识俺阵否？」宋江喝道：「汝小将年幼学浅，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阵法，以为绝高。量这藏头八阵图法瞒谁？瞒吾大宋，小儿也瞒不过！」兀颜小将军道：「你虽识俺阵法，你且排一个奇异的阵势，瞒俺则个！」宋江喝道：「只俺这『九宫八卦阵』势，虽是浅薄，你敢打麼？」小将军大笑道：「量此等小阵，有何难哉！你军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这个小阵！」

且说兀颜小将军便传将令，教太真驸马，李金吾，各拨一千军，待俺打透阵势，便来策应。传令已罢，众军擂鼓。宋兵已传下将令，教军中整挡三通战鼓，门旗两开，放打阵的小将入来。那兀颜延寿带本部下二十来员牙将，一千披甲马军，用手一弄，当日属火，不从正南离位上来，带了军马，转过右边，从西方兑位上，荡开白旗，杀入阵内，後面的被弓箭手射住，止有一半军马入的去，其余都回本阵。

却说小将军走到阵里，便奔中军，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团团围住小将军。那兀颜延寿见了，惊的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阵里那得这等城子。便教四边且打通旧路，要杀出阵来。众军回头看时，白茫茫如银海相似，满地只听的水响，不见路径。小将军甚慌，引军杀投南门来，只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面滚，并不见一个军马。小将军那里敢出南门，刺斜里杀投东门来，只见带叶树木，连枝山柴，交横塞满地下，两边都是鹿角，无路可进。却转过北门来，又见黑气

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掌，如黑暗地狱相似。

那兀颜小将军在阵内，四门无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问怎生，只就这里死撞出去。」众军得令，齐声呐喊，杀将出去。旁边撞出一员大将，高声喝道：「孺子小将，走那里去！」兀颜小将军欲待来战，措手不及，脑门上早飞下一鞭来。那小将军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来拦住。只听得双鞭齐下，早把戟杆折做两段。急待挣扎，被那将军扑入怀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这兀颜小将军活捉过去，拦住後军，都喝下马来。众军黑天摸地，不辨东西，只得下马受降。住小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当时公孙胜在中军作法，见报捉了小将军，便收了法术，阵中仍复如旧，青天白日。

且说太真驸马并李金吾将军，各引兵一千，只等阵中消息，便要来策应；却不想不见些动静，不敢杀过来。宋江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那两军不降，更待何时？兀颜小将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群刀手簇出阵前。李金吾见了，一骑马，一条枪，直赶过来，要救兀颜延寿。却有「霹雳火」秦明正当前部，飞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军齐声呐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缓急差迟，被秦明当头一棍，连盔透顶，打的粉碎。李金吾颠下马来。太真驸马见李金吾输了，引军便回。宋江催兵掩杀，辽兵大败奔走。夺得战马三千余匹，旗剑戟，弃满川谷。宋江引兵迳望燕京进发，直欲长驱席卷，以复王封。

却说辽兵败残人马，逃回辽国，见了兀颜统军，禀说小将军去打宋兵阵势，被他活捉去了；其余牙将，尽皆归降；李金吾亦被他那里一棍打死；太真驸马逃得性命，不知去向。兀颜统军听了大惊，便道：「吾儿自小习学阵法，颇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阵势，捉了吾儿？」左右道：「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势，又无甚希奇。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临了，对俺小将军说道：『你识我九宫八卦阵，你敢来打麼？』俺小将军便领了千百骑马军，从西门打将入去，被他强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马，能勾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

兀颜统军道：「量这个『九宫八卦阵』，有甚难打，必是被他变了

阵势。」众军道：「俺们在将台上，望见他阵中，队伍不动，旗不改，只见上面一派黑云，罩定阵中。」兀颜统军道：「恁的必是妖术。吾不起军，这厮也来。若不取胜，吾当自刎！谁敢与吾作前部先锋，引兵前去？俺驱大队，随后便来。」帐前转过二将齐出，「某等两个，愿为前部。」一个是番官琼妖纳延，一个是燕京骁将，姓寇，双名镇远，兀颜统军大喜，便道：「你两个小心在意，与吾引一万军兵，作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吾引大军，随后便到。」

且不说琼寇二将起身，作先锋开路，却说兀颜统军，随即整点本部下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尽数出征。先说那十一曜大将：

「太阳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阴星」天寿公主答里孛，引女兵五千。

「罗□星」皇侄耶律得荣，引兵三千。

「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引兵三千。

「紫 星」皇侄耶律得忠，引兵三千。

「月孛星」皇侄耶律得信，引兵三千。

「东方青帝水星」大将只儿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仙文荣，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将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镇星土星」上将都统军兀颜光，总领各飞兵马首将五千，镇守中坛。兀颜统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

「角木蛟」孙忠

「亢金龙」张起

「氏土貉」刘仁

「房日兔」谢武

「心月狐」裴直

「尾火虎」顾永兴

「箕水豹」贾茂

「斗水獬」萧大观

「牛金牛」薛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虚日鼠」徐威
「危月燕」李益
「室火」祖兴
「璧水」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娄金狗」阿哩义
「胃土雉」高彪
「昂日鸡」顺受高
「毕月乌」国永泰
「觜火猴」潘异
「参水猿」周豹
「井水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景
「柳土獐」雷春
「星日马」卡君保
「张月鹿」李复
「翼火蛇」狄圣
「轸水蚓」班古儿

那兀颜光整点就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引起大队军马精兵二十余万，倾国而起，奉请狼主御驾亲征，有古风一篇为证：

羊角风旋天地黑，黄沙漠漠云阴涩。契丹兵动山岳摧，
万里乾坤皆失色。狂嘶骏马坐胡儿，跃溪超岭流星驰。
撓枪发光天狗吠，迷离毒雾奔群魑。宝雕弓挽乌龙脊，
雪刃霜刀映寒日。万片霞光锦带旗，千池荷叶青毡笠。
胡笳齐和天山歌，鼓声震起白骆驼。番王左右持绣斧，
统军前後挥金戈。绣斧金戈势相亚，打围一路无禾稼。
海青放起鸿鹄愁，豹子鸣时神鬼怕。幽州城下如沸波，
连营列骑精兵多。罡星天遣除妖，纷纷宿曜如予何。

且不说兀颜统军兴起大队之师，卷地而来。再说先锋琼寇二将，引一万人马，先来进兵。早有细作报与宋江，这场厮杀不小。宋江听了大惊，传下将令，一面教取卢俊义部下尽数军马，一面又取檀州，

蓟州旧有人员，都来听调。就请赵枢密前来监战。再要水军头目，将带水手人员，尽数登岸，都到霸州取齐，陆路进发。

水军头领护持赵枢密在後而来，应有军马，尽在幽州。宋江等接见赵枢密，参拜已罢，赵枢密道：「将军如此劳神，国之柱石，名传万载。下官回朝，於天子前必当重保。」宋江答道：「无能小将，不足挂齿。上托天子洪福，下赖元帅虎威，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细人报来就里，闻知辽国兀颜统军，起二十万军马，倾国而来。兴亡胜败，决此一战。持请枢相另立营寨，於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施犬马之劳，与众弟兄并力向前，决此一战。」赵枢密道：「将军善觑方便。」

宋江遂辞了赵枢密，与同卢俊义引起大兵，转过幽州地面所属永清县界，把军马屯扎，下了营寨；聚集诸将头领，上帐同坐，商议军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颜统军亲引辽兵，倾国而来，决非小可！死生胜负，在此一战！汝等众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达朝廷，天子恩赏，必当共享。」众皆起身，都道：「兄长之命，谁敢不依！」正商议间，小校报来，有辽国使人下战书来。宋江教唤至帐下，将书呈上。宋江拆书看了，乃是辽国兀颜统军帐前先锋使琼寇二将军，统前部兵马，相期来日决战。宋江就批书尾，回示来日决战，叫与来使酒食，放回本寨。

此时秋尽冬来，军披重铠，马挂皮甲，尽皆得时。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尽数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果与辽兵相迎。遥望旗影里，闪出两员先锋旗号来。战鼓喧天，门旗开处，那个琼先锋当先出马。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鱼尾卷云鬓铁冠；披挂龙鳞傲霜嵌缝铠；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足穿抹绿鹰嘴金线靴；腰悬链银竹节熟钢鞭。左挂硬弓，右悬长箭。马跨越岭巴山兽，枪把翻江搅海龙。

当下那个琼妖纳延，横枪跃马，立在阵前。宋江在门旗下看了琼先锋如此英雄，便问：「谁与此将交战？」当下「九纹龙」史进提刀跃马，出来与琼将军挑。战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到三十二合，史进一刀却砍个空，吃了一惊，拨回马望本阵便走。琼先锋纵马赶来。宋兵阵上「小李广」花荣正在宋江背後，见输了史进，便拈起弓，搭

上箭，把马挨出阵前，觑得来马较近，飏的只一箭，正中琼先锋面门，翻身落马。史进听得背後坠马，霍地回身，复上一刀，结果了琼妖纳延。

那寇先锋望见砍了琼先锋，怒从心起，跃马提枪，直出阵前，高声大骂：「贼将怎敢暗算吾兄！」当有「病尉迟」孙立飞马直出，迳来奔寇镇远。军中战鼓喧天，耳畔喊声不绝。那孙立的金枪，神出鬼没。寇先锋不过二十余合，勒回马便走；不敢回阵，恐怕撞动了阵脚，绕阵东北而走。孙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纵马赶去。寇先锋去得远了，孙立在马上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看寇先锋後心较亲，只一箭，那寇将军听的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孙立见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锋冷笑道：「这厮卖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里，自把枪带在了事环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扭过身来，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孙立早已偷眼见了，在马上左来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後便倒，那枝箭从身上飞过去了。这马收勒不住，只顾跑来。

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孙立倒在马上。寇先锋想道：「必是中了！」原来孙立两腿有力，夹住宝铠，倒在马上，故作如此，却不坠下马来。寇先锋勒转马，要来捉孙立。两个马头，却好相迎著，隔不的丈尺来去，孙立却跳将起来，大喝一声。寇先锋吃了一惊，便回道：「你只躲得我箭，须躲不得我枪。」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搠来，孙立挺起胸脯，受他一枪。枪尖到甲，略侧一侧，那枪从肋窝里放将过去。那寇将军却扑入怀里来。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削去了半个天灵骨。那寇将军做了半世番官，死於孙立之手，尸骸落於马前。孙立提枪回来阵前。宋江大纵三军，掩过对阵来。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各自逃生。

宋江正赶之间，听的前面连珠炮响，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先引一枝军卒人马，把住水口。差花荣，秦明，吕方，郭盛骑马上山顶望时，只见垓垓攘攘，番军人马，盖地而来。正是鸣□如雷奔卢骑，扬尘若雾涌胡兵。毕竟来的番军是何处人马，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话说当时宋江在高阜处，看了辽兵势大，慌忙回马来到本阵，且教将军马退回永清山口屯扎。便就帐中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商议道：「今日虽是赢了他一阵，损了他两个先锋，我上高阜处观望辽兵，其势浩大，漫天遍地而来，此乃是大队番军人马。来日必用与他大战交锋，恐寡不敌众，如之奈何？」吴用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敌众。昔晋谢玄五万人马，战退苻坚百万雄兵，先锋何为惧哉！可传令与三军众将，来日务要旗 严整，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深栽鹿角， 守营寨，壕堑齐备，军器并施，整顿云梯炮石之类，预先伺候。还只摆『九宫八卦阵』势。如若他来打阵，依次而起，纵他有百万之众，安敢冲突？」

宋江道：「军师言之甚妙。」随即传令已毕，诸将三军，尽皆听令。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县界，即将军马摆开阵势，扎下营寨。前面摆列马车，还是虎军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关胜居左，林 居右；东南索超，东北徐宁，西南董平，西北杨志。宋江守领中军；其余众将，各依旧职；後面步军，另做一阵在後，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三个为主。数万之中，都是能征惯战之将，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厮杀。阵势已定，专候番军。

不多时，望望辽兵远远而来。前面六队番军人马，每队各有五百，左设三队，右设三队，循环往来，其势不定。此六队游兵，又号「哨路」，又号「压阵」。次後大队盖地来时，前军尽是 纛旗，一代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顶黑盔，身按玄甲，上穿 袍，坐骑乌马。手中一般军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上将，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头披青丝细发，黄抹额紧束金箍；身穿秃袖 袍，乌油甲密铺银铠。足跨一匹乌骓千里马，手擎一口黑柄三尖刀。乃是番将曲利出清，引三千披发黑甲人马，按「北辰五 星君」。旗下军兵，不计其数。正是冻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

左军尽是青龙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

大将。怎生打扮？头戴四缝盔，身披柳叶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马。手一般军器，正按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东方苍龙木星」。怎生打扮？头戴狮子盔，身披狻猊铠，堆翠绣青袍，缕金碧玉带。手中月斧金丝杆，身坐龙驹玉块青。乃是番将只见拂郎，引三千青色宝人马，按「东震九星君」。青旗下左右围绕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翠色点开黄道路，青霞截断紫云根。

右军尽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水磨盔，身披烂银铠，上穿素罗袍，坐骑雪白马。各拿伏手军器，正按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头顶兜鍪凤翅盔，身披花银双甲，腰间玉带迸寒光，称体素袍飞雪练。骑一匹照夜玉狻猊马，使一枝纯钢银枣槊。乃是番将乌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旗人马，按「西兑七星君」。白旗下前後护御军兵，不计其数。正似征驼卷尽阴山雪，番将斜披玉井冰。

後军尽是绯红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偷心朱红漆箕，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红锁甲现鱼鳞，冲阵龙驹名赤兔。各伏手军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头顶著绛冠，朱纓粲烂；身穿绯红袍，茜色光辉。甲披一片红霞，靴刺数条花缝。腰间宝带红，臂挂硬弓长箭。手持八尺火龙刀，坐骑一匹胭脂马。乃是番将洞仙文荣，引三千红罗宝人马，按「南离三星君」。红旗下朱纓衣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离宫走却六丁神，霹雳震开三昧火。

阵前左有一队五千猛兵人马，尽是金缕弁冠，镀金铜甲，绯袍朱纓，火焰红旗，鞍赤马，簇拥著一员大将。头戴簇芙蓉如意缕金冠，身披结连环兽面锁子黄金甲，猩红烈火绣花袍，碧玉嵌金七宝带。使两口日月双刀，骑一匹五明赤马。乃是辽国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阳星君」。正似金乌拥出扶桑国，火伞初离东海洋。

阵前右设一队五千女兵人马，尽是银花弁冠，银锁甲，素袍素纓，白旗白马，银杆刀枪，簇拥著一员女将。金凤钗对插青丝，红抹

额乱铺珠翠，云肩巧衬锦裙，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靴金蹬稳，翩翩翠袖玉鞭轻。使一口七星宝剑，骑一匹银骠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答里孛，按上界「太阴星君。」正似玉兔团团离海角，冰轮皎皎照瑶台。

两队阵中，团团一遭，尽是黄旗，簇簇军将，尽骑黄马，都披金甲。衬甲袍起一片黄云，绣包巾散半天黄雾。黄军队中，有军马大将四员，各领兵三千，分於四角。每角上一员大将，团团守护。东南一员大将，青袍金甲，手持宝枪，坐骑粉青马，立於阵前，按上界「罗口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荣。西南一员大将，紫袍银甲。使一口宝刀，坐骑海骠马，立於阵前，按上界「计都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华。东北一员大将，绿袍银甲，手执方天画戟，坐骑五明黄马，立於阵前，按上界「紫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忠。西北一员大将，白袍铜甲，手仗七星宝剑，坐骑踢云乌骠马，立於阵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信。

黄军阵内，簇拥著一员上将，左有执青旗，右有持白钺，前有擎朱旗，後有张盖。周旗号，按二十四气，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明分阴阳左右，暗合璇玑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员上将，使一枝朱红画杆方天戟。怎生打扮？头戴七宝紫金冠，身穿龟背黄金甲，西川红锦绣花袍，蓝田美玉玲珑带。左悬金画铁胎弓，右带凤翎铜子箭。足穿鹰嘴云根靴，坐骑铁脊银马。锦雕鞍稳踏金蹬，紫丝缰牢绊山桥。腰间挂剑驱番将，手内挥鞭统大军。这簇军马，光辉四边，浑如金色，按上界「中宫土星一天君」，乃是辽国都统军大元帅兀颜光。

黄旗之後，中军是凤辇龙车。前後左右，七重剑戟枪刀围绕。九重之内，又有三十六对黄巾力士，推捧车驾。前有九骑金鞍骏马驾辕，後有八对锦衣卫士随阵。辇上中间，坐著辽国狼主：头戴冲天唐巾，身穿九龙黄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穿朱履朝靴。左右两个大臣：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各带貂蝉冠，火裙朱服，紫绶金章，象简玉带。龙床两边，金童玉女，执简捧香。龙车前後左右两边，簇拥护驾天兵。辽国狼主，自按上界「北极紫微大帝」，总领镇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辅」「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离乾位，万

象森罗降世间。有诗为证：

宿曜随宜列八方，更将土德镇中央。胡人从不关天象，
何事纷纷渎上苍？

那辽国番军摆列天阵已定，正如鸡卵之形，似覆盆之状，旗排四角，枪摆八方，循环无定，进退有则。宋江看见，便教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就中军竖起云梯将台，引吴用，朱武上台观望。宋江看了，惊讶不已。朱武看了，认得是天阵，便对宋江，吴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阵』也！」宋江问道：「如何攻击？」朱武道：「此天阵变化无穷，机关莫测，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开阵势，如何得他军退？」吴用道：「急切不知他阵内虚实，如何便去打得？」

正商议间，兀颜统军在中军传令，今日属金，可差「亢金龙」张起，「牛金牛」薛雄，「娄金狗」阿里义，「鬼金羊」王景四将，跟随「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离阵攻打宋兵。宋江众将在阵前，望见对阵右军七门，或开或闭；军中雷响，阵势团团；那引军旗在阵内自东转北，北转西，西投南。朱武见了，在马上道：「此乃是天盘左旋之象。今日属金，天盘左动，必有兵来。」说犹未了，五炮齐响，早是对阵踊出军来。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动五队军马，卷杀过来，势如山倒，力不可当。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大队压住阵脚，辽兵两面夹攻，宋江大败，急忙退兵，回到本寨，辽兵也不来追赶。点视军中头领，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著炮，石勇著枪，中伤军卒，不计其数。随即发付上车，去後寨令安道全医治。宋江教前军下了铁蒺藜，深栽鹿角，坚守寨门。

宋江在中军纳闷，与卢俊义等商议：「今日折了一阵，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战，必来攻打。」卢俊义道：「来日著两路军马，撞住他那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那厮正北七门；却教步军从中间打将入去，且看里面虚实如何？」宋江道：「也是。」次日便依卢俊义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阵前准备，大开寨门，引兵前进。遥望辽兵不远，六队压阵辽兵，远探将来。

宋江便差关胜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辽兵。大队前进，与辽兵相接，宋江再差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朱仝在右：两队军兵，来撞旗七门。果然撞开旗

阵势，杀散旗人马，正北七座旗门，队伍不整。宋江阵中，却转过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将带应有步军头目，撞杀入去。「混天阵」，内只听四面炮响，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撞杀将来。宋江军马，抵挡不住，转身便走；後面架隔不定，大败奔走。退回原寨。急点军时，折其大半。杜迁，宋万，又带重伤。於内不见了「黑旋风」李逵。原来李逵杀得性起，只顾砍入他阵里去，被他挠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听得，心中纳闷。传令教先送杜迁，宋万去後寨，令安道全调治；带伤马匹，叫牵去与皇甫端料理。

宋江又是吴用等商议：「今日又折了李逵，输了这一阵，似此怎生奈何？」吴用道：「前日我这里活捉的他那个小将军，是兀颜统军的孩儿，正好与他打换。」宋江道：「这番换了，後来倘若折将，何以解救？」吴用道：「兄长何故执迷，且顾眼下。」说犹未了，小校来报，有辽将遣使到来打话。宋江唤入中军，那番官来与宋江厮见说道：「俺奉元帅将令，今日拿得你的一个头目，到俺总兵面前，不肯杀害，好生与他酒肉，管待在那里。统军要送来与你，换他孩儿小将军还他；如是将军肯时，便送那个头目来还。」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将军来到阵前，两相交换。」番官领了宋江言语，上马去了。宋江再与吴用商议道：「我等无计破他阵势，不若取将小将军来，就这里解和这阵，两边各自罢战。」吴用道：「且将军马暂歇，别生良策，再来破敌，未为晚矣。」到晓，差人星夜去取兀颜小将军来，也差个人直往兀颜统军处，说知就里。

且说兀颜统军，正在帐中坐地，小军来报，宋先锋使人来打话。统军传令，教唤入来。到帐前，见了兀颜统军，说道：「俺的宋先锋拜意统军麾下：今送小将军回来，换俺这个头目。即今天气严寒，军士劳苦，两边权且罢战，待来春别作商议，俱免人马冻伤。请统军将令。」兀颜统军听了大喝道：「无智辱子，被汝生擒，纵使得活，有何面目见咱？不用相换，便拿下替俺斩了。若要罢战权歇，教你宋江束手来降，免汝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声「退去！」使者飞马回寨，将这话诉与宋江。宋江慌道，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带了兀颜小将军，直抵前军，隔阵大叫：「可放

过俺的头目来，我还你小将军。不罢战不妨，自与你对阵厮杀。」只见辽兵阵中，无移时，把李逵一骑马送出阵前来。这里也牵一匹马，送兀颜小将军出阵去。两家如此，一言为定。两边一齐同收同放：李将军回寨，小将军也骑马过去了。当日两边，都不厮杀。宋江退兵回寨，且与李逵贺喜。

宋江在帐中与诸将相议道：「辽兵势大，无计可破，使我忧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来日，可分十队军马：两路去当压阵军兵，八路一齐撞击，决此一战。」宋江道：「全靠你等众弟兄同心戮力，来日必行。」吴用道：「两番撞击不动，不如守等他来交战。」宋江道：「等他来，也不是良法。只是众弟兄当以力敌，岂有连败之理！」当日传令，次早拔寨起军，分作十队，飞抢前去。两路先截住后背压阵军兵；八路军马更不打话，呐喊摇旗，撞入「混天阵」去。听的里面雷声高举，四七二十八门，一齐分开，变作「一字长蛇」之阵，便杀出。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急令回军，大败而走，旗枪不整，金鼓偏斜。速退回来，到得本寨，於路损折军马数多。宋江传令，教军将紧守山口寨栅，深掘濠堑，牢栽鹿角，坚闭不出，且过冬寒。

却说副枢密赵安抚，累次申达文书赴京，奏请索取衣袄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此人文武双全，满朝钦钦，将带京师一万余人，起差民夫车辆，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就行催并军将，向前交战，早奏凯歌。王文斌领了圣旨文书，将带随行军器，拴束衣甲鞍马，催伸人夫军马，起运车杖出东京，望陈桥驿进发。监押著一二百辆车子，上插黄旗，书「御赐衣袄，」迤迤前进。经过去处，自有官司供给口粮。在路非则一日，来到边庭，参见了赵枢密，呈上中书省公文。

赵安抚看了大喜道：「将军来的正好，目今宋先锋被辽国兀颜统军，把兵马摆成「混天」阵势连输了数阵；头目人等，中伤者多，现今发在此间将养，令安道全医治。宋先锋扎寨在永清县地方，并不敢出战，好生纳闷。」王文斌禀道：「朝廷因此就差某来，催并军士向前，早要取胜。今日既然累败，王某回京师，见省院官，难以回奏。文斌不才，自幼颇读兵书，略晓些阵法，就到军前，略施小策，愿决一阵，与宋先锋分忧。未知枢相钧命若何？」赵枢密大喜，置酒宴赏，就军

中犒劳押车人夫；就教王文斌转运衣袄，解付宋江军前给散。赵安抚先使人报知宋先锋去了。

且说宋江在中军帐中纳闷，闻知赵枢密使人来，转报东京差教头郑州团练使王文斌，押送衣袄五十万领，就来军前催并进兵。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马，请入帐内，把酒接风。数杯酒後，询问缘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上，托天子洪福，得了四个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番邦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兵屯二十万，整整齐齐，按周天星象，请启狼主御驾亲征。宋江连败数阵，无计可施，屯驻不敢轻动。今幸得将军降临，愿赐指教。」王文斌道：「量这个『混天阵』，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同到军前一观，别有主见。」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将衣袄给散军将，众人穿罢，望南谢恩。当日中军置酒，殷勤管待，就行赏劳三军。

来日结束，五军都起。王文斌取过带来的头盔衣甲，全副披挂上马，都到阵前。对阵辽兵望见宋兵出战，报入中军。金鼓齐鸣，喊声大举，六队战马哨出阵来。宋江分兵杀退。王文斌上将台亲自看一回，下云梯来说道：「这个阵势，也只如常，不见有甚惊人之处。」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识，且图诈人要誉，便叫前军擂鼓搦战；对阵番军，也挝鼓鸣金。宋江立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党，敢出来挑战麼？」说犹未了，黑旗队里，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将。那番官披头散发，黄罗抹额，衬著金箍乌油铠甲，秃袖袍，骑匹乌骓马，挺三尖刀，直临阵前；背後牙将，不计其数。引军旗上书银字，大将曲利出清，跃马阵前搦战。

王文斌寻思道：「我不就这里显扬本事，再於何处施逞？」便挺枪跃马出阵，与番官更不打话，骤马相交。王文斌挺枪便搦，番将舞刀来迎。不到二十余合，番将回身便走。王文斌见了，便骤马飞枪，直赶将去。原来番将不输，特地要卖个破绽，漏他来赶。番将轮起刀，觑著王文斌较亲，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死於马下。宋江见了，急叫收军。那辽兵撞掩过来，又折了一阵，慌慌忙忙，收拾还寨。众多军将，看见立马斩了王文斌，面面厮觑，俱各骇然。宋江回到寨中，动纸文书，申覆赵枢密，说王文斌自愿出战身死。发付带来人伴回京。赵枢密听知此事，辗转忧闷，甚是烦恼，

只得写了申呈奏本，关会省院打发来的人伴回京去了。有诗为证：

赵括徒能读父书，文斌殒命又何愚。平时夸口千人有，
临阵成功一个无。

且说宋江自在寨中纳闷，百般寻思，无计可施，怎生破得辽兵，寝食俱废，梦寐不安。是夜严冬，天气甚冷，宋江闭上帐房，秉烛沉吟闷坐。时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隐几而卧；觉道寨中狂风忽起，冷气侵人。宋江起身，见一青衣女童，向前打个稽首。宋江便问：「童子自何而来？」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请将军，便烦移步。」宋江道：「娘娘现在何处？」童子指道：「离此间不远。」宋江遂随童子出得帐房，但见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风细细，瑞霭飘飘，有如二三月间天气。行不过三二里多路，见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栏隐隐；两边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阑干，转过石桥，朱红棂星门一座。仰观四面，萧墙粉壁，画栋雕梁，金钉朱户，碧瓦重檐，四边帘卷虾须，正面横龟背。女童引宋江从左廊下而进，到东向一个阁子前。推开朱户，教宋江里面少坐。举目望时，四面云 寂静，霞彩满阶，天花缤纷，异香缭绕。

童子进去，复又出来传旨道：「娘娘有请，星主便行。」宋江坐未暖席，即时起身；又见外面两个仙女入来，头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缕绛绡衣，与宋江施礼。宋江不敢仰视。那两个仙女道：「将军何故作谦？娘娘更衣便出，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便请同行。」宋江唯然而行，听的殿上金钟声响，玉磬音鸣。青衣迎请宋江上殿。二仙女前进，引宋江自东阶而上，行至珠帘之前。宋江只听的帘内玎 ，隐隐玉佩锵锵。青衣请宋江入帘内，跪在香案之前。举目观望殿上，祥云霭霭，紫雾腾腾，正面九龙 上，坐著九天玄女娘娘。头戴九龙飞凤冠，身穿七宝龙凤绛绡衣，腰系山河日月裙，足穿云霞珍珠履，手执无瑕白玉 。两边侍从女仙，约有三二十个。

玄女娘娘与宋江曰：「吾传天书与汝，不觉又早数年矣！」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今宋天子令汝破辽，胜负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未尝轻慢，泄漏於人。今奉天子命破辽，不期被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累败数次。臣无计可施，正在危急之际。」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阵法否？」宋江

再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晓其法，望乞娘娘赐教。」

玄女娘娘曰：「此阵之法，聚阳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且如前面 旗军马内设水星，按上界『北方五 辰星。』你宋兵中，可选大将七员，黄旗黄甲，黄衣黄马，撞破辽兵 旗七门。续後命猛将一员，身披黄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克水之义也。却以白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左边青旗军阵，此乃金克木之义也。却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右边白旗军阵，此乃火克金之义也。却以 旗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後军红旗军阵，此乃水克火之义也。却命一枝青旗军马，选将九员，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此乃木克土之义也。再选两枝军马，命一枝绣旗花袍军马，扮作『罗□』，独破辽兵『太阳』军阵。命一枝素旗银甲军马，扮作『计都』，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二十四部雷车，按二十四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中军。令公孙胜布起风雷天罡正法，迳奔入辽主驾前。可行此计，足取全胜。日间不可行兵，须是夜黑可进。汝当亲自领兵，掌握中军，催动人马，一鼓成功。吾之所言，汝当秘受。保国安民，勿生退悔。天凡有限，从此永别。他日琼楼金阙，别当重会。汝宜速还，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献茶，宋江吃罢，令青衣即送星主还寨。

宋江再拜，恳谢娘娘，出离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从西阶而出，转过棂星红门，再登旧路。才过石桥松径，青衣用手指道：「辽兵在那里，汝当破之！」宋江回顾，青衣用手一推，猛然惊觉，就帐中做了一梦。

静听军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内，宋江道：「军师有计破『混天阵』否？」吴学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梦玄女娘娘传与秘诀。寻思定了，特请军师商议，可以会集诸将，分拨行事。」正是动达天机施妙策，摆开星斗破迷关。毕竟宋江怎生打阵，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话说当下宋江梦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请军师吴用计议定了，申禀赵枢密。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都用画板铁叶钉成，下装油柴，上安火炮，连更晓夜，催并完成。商议打阵，会集诸将人马，宋江传令，各各分派：便点按「中央戊己土」黄袍军马，战辽国「水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左右撞破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麟，穆春；再点按「西方庚辛金」白袍军马，战辽国「木星」阵内，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左右撞破青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战辽国「金星」阵内，差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刘唐，雷横，单廷珪，魏定国，周通，龚旺，丁得孙；再点按「北方壬癸水」黑袍军马，战辽国「火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杨志，索超，韩滔，彭玘，孔明，邹渊，邹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战辽国「土星」主将阵内，差大将一员，「大刀」关胜，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差副将八员，花荣，张清，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绣旗花袍军，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差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隆，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银甲军，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差大将七员，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青，蔡庆；再差打中军一枝悍勇人马，直擒辽主，差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盛，解珍，解宝；再遣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其余水军头领，并应有人员尽到阵前协助破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分拨人员，仍排「九宫八卦阵」势。宋江传令已罢，众将各各遵依；一面建造雷车已了，装载法物，推到阵前。正是计就惊天地，谋成破鬼神。

且说兀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差遣压阵军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连日制造完备，选定日期，是晚起身，来与辽兵相接。一字儿摆开阵势，前面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待天色傍晚。黄昏左侧，只见朔风凜凜，彤云密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众军人等，断芦为笛，衔於口中，□哨为号。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

留黄袍军摆在阵前。这分出四路军马，赶杀哨路番军，绕阵脚而走，杀投北去。

初更左侧，宋江军中连珠炮响。呼延灼打开阵门，杀入後军，直取「火星」。关胜随即杀入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直取「木星」。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直取「金星」。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直取「水星」。公孙胜在军中仗剑作法踏罡步斗，引起五雷。是夜南风大作，吹得树梢垂地，走石飞沙。一齐点起二十四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引五百牌手，悍勇军兵，护送雷车，推入辽军阵内。「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车。「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枝军马，随著雷车，直著雷车，直奔中军。你我自去寻队厮杀。是夜雷车火起，空中霹雳交加，端的是杀得星移斗转，日月无光，鬼哭神号，人兵撩乱。

且说兀颜统军，正在中军遣将，只听得四下里喊大振，四面厮杀。急上马时，雷车已到中军，烈焰涨天，炮声震地，关胜一枝军马，早到帐前。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与关胜大战。怎禁「没羽箭」张清，取石子望空中乱打，打的四边牙将，中伤者多逃命散走。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纵马横刀，乱杀军将。兀颜统军见身畔没了羽翼，拨回马望北而走，关胜飞马紧追。正是饶君走上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

花荣在背後见兀颜统军输了，一骑马也追将来，急拈弓搭箭，将兀颜统军射将去。那箭正中兀颜统军後心，听的铮地一声，火光迸散，正射在护心镜上。却待再射，关胜赶上，提起青龙刀，当头便砍。那兀颜统军披著三重铠甲：贴里一层连环铜铁铠，中间一重海兽皮甲，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关胜那一刀砍过，只透的两层。再复一刀，兀颜统军就刀影里闪过，勒马挺方天戟来迎。两个又战了三五合，花荣赶上，觑兀颜统军面门，又放一箭。兀颜统军急躲，那枝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兀颜统军急走，张清飞马赶上，拈起石子，望头脸上便打。石子飞去，打的兀颜统军扑在马上，拖著画戟而走。关胜赶上，再狠一刀。那青龙刀落处，把兀颜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著，颠下马去。花荣抢到，先换了那匹好马。张清赶来，再复一枪，可怜兀颜统军，

一世豪杰，一柄刀，一条枪，结果了性命。有诗为证：

李靖「六花」人亦识，孔明「八卦」世应知。「混天」

只想无人敌，也有神机打破时。

却说鲁智深引著武松等六员头领，众将纳声喊，杀入辽兵「太阳」阵内。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断马头，倒撞下马来；揪住头发，一刀取了首级，杀散「太阳」阵势。鲁智深道：「他们再去中军，拿了辽主，便是了事也！」

且说辽兵「太阴」阵中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慌忙整顿军器上马，引女兵伺候。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纵马引著顾大嫂等六员头领，杀入帐来，正与天寿公主交锋。两个 无数合，「一丈青」放开双刀，抢入公主怀内，劈胸揪住。两个在马上纽做一团，绞做一块。王矮虎赶上，活捉了天寿公主。顾大嫂，孙二娘在阵里杀散女兵；孙新，张青，蔡庆在外面夹攻。可怜玉叶金枝女，却作归降被缚人。

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解珍，解宝先把帅字旗砍翻，乱杀番兵番将。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紧护辽国狼主銮驾，往北而走。阵内「罗□」，「月孛」二皇侄，俱被刺死於马下；「计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紫」皇侄，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围住，直杀到四更方息，杀的辽兵二十余万，七损八伤。

将及天明，诸将都回。宋江鸣金收军下寨，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各自献功。「一丈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卢俊义献「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朱仝献「水星」曲利出清；欧鹏，邓飞、马麟献「斗水獬」萧大观；杨林，陈达献「心月狐」裴直；单廷，魏定国献「胃土雉」高彪；韩滔，彭 献「柳土獐」雷春，「翼火蛇」狄圣；诸将献首级，不计其数。宋江将生擒八将，尽行解赴赵枢密中军收禁。所得马匹，就行 拨各将骑坐。

且说辽国狼主，慌速退入燕京，急传旨意，坚闭四门，紧守城池，不出对敌。宋江知得辽主退回燕京，便教军马拔寨都起，直追至城下，团团围住。令人请赵枢密，直至後营监临打城。宋江传令，教就燕京城外，团团竖起云梯炮石，扎下寨栅，准备打城。

辽国狼主心慌，会集群臣商议，都道：「事在危急，莫若归降大

宋，此为上计。」辽王遂从众议。於是城上早竖起降旗，差人来宋营求告：「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国。」宋江引著来人，直到後营，拜见赵枢密，通说投降一节。赵枢密听了道：「此乃国家大事，须用取自上裁，我未敢擅便主张。你辽国有心投降，可差的当大臣，亲赴东京，朝见天子。圣旨准你辽国皈依表文，降诏赦罪，方敢退兵罢战。」

来人领了这话，便入城回复狼主。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时，有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曰：「目今本国兵微将寡，人马皆无，如何迎敌？论臣愚意，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许以厚贿。一面令其住兵停战；一面收拾礼物，迳往东京，投买省院诸官，令其於天子之前，善言启奏，别作宛转。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买其请和，必降诏赦，收兵罢战。」狼主准奏。

次日，丞相褚坚出城来，直到宋先锋寨中。宋江接至帐上，便问来意如何。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然後许宋先锋金帛玩好之物。宋江听了，说与丞相褚坚道：「俺连日攻城，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一发斩草除根，免了萌芽再发。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以此停兵罢战。出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此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汝今以贿赂相许，觑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褚坚惶恐。宋江又道：「容你修表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动，待汝速去快来。汝勿迟滞！」

褚坚拜谢了宋先锋，作别出寨，上马回燕京，来奏知国主。众大臣商议已定，次日辽国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银宝贝，彩绘珍珠，装载上车，差丞相褚坚，并同番官一十五员，前往京师。鞍马三十余骑，修下请罪表章一道，离了燕京，到宋江寨内，参见了宋江。宋江引褚坚来见赵枢密，说知此事：辽国今差丞相褚坚，亲往京师朝见，告罪投降。赵枢密留住褚坚，以礼相待；自来与宋先锋商议，亦动文书，申达天子。就差柴进，萧让 奏，就带行军公文，关会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坚，前往东京。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师，便将十车进奉金宝礼物，车仗人马，於馆驿内安下。柴进，萧让， 捧行车公文，先去省院下了，禀说道：「即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狼主，

於城上竖起降旗，今遣丞相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旨。」省院官说道：「你且与他馆驿内权时安歇，待俺这里从长计议。」

此时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并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说辽国丞相褚坚并众人先寻门路，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後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各各先以门路，馈送礼物诸官已了。次日早朝，百官朝贺拜舞已毕，枢密使童贯出班奏曰：「有先锋使宋江杀退辽兵，直至燕京，围住城池攻击，旦夕可破。今有辽主早竖降旗，情愿投降，遣使丞相褚坚，奉表称臣，纳降请罪，告赦讲和，求H退兵罢战，情愿年年进奉，不敢有违。伏乞圣监。」天子曰：「以此讲和，休兵罢战，汝等众卿，如何计议？」傍有太师蔡京出班奏曰：「臣等众官，俱各计议：自古及今，四夷未尝尽灭。臣等愚意，可存辽国，作北方之屏障；年年进纳岁币，於国有益。合准投降请罪，休兵罢战，诏回军马，以护京师。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圣裁。」天子准奏，传圣旨，令辽国来使面君。当有殿头官传令，宣褚坚等一行来使，都到金殿之下，扬尘拜舞，顿首三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开。宣表学士高声读道：

辽国主，臣耶律辉顿首顿首，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漠，长在番邦，不通圣贤之经，罔究纲常之礼。诈文伪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赂贪财，前後悉鼠目獐头之辈。小臣昏昧，屯众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讨罪；妄驱土马，动劳王室兴师。量蝼蚁安足撼泰山，想众水必然归大海。今特遣使臣褚坚冒於天威，纳土请罪。倘蒙圣上怜悯蕞尔之微生，不废祖宗之遗业，赦其旧过，开以新图，退守戎狄之番邦，永作天朝之屏障，老老幼幼，真获再生，子子孙孙，久远感戴。进纳岁币，誓不敢违！臣等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谨上表以闻。

宣和四年冬月 日辽国主臣耶律辉 表

徽宗天子御览表文已毕，阶下群臣，称贺天子，命取御酒，以赐来使。丞相褚坚等便取金帛岁币，进在朝前。天子命宝藏库收讫，仍另纳下每年岁币牛马等物。天子回赐段正表里，光禄寺赐宴；H令丞

相褚坚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来降诏。褚坚等谢恩，拜辞出朝，且归馆驿。

是日朝散，褚坚又令人再於各官门下，重打关节。蔡京力许，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坚谢了太师，自回辽国去了。

却说蔡太师，次日引百官入朝启奏降诏，回下辽国。天子准奏，急'H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尉宿元景 掣丹诏，直往辽国开读。另'H赵枢密令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天子退朝，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诸官，都到宿太尉府，约日送行。

再说宿太尉领了诏'H，不敢久停，准备轿马从人，辞了天子，别了省院诸官，就同柴进，萧让，同上辽邦，出京师，望陈桥驿投边塞进发。在路行时，正值严冬之月，彤云密布，瑞雪平铺，粉塑千林，银装万里。宿太尉一行人马，冒雪 风，迤迤前进。雪霁未消，渐临边塞。柴进，萧让先使哨马报知赵枢密，前去通报宋先锋。宋江见哨马飞报，便携酒礼，引众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著宿太尉，相见已毕，把了接风酒，各官俱喜。请至寨中，设筵相待，同议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说省院等官，蔡京，童贯，高俅，杨戩，俱各受了辽国贿赂，於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诏回军马，守备京师。

宋江听了叹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宿太尉道：「先锋休忧！元景回朝，天子前必当重保。」赵枢密又道：「放著下官为证，怎肯教虚费了将军大功！」宋江禀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若得枢相肯做主张，深感厚德。」当日饮宴，众皆欢喜，至晚方散；随即差人一面报知辽国，准备接诏。

次日，宋江拨十员大将，护送宿太尉进辽国颁诏，都是锦袍金甲，戎装革带。那十员上将：关胜，林 ，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应，柴进，吕方，郭盛，引领马步军三千，护持太尉，前遮後拥，摆布入城。燕京百姓，有数百年不见中国军容，闻知太尉到来，尽皆欢喜，排门香花灯烛。辽主亲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马，出南门迎接诏旨，直至金銮殿上。十员大将，立於左右。宿太尉立於龙亭之左。国主同百官，跪於殿前。殿头官喝拜，国主同文武拜罢。辽国侍郎承恩

请诏，就殿上开读诏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中华而有主，岂夷狄之无君？兹尔辽国，不遵天命，数犯疆封，理合一鼓而灭。朕今览其情词，怜其哀切；悯汝孤，不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至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还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给还本国管领；所供岁币，慎勿怠忽。於戏！敬事大国，只畏天地，此藩翰之职也。尔其钦哉！

宣和四年冬月

当时辽国侍郎开读诏旨已罢，狼主与百官再拜谢恩。行君臣礼毕，抬过诏书龙案，狼主便与宿太尉相见。叙礼已毕，请入後殿，大设华筵，水陆俱备。番官进酒，戎将传杯；歌舞满筵，胡笳耳；燕姬美女，各奏戎乐；羯鼓塤，胡旋慢舞。筵宴已终，送宿太尉并众将於馆驿内安歇。是日跟去人员，都有赏劳。

次日，国主命丞相褚坚出城至寨，邀请赵枢密，宋先锋，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与军师吴用计议不行，只请的赵枢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饮宴。是日辽国狼主，大张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倾银瓮，黄羊肉美满金盘；异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将终，只见国主金盘捧出玩好之物，上献宿太尉，赵枢密。直饮至更深方散。第三日，辽主会集文武群臣，番戎鼓乐，送太尉，枢密出城还寨；再命丞相褚坚，将牛羊马匹，金银彩缎等项礼物，直至宋先锋军前寨内，大设广会，犒劳三军，重赏众将。

宋江传令，叫取天寿公主一千人口，放回本国；仍将夺过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辽国管领。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次後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护送赵枢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赏劳水军头目已了，著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

宋江再使人入城中，请出左右二丞相前赴军中说话。当下辽国狼主教左丞相幽西李瑾，右丞相太师褚坚，来至宋先锋行营，至於中军相见，宋江邀请上帐，分宾而坐。宋江开话道：「俺武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奇功在迩，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尽皆剿灭，正当其

理。主帅听从，容汝申达朝廷；皇上怜悯，存恻隐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准汝投降，纳表请罪。今王事已毕，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辈，不能胜尔，再生反复。年年进贡，不可有缺。吾今班师还国，汝宜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决无轻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谢。宋江再用好言戒论，二丞相恳谢而去。

宋江却拨一队军兵，与女将「一丈青」等先行；随即唤令随军石匠，采石为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镌石已毕，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尚存。有诗为证：

每闻胡马度阴山，恨杀澶渊纵虏还。谁造茅山功迹记？

寇公泉下亦开颜。

宋江却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只见鲁智深忽到帐前，合掌作礼，对宋江道：「小弟自从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投礼智真长老，落发为僧。不想醉後两番闹了禅门，师父送俺来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执事僧做，相国寺里著洒家看守菜园。为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随从多时，已经数载，思念本师，一向不曾参礼。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後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哥哥军马只顾前行，小弟隨後便赶来也！」宋江听罢，愕然默上心来，便道：「你既有这个活佛罗汉在彼，何不早说，与俺等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当时与众人商议，尽皆要去，惟有公孙胜道教不行。宋江再与军师计议：「留下金大坚，皇甫端，萧让，乐和四个，委同副先锋卢俊义掌管军马，陆续先行。俺们只带一千来人，随从众弟兄，跟著鲁智深，同去参礼智真长老。」宋江等众，当时离了军前。收拾名香，彩帛，表里，金银，上五台山来。正是暂弃金戈甲马，来游方外丛林。雨花台畔，来访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见燃灯古佛。直教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关。毕竟宋江与鲁智深怎地参禅，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话说五台山这个智真长老，原来是故宋时一个当世的活佛，知得过去未来之事。数载之前，已知鲁智深是个了身达命之人，只是俗缘未尽，要还杀生之债，因此教他来尘世中走这一遭。本人宿根，还有道心，今日起这个念头，要来参禅投礼本师。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因此要同鲁智深来参智真长老。

当下宋江与众将，只带随行人马，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就将人马屯扎下营，先使人上山报知。宋江等众兄弟，都脱去戎装惯带，各穿随身衣服，步行上山。转到山门外，只听寺内撞钟击鼓，众僧出来迎接，向前与宋江，鲁智深等施了礼。数内有认得鲁智深的多，又见齐齐整整这许多头领跟著宋江，尽皆惊讶。堂头首座来禀宋江道：「长老坐禅入定，不能相接将军，切勿见罪。」遂请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内少坐。供茶罢，侍者出来请道：「长老禅定方回，已在方丈专候。启请将军进。」有宋江等一行百余人，直到方丈，来参智真长老。那长老慌忙降阶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礼罢，宋江看那和尚时，六旬之上，眉发尽白，骨格清奇，俨然有天台方广出山之相。众人入进方丈之内，宋江便请智真长老上座，焚香礼拜，一行众将，都已拜罢，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智真长老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宋江向前道：「久闻长老清德，争奈俗缘浅薄，无路拜见尊颜。今因奉诏破辽到此，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平生万幸。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众兄弟来参大师。」智真长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间论世事。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根心。吾弟子智深跟著将军，岂有差错？」宋江称谢不已。

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彩缎来，供献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无义钱财，决不敢受。」智深禀道：「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公用。」长老道：「众亦难消。与汝置经一藏，消灭罪恶，早登善果。」鲁智深拜谢已了，宋江亦取金银彩缎，上献智真长老，长老坚决不受。宋江禀说，我师不纳，可令库司办斋，供献本寺僧众。当日就五台山寺中宿歇一宵，长老设素斋相待，不在话下。

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五台山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智真长

老会集众僧於法堂上，讲法参禅。须臾，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到於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於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老上升法座。智真长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赞道：「此一炷香，伏愿皇上圣寿齐天，万民乐业。再拈信香一炷，愿今斋主，身心安乐，寿算延长。再拈信香一炷，愿今国安民泰，岁稔年和，三教兴隆，四方宁静。」祝赞已罢，就法座而座；两下众僧，打罢问讯，复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智真长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

长老说偈已毕，宋江礼拜侍立。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设誓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罢，众僧皆退，就请去云堂内赴斋。

众人斋罢，宋江与鲁智深跟随长老来到方丈内。至晚闲话间，宋江求问长老道：「弟子与鲁智深本欲从师数日，指示愚迷，但以统领大军，不敢久恋。我师语录，实不省悟。今者拜辞还京，某等众弟兄此去前程如何，万望吾师明彰点化。」智真长老命取纸笔，写出四句偈语：

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

写毕，递与宋江道：「此是将军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应。」宋江看了，不晓其意，又对长老道：「弟子愚蒙，不悟法语，乞吾师明白开解，以释忧疑。」智真长老道：「此乃禅机隐语，汝宜自参，不可明说。」长老说罢，唤过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在身边，拜谢本师。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鲁智深，并吴用等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众人便出寺来，智真长老并众僧都送出山门外作别。

不说长老众僧回寺，且说宋江等众将下到五台山下，引起军马，星火赶来。众将回到军前，卢俊义，公孙胜等接著宋江众将，都相见

了。宋江便对卢俊义等说五台山众人参禅设誓一事，将出禅语，与卢俊义，公孙胜看了，皆不晓其意。萧让道：「禅机法语，等闲如何省得？」众皆惊讶不已。

宋江传令，催趲军马起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望东京进发。凡经过地方，军士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来看王师；见宋江等众将英雄，人人称奖，个个钦服。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镇。当有镇上居民，及近村几个农夫，都走拢来观看。宋江等众兄弟，雁行般排著，一对对并辔而行。正行之间，只见前队里一个头领，滚鞍下马，向左边看的人丛里，扯著一个人叫道：「兄长如何在这里？」两个叙了礼，说著话。宋江的马，渐渐近前，看时，却是「浪子」燕青，和一个人说话。燕青拱手道：「许兄，此位便是宋先锋。」宋江勒住马看那人时，生得：

目炯双瞳，眉分八字。七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须。

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沿边褐布道服。系一

条杂吕公口，著一双方头青布履。必非碌碌庸人，定是

山林逸士。

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风神爽雅，忙下马来，躬身施礼道：「敢问高士大名？」那人望宋江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得以拜见。」慌的宋江答拜不迭，连忙扶起道：「小可宋江，何劳如此。」那人道：「小子姓许，名贯忠，祖贯大名府人氏，今移居山野。昔日与燕将军交契，不想一别有十数个年头，不得相聚。后来小子在江湖上，闻得小乙哥在将军麾下，小子欣羡不已。今闻将军破辽凯还，小子特来此处瞻望，得见各位英雄，平生有幸。欲邀燕兄到敝庐略叙，不知将军肯放否？」燕青亦禀道：「小弟与许兄久别，不意在此相遇。既蒙许兄雅意，小弟只得去一遭。哥哥同众将先行，小弟随后赶来。」宋江猛省道：「兄弟燕青，常道先生英雄肝胆；只恨宋某命薄，无缘得遇。今承垂爱，敢邀同往请教。」许贯忠辞谢道：「将军慷慨忠义，许某久欲相侍左右，因老母年过七旬，不敢远离。」宋江道：「恁地时，却不敢相强。」又对燕青说道：「兄弟就回，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况且到京，倘早晚便要朝见。」燕青道：「小弟决不敢违哥哥将令。」又去禀知了卢俊义，两下辞别。

宋江上得马来，前行的众头领，已去了一箭之地，见宋江和贯忠说话，都勒马伺候。当下宋江策马上前，同众将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燕青唤一个亲随军汉，拴缚了行囊。另备了一匹马，却把自己的骏马，让与许贯忠乘坐。到前面酒店里，脱下戎装冠带，穿了随身便服。两人各上了马，军汉背著包裹，跟随在後，离了双林镇，望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岗，前面却是山僻曲折的路。两个说些旧日交情，胸中肝胆。出了山僻小路，转过一条大溪，约行了三十余里，许贯忠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敝庐在内。」又行了十数里，才到山中。那山峰峦秀拔，溪涧澄清。燕青正看山景，不觉天色已晚。但见：

落日带~生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

原来这座山叫做大山，上古大禹圣人导河，曾到此处。《书经》上说道：「至於大山」，这便是个证见。今属大名府浚县地方。话休繁絮。且说许贯忠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凹里，却有三四里方圆平旷的所在。树木丛中，闪著两三处草舍。内中有几间向南傍溪的茅舍。门外竹篱围绕，柴扉半掩，修竹苍松，丹枫翠柏，森密前後。许贯忠指著说道：「这个便是蜗居。」燕青看那竹篱内，一个黄发村童，穿一领布衲袄，向地上收拾些晒乾的松枝，堆积於茅之下。听得马啼响，立起身往外看了，叫声奇怪：「这里那得有马经过！」仔细看时，後面马上，却是主人。慌忙跑出门外，叉手立著，呆呆地看。原来临行备马时，许贯忠说不用銮铃，以此至近方觉。

二人下了马，走进竹篱。军人把马拴了。二人入得草堂，分宾主坐下。茶罢，贯忠教随来的军人卸下鞍辔，把这两匹马牵到後面草房中，唤童子寻些草料喂养，仍教军人前面耳房内歇息。燕青又去拜见了贯忠的老母。贯忠携著燕青，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推开後窗，却临著一溪清水，两人就倚著窗槛坐地。

贯忠道：「敝庐窄陋，兄长休要笑话！」燕青答道：「山明水秀，令小弟应接不暇，实是难得。」贯忠又问些征辽的事。多样时，童子点上灯来，闭了窗格，掇张桌子，铺下五六碟菜蔬，又搬出一盘，一盘鱼，乃家中藏下的两样山果，旋了一壶热酒。贯忠筛了一杯，与燕青道：「特地邀兄到此，村醪野菜，岂堪待客？」燕青称谢道：「相

扰却是不当。」数杯酒後，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燕青夸奖不已道：「昔日在大名府，与兄长最为莫逆。自从兄长应武举後，便不得相见。却寻这个好去处，何等幽雅！像劣弟恁地东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闲？」

贯忠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上应罡星，今又威服强虏。像许某蜗伏荒山，那里有分毫及得兄等。俺又有几分儿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游荡江河，到几个去处，俺也颇留心。」说罢大笑，洗盏更酌。燕青取白金二十两，送与贯忠道：「些须薄礼，少尽鄙忱。」贯忠坚辞不受。燕青又劝贯忠道：「兄长恁般才略，同小弟到京师觑方便，讨个出身。」贯忠叹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妒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鸟尽，良弓藏。』」燕青点头嗟叹。两个说至半夜，方才歇息。

次早，洗漱罢，又早摆上饭来，请燕青吃了，便邀燕青去山前山後游玩，燕青登高眺望，只见重峦叠嶂，四面皆山，惟有禽声上下，却无人迹往来。山中居住的人家，颠倒数过，只有二十余家。燕青道：「这里赛过桃源。」燕青贪看山景，当日天晚，又歇了一宵。

次日，燕青辞别贯忠道：「恐宋先锋悬念，就此拜别。」贯忠相送出门。贯忠相送出门。贯忠道：「兄长少待！」无移时，村童托一轴手卷儿出来，贯忠将来递与燕青道：「这是小弟近来的几笔拙画。兄长到京师，细细的看，日後或者亦有用得著处。」燕青谢了，教军人拴缚在行囊内。两个不忍分手，又同行了一二里。燕青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必远劳，後图再会。」两人各悒悒分手。

燕青望许贯忠回去得远了，方才上马。便教军人也上了马，一齐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恰好宋先锋屯驻军马於陈桥驿，听候圣旨，燕青入营参见不提。

且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军，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命皇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宋江等众将，遵奉圣旨，

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著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中伤，俱各无事。今逆虏投降，边庭宁息，实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

天子特命省院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宋江等官爵，容臣等酌议奏闻。」天子准奏，仍令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给赏金帛，尽於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安歇，听候圣旨。不觉的过了数日，那蔡京，童贯等那里去议甚麽封爵，只顾延挨。

且说宋江正在营中闲坐，与军师吴用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只见戴宗，石秀，各穿微服来禀道：「小弟辈在营中，兀坐无聊，今日和石秀兄弟，闲走一回，特来禀知兄长。」宋江道：「早些回营，候你每同饮几杯。」戴宗和石秀离了陈桥驿，望北缓步行来。过了几个街坊市井，忽见路傍一个大石碑，碑上有「造字台」三字，上面又有几行小字，因风雨剥落，不甚分明。戴宗仔细看了道：「却是苍颉造字之处。」石秀笑道：「俺每用不著他。」两个笑著望前又行。到一个去处，偌大一块空地，地上都是瓦砾。正北上有个石牌坊，横著一片石板，上镌「博浪城」三字。戴宗沉吟了一回，说道：「原来此处是汉留侯击始皇的所在。」戴宗啧啧称赞道：「好个留侯！」石秀道：「只可惜这一椎不中！」两个嗟叹了一回，说著话，只顾望北走去，离营却有二十余里。

石秀道：「俺两个鸟耍这半日，寻那里吃碗酒回营去。」戴宗道：「兀那前面不是个酒店？」两个进了酒店，拣个近窗明亮的座头坐地。戴宗敲著桌子叫道：「将酒来！」酒保搬了五六碟菜蔬，摆在桌上，问道：「官人打多少酒？」石秀道：「先打两角酒，下饭但是下得口的，只顾卖来。」无移时，酒保旋了两角酒，一盘牛肉，一盘羊肉，一盘羊肉，一盘嫩鸡。两个正在那里吃酒闲话，只见一个汉子，托著雨伞

杆棒，背个包裹，拽扎起衫，腰系著缠袋，腿护膝，八搭麻鞋，走得气急喘促，进了店门，放下伞棒包裹，便向一个座头坐下，叫道：「快将些酒肉来！」过卖旋了一角酒，摆下两三碟菜蔬。那汉道：「不必文诌了，有肉快切一盘来，俺吃了，要赶路进城公干。」拿起酒，大口价吃。戴宗把眼著，肚里寻思道：「这鸟是个公人，不知甚麽鸟事？」便向那汉拱手问道：「大哥，甚麽事恁般要紧？」那汉一头吃酒吃肉，一头夹七夹八的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宋公明再建奇功，汾沁地重归大宋。毕竟那汉说出甚麽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话说戴宗，石秀见那汉像个公人打扮，又见他慌慌张张。戴宗问道：「端的是甚么公干？」那汉放下颐，抹抹嘴，对戴宗道：「河北田虎作乱，你也知道么？」戴宗道：「俺每也知一二。」那汉道：「田虎那，侵州夺县，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早晚便要攻打卫州，城中百姓，日夜惊恐，城外居民，四散的逃窜。因此本府差俺到省院，投告急公文的。」说罢，便起身，背了包里，托着伞棒，急急算还酒钱，出门叹口气道：「真个是官差不自繇，俺们的老小，都在城中。皇天，只愿早早发救兵便好！」拽开步，望京城赶去了。

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也算还酒钱，离了酒店，回到营中，见宋先锋报知此事。宋江与吴用商议道：「我等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闻天子，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吴用道：「此事须得宿太尉保奏方可。」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数骑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知道，忙教请进。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光降？」宋江道：「上告恩相，宋某听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盖州，早晚来打卫州。宋江等人马久闲，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尽忠报国。望恩相保奏则个。」宿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等如此忠义，肯替国家出力，宿某当一力保奏。」宋江谢道：「宋江等屡蒙太尉厚恩，虽铭心镂骨，不能补报。」宿太尉又令置

酒相待。至晚，宋江回营，与众头领说知。

却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河北田虎造反，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目今打破陵州，怀州震箭”张清“美髯公”朱仝

“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

令十六彪将为后队。

小彪将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丑郡马”宣赞

“井木犴”郝思文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肱

“圣水将军”单廷 “神火将”魏定国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锦毛虎”燕顺

“铁笛仙”马麟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锦豹子”杨林

“小霸王”周通

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及其余将佐，马步头领，统领中军。当日三声号炮，金鼓乐器齐鸣，离了陈桥驿，望东北进发。

宋江号令严明，行伍整肃，所过地方，秋毫无犯，是不必说。兵至原武县界，县官出郊迎接，前部哨报本军头领船只，已在河滨等候渡河。宋江传令李俊等领水兵六百，分为两哨，分哨左右；再拘聚些当地船只，装载马匹车仗。宋江等大兵，次第渡过黄河北岸，便令李俊等统领战船，前至卫州卫河齐取。

宋江兵马前部，行至卫州屯扎。当有卫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田虎贼兵浩大，不可轻敌。泽州是田虎手下伪枢密钮文忠镇守，差部下张翔，王吉，领兵一万，来

攻本州所属辉县，沈安，秦升，领兵一万，来攻怀州属县武涉。求先锋速行解救则个！”宋江听罢，回营与吴用商议，发兵前去救应吴用道：“陵川乃盖州之要地，不若竟领兵去打陵川，则两县之围自解。”当下卢俊义道：“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拨卢俊义马军一万，步兵五百。马军头领，乃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黄信，孙立，杨志，史进，朱仝，穆弘。步军头领，乃是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杨雄，石秀。

次日，卢俊义领兵去了。宋江在帐中，再与吴用计议进兵良策。吴用道：“贼兵久骄，卢先锋此去，必然成功。只有一件，三晋山川险峻，须得两个头领做细作，先去打探山川形势，方可进兵。”道犹未了，只见帐前走过燕青禀道：“军师不消费心，山川形势，已有在此。”当下燕青取出一轴手卷，展放桌上。宋江与吴用从头仔细观看，却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之图：凡何处可以屯札，何处可以埋伏，何处可以杀，细细的都写在上面。

吴用惊问道：“此图何处得来？”燕青对宋江道：“前日破辽班师，回至双林镇，所遇那个姓许双名贯忠的，他邀小弟到家，临别时，将此图相赠。他说是几笔丑画，弟回到营中闲坐，偶取来展看，知是三晋之图。”宋江道：“你前日回来，正值收拾朝见，忙忙地不曾问得备细。我看此人，也是个好汉，你平日也常对我说他的好处，他如今何所作为？”燕青道：“贯忠博学多才，也好武艺，有肝胆，其余小伎，琴弈丹青，件件都省的。因他不愿出仕，山居幽僻。”及相叙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吴用道：“诚天下有心人也。”宋江，吴用嗟叹称赞不已。

且说卢俊义领了兵马，先令黄信，孙立，领三千兵去陵川城东五里外埋伏，史进，杨志领三千军去陵川城西五里外埋伏。“今夜五鼓，衔枚摘铃，悄地各去。明日我等进兵，敌人若无准备，我兵已得城池，只看南门旗号，众头领领了军马，徐徐进城。倘敌人有准备，放炮为号，两路一齐杀出接应。”四将领计去了。卢俊义次早五更造饭，平明军马直逼陵川城下。兵分三队，一带儿摆开，摇旗擂鼓搦战。

守城军慌的飞去报知守将董澄及偏将沈骥，耿恭。那董澄是钮文忠部下先锋，身長九尺，膂力过人，使一口三十斤重泼风刀。当下听

的报宋朝调遣梁山泊兵马，已城下札营，要来打城。董澄急升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耿恭谏道：“某闻宋江这夥英雄，不可轻敌，只宜坚守；差人去盖州求取救兵到来，内外来攻，方能取胜。”董澄大怒道：“讷耐那小厮俺这里，怎敢就来攻城！彼远来必疲，待俺出去，教他片甲不回！”耿恭苦谏不听。董澄道：“既如此，留下一千军马与你城中守护。你去城楼坐着，看俺杀那。”急披挂提刀，同沈骥领兵出城迎敌。

城门开处，放下吊桥，二三千兵马，拥过吊桥。宋军阵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听得鼙鼓，陵川阵中捧出一员将来。怎生打扮：

戴一顶点金束发浑铁盔，顶上撒斗来大小红缨。披一副摆连环琐子铁甲，穿一领绣云霞团花战袍，着一双斜皮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红毡钉就叠胜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银色卷毛马，手使一口泼风刀。

董澄立马横刀，大叫道：“水泊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纵马喝道：“天兵到此，早早下马受缚，免污刀斧！”两军呐喊。朱仝，董澄抢到垓心，两马相交，两器并举。二将礮不过十余合，朱仝拨马望东便走，董澄赶来。东队里花荣挺接住杀，礮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吊桥长沈骥见董澄不能取胜，轮起出白点钢，拍马向前助战。花荣见两个夹攻，拨马望东便走。董澄，沈骥紧紧赶来，花荣回马再战。

耿恭在城头上，看见董澄，沈骥赶去，恐怕有失，正欲鸣鼓收兵，宋军队里忽冲出一彪军来，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充等十数个头领，飞也似抢过吊桥来，北兵怎当得这样凶猛，不能拦当。耿恭急叫闭门，说时迟，那时快，鲁智深，李逵早已抢入城来。守门军一齐向前，被智深大叫一声，一禅杖打翻了两个，李逵轮斧，劈倒五六个，鲍旭等一拥而入，夺了城门，杀散军士。耿恭见头势不好，急滚下来，望北要走，被步军赶上活捉了。

董澄，沈骥正礮花荣，听的吊桥边喊起，急回马赶去。花荣不去追赶，就了事环带住钢，拈弓取箭，觑定董澄，望董澄后心，飏的一箭；董澄两脚踏空，扑通的倒撞下马来。卢俊义等招动军马，掩杀过来。沈骥被董平一枪戳死；陵川兵马，杀死大半；其余的四散逃窜去了。众将领兵，一齐进城。“黑旋风”李逵，兀是火刺刺的只顾砍杀，

卢俊义连叫：“兄弟，不要杀害百姓。”李逵方肯住手。

卢俊义教军士快于南门竖立认军旗号，好教两路伏兵知道；再分拨军士各门把守。少顷，黄信，孙立，史进，杨志，两路伏兵，一齐都到。花荣献董澄首级，董平献沈骥首级，鲍旭等活捉得耿恭，并部下几个头目解来。卢先锋都教解了绑缚，扶耿恭于客位，分宾主而坐。耿恭拜谢道：“被擒之将，反蒙厚礼相待。”俊义扶起道：“将军不出城迎敌，良有深意，岂董澄辈可比。宋先锋招贤纳士，将军若肯归顺天朝，宋先锋必行保奏重用。”耿恭叩头谢道：“既蒙不杀之恩，愿为麾下小卒。”卢俊义大喜，再用好言抚慰了这几个头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备办酒食，犒劳军士，置酒管待耿恭及众将。

卢俊义问耿恭盖州城中兵将多寡。耿恭道：“盖州有钮枢密重兵镇守，阳城，沈水，俱在盖州之西；惟高平县去此只六十里远近，城池傍着韩王山，守将张礼，赵能，部下有二万军马。”卢先锋听罢，举向耿恭道：“将军满饮此，只今夜卢某便要将军去干一件功劳，万勿推却。”耿恭道：“蒙先锋如此厚恩，耿恭敢不尽心！”俊义喜道：“将军既肯去，卢某拨几个兄弟，并将军部下头目，依着卢某如此如此，即刻就烦起身。”又唤过那新降的六七个头目，各赏酒食银两，功成另行重赏。当下酒罢，卢俊义传令李逵，鲍旭等七个步兵头领，并一百名步兵，穿换了陵川军卒的衣甲旗号；又令史进，杨志，领五百马军，衔枚摘铃，远远地随在耿恭兵后；却令花荣等众将，在城镇守，自己领三千兵，随后接应。

分拨已定，耿恭等领计出城，日色已晚，行至高平城南门外，已是黄昏时候。星光之下，望城上旗帜森密，听城中更鼓严明。耿恭到城下高叫道：“我是陵川守将耿恭，只为董沈二将，不肯听我说话，开门轻敌，以此失陷。我急领了这百余人，开北门从小路潜走至此，快放我进城则个！”守城军士，把火照认了，急去报知张礼，赵能。那张礼，赵能亲上城楼，军士打着数把火炬，前后照耀。张礼向下对耿恭道：“虽是自家人马，也要看个明白。”望下仔细辨认，真个是陵川耿恭，领着百余军卒，号衣旗帜，无半点差错。城上军人，多有认得头目的，便指道：“这个是孙如虎。”又道：“这个是李擒龙。”张礼笑道：“放他进来！”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又令三四十个军士，

把住吊桥两边，方放耿恭进城。

后面这那军人，一拥抢进道：“快进去！快进去！后面追赶来了。”也不顾甚么耿将军。把门军士喝道：“这是甚么去处？这般乱窜！”正在那里争让，只见韩王山嘴边火起，飞出一彪军马来，二将当先，大喊“贼将休走！”那耿恭的军卒内，已浑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七个大虫在内。当时各掣出兵器，发声喊，百余人一齐发作，抢进城来。城中措手不及，那里关得城门迭。城门内外军士，早被他每砍翻数十个，夺了城门。张礼叫苦不迭，急挺下城，来寻耿恭，正撞着石秀。殢了三五合，张礼无心恋战，拖便走，被李逵赶上，卡察的一斧，剁为两段。再说韩王山嘴边那彪军，飞到城边，一拥而入，正是史进，杨志，分头赶杀北兵。赵能被乱兵所杀；高平军士，杀死大半；把张礼老小，尽行诛戮。城中百姓，在睡梦里惊醒，号哭振天。须臾，卢先锋领兵也到了，下令守把各门，教十数个军士，分头高叫，不得杀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赏赐军士，差人飞报宋先锋知道。

为何卢俊义攻破两座城池，恁般容易？恁般神速？却因田虎部下纵横，久无敌手，轻视官军，却不知宋江等众将如此英雄。卢俊义得了这个窍，出其不意，连破二城，所以吴用说卢先锋此去一定成功。

话休絮烦。且说宋江军马屯札卫州城。宋先锋正在帐中议事，忽报卢先锋差人飞报捷音，并乞宋先锋再议进兵之策。宋江大喜，对吴用道：“卢先锋一日连克二城，贼已丧胆。”正说间，又有两路哨军报道：“辉县，武涉两处围城兵马，闻陵川失守，都解围去了。”宋江对吴用道：“军师神算，古今罕有！”欲拔寨西行，与卢先锋合兵一处，计议进兵。吴用道：“卫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上党，地当冲要。倘贼人知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将如之何？”宋江道：“军师之言最当！”便令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五千军马，镇守卫州，再令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船只，泊聚卫河与城内，相为犄角。分拨已定，诸将领命去了。

宋江众将，统领大兵，即日拔寨起行。于路无话。来到高平，卢俊义等出城迎接。宋江道：“兄弟每连克二城，功劳不小，功绩簿上，

都一一纪录。”卢俊义领新降将耿恭参见。宋江道：“将军弃邪归正，与宋某等同替国家出力，朝廷自当重用。”耿恭拜谢侍立。宋江以人马乘多，不便入城，就于城外扎寨。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那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以分敌势，然后分兵两路夹，威胜可破也。”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传令柴进同李应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柴进等四人遵令去了。当下有“没羽箭”张清禀道：“小将两日感冒风寒，欲于高平暂住，调摄痊可，赴营听用。”宋江便教“神医”安道全，同张清往高平疗治。

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令花荣，秦明，索超，孙立，领兵五千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滔，彭廪，领兵一万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一万为右翼；徐宁，燕顺，马麟，陈达，杨春，杨林，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等其余将佐，统领大兵为中军。这五路雄兵，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话说宋江统军兵人马，分五队进发，来打盖州。盖州哨探军人，探听的实，飞报入城来。城中守将钮文忠，原是绿林出身，江湖上打劫的金银财物，尽行助田虎，同谋造反，占据宋朝州郡，因此官封枢密使之职。惯使一把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猛将四员，名号四威将，协同镇守盖州。那四员：

“猊威将”方琼 “貔威将”安士荣

“彪威将”褚亨 “熊威将”于玉麟

这四威将手下，各有偏将四员，共偏将一十六员。乃是：

杨端 郭信 苏吉 张翔

方顺 沈安 卢元 王吉

石敬 秦升 莫真 盛本

赫仁 曹洪 石逊 桑英

钮文忠同正偏将佐，统领着三万北兵，据守盖州，近闻陵川，高平失守，一面准备迎敌官军，一面申文去威胜，晋宁两处，告急求救。当下闻报，即遣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翔，领兵五千，出城迎敌。临行钮文忠道：“将军在意，我随后领兵接应。”方琼道：“不消枢密吩咐，那两处城池，非缘力不能敌，都中了他诡计。方某今日不杀他几个，誓不回城。”

当下个个披挂上马，领兵出东门，杀奔前来。宋兵前队迎着，摆开阵势，战鼓喧天。北阵里门旗开处，方琼出马，当先四员偏将，簇拥在左右。那方琼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狮蛮带，足穿抹绿靴。左挂弓，右悬箭。跨一匹黄马，捻一条浑铁。高叫道：“水草寇，怎敢用诡计赚我城池？”宋阵中孙立喝道：“助逆反贼，今天兵到来，尚不知死！”拍马直抢方琼。二将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礮过三十余合，方琼渐渐力怯。北军阵中，张翔见方琼礮不过孙立，他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向孙立飏的一箭。孙立早已看见，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直立起来。孙立跳在一边，捻着，便来步礮。那马负痛，望北跑了十数步便倒。张翔见射不倒孙立，飞马提刀，又来助战，却得秦明接住杀。孙立欲归阵换马，被方琼一条，不离左右的绞住，不能脱身。那边恼犯了“神臂将”花荣，道：“贼将怎敢放暗箭，教他认我一箭！”口里说着，手里的弓，已开得满满地，觑定方琼较亲，飏的只一箭，正中方琼面门，翻身落马。孙立赶上，一枪结果，急回本阵换马去了。

张翔与秦明杀：秦明那条棍，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办得架隔遮拦。又见方琼落马，心中惧怯，渐渐输将下来。北阵里郭信拍马捻，来助张翔。秦明力敌二将，全无惧怯，三匹马丁字儿摆开，在阵前杀。花荣再取第二枝箭，搭上弦，望张翔后心觑得亲切，弓开满月，箭发流星，飏的又一箭，喝声道“认箭”，正中张翔后心，射个透明，那枝箭直透前胸而出。头盔倒挂，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郭信见张翔中箭，卖个破绽，拨马望本阵便走，秦明紧紧赶去。

此时孙立已换马出阵，同花荣，索超招兵卷杀过来，北兵大乱。

那边杨端，郭信，苏吉抵当不住，望后急退。猛听的北兵后面，喊声大振，却是钮文忠恐方琼有失，令安士荣，于玉麟各领五千军马，分两路合杀拢来。这里花荣等四将，急分兵抵敌，却被那杨端，郭信，苏吉勒转兵马，回身杀来，当不得三面夹攻。花荣等四将奋力冲突，看看围在垓心。又听的东边喊杀连天，北军大乱，左是董平等七将，右是黄信等七将，两翼兵马，一齐冲杀过来，北兵大败，杀死者甚多。安士荣，于玉麟等，领兵急拥进城，闭了城门。宋兵追至城下，城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宋兵方退。

须臾，宋先锋等大兵，都到离城五里屯扎。宋江升帐，教萧让标写花荣头功。忽然起一阵怪风，飞土扬尘，从西过东，把旗帜都摇撼的歪邪。吴用道：“这阵风，今夜必主贼兵劫寨，可速准备。”宋江道：“这阵风，真个不比寻常！”便令欧鹏，邓飞，燕顺，马麟，领三千兵于寨左埋伏；王英，陈达，杨春，李忠，领三千兵于寨右埋伏；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兵五百，于寨中埋伏：炮响为号，一齐杀出。分拨已了，宋江与吴用秉烛谈兵。且说钮文忠见折了三将，计点军士，折去二千余名。正在帐中纳闷，当有“貔威将”安士荣献计道：“恩相放心！宋江这夥，连赢了几阵，已是志骄气满，必无准备。今夜安某，领一支兵去劫寨，可获全胜，以报今日之仇。”钮枢密道：“将军若去，我当亲自领兵接应；却令于褚二将军，坚守城池。”安士荣大喜道：“若得恩相亲征，必擒宋江。”

计议已定，至二更时分，士荣同偏将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统领五千军马，人披软战，马摘鸾铃，出得城来，衔枚疾走，直至宋兵寨前，发声喊，一拥杀入寨来。见寨门大开，寨中灯烛辉煌，安士荣情知中计，急退不迭。宋寨中一声炮响，左有燕顺等四将，右有王英等四将，一齐奔杀拢来；寨内李逵等六将，领蛮牌步兵，滚杀出寨来。北军大败，四散逃命。沈安被武松一戒刀砍死，王吉被王英杀死。宋兵把安士荣，卢元，石敬人马围在垓心。看看危急，却得钮文忠同偏将曹洪，石逊，领兵救应，混杀一场，各自收兵。

次日，钮文忠计点军士，折去千余；又折了沈安，王吉二将；石逊身带重伤，命在呼吸。正忧闷间，忽报威胜有使命擎令旨到来。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北门迎接。使臣进城，宣读令旨，说近来司天监夜

观天象，有罡星入犯晋地分野，务宜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诉说宋朝差宋江等兵马前来杀，连破两个城池。宋兵已到这里，昨日杀，又折了正偏将佐五员。若得救兵早到，方保无虞。使臣道：“在下离威胜时，尚未有这个消息。行至中路，始听的传说宋朝遣兵到俺这里。”钮文忠设宴管待，馈送礼物，一面准备擂木炮石，强弓硬弩，火箭火器，坚守城池，以待救兵，不在话下。

再说燕顺，王英等众将，杀散劫寨贼兵，得胜回寨。次日，宋江传令，修治器械，准备攻城。令林𣶒，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一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滔，彭𣶒，领兵一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魏定国，领兵一万，攻打西门；却空着北门，恐有救兵到来，城内冲突，两路受敌。却令史进，朱仝，穆弘，马麟，领兵五千，于城东北高岗下埋伏；黄信，孙立，欧鹏，邓飞，领兵五千，于城西北密林里埋伏；倘贼人调遣救兵至，两路夹击。令花荣，王英，张青，孙新，李立，领马兵一千为游骑，往来四门探听；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三百，与花荣等互相策应。分拨已定，众将遵令去了。宋江与卢俊义，吴用等正偏将佐，移扎营寨城东一里外。令李云，汤隆督修云梯飞楼，推赴各营驾用。

却说林𣶒等四将，在东城建竖云梯飞楼，逼近城垣，令轻捷军士上飞楼，攀援欲上，下面呐喊助威。怎禁的城内火箭如飞蝗般射出来，军士躲避不迭。无移时，那飞楼已被烧毁，吻喇喇倾折下来，军士跌死了五六名，受伤十数名。西南二处攻打，亦被火箭火炮伤损军士。为是一连六七日攻打不下。

宋江见攻城不克，同卢俊义，吴用亲到南门城下，催督攻城。只见花荣等五将，领游骑从西哨探过东来。城楼上于玉麟同偏将杨端，郭信，监督军士守御。杨端望见花荣渐近城楼，便道：“前日被他一连伤了二将，今日与他报仇则个！”急拈起弓，搭上箭，望着花荣前心，飏的一箭射来。花荣听的弓弦响，把身望后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咬在口里；起身把带在了事环上，左手拈弓，右手就取那枝箭，搭上弦，觑定杨端较亲，只一箭，正中杨端咽喉，扑通的望后便倒。

花荣大叫：“鼠辈怎敢放冷箭，教你一个个都死！”把右手去取箭，

却待要再射时，只听的城楼上发声喊，几个军士一齐都滚下楼去。于玉麟，郭信，吓的面如土色，躲避不迭。花荣冷笑道：“今日认得『神箭将军』了！”宋江，卢俊义喝采不已。吴用道：“兄长，我等却好同花将军去看视城垣形势。”花荣等拥护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城周匝看了一遍。

宋江，卢俊义，吴用，回到寨中，吴用唤临川降将耿恭，问盖州城中路径。耿恭道：“钮文忠将旧州治做帅府，当城之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处却都是草场。”吴用听罢，对宋江计议，便唤时迁，石秀近前密语道：“如此依计，往花荣军前，密传将令，相机行事。”再唤凌振，解珍，解宝，领二百名军士，携带轰天号炮，如此前去。教鲁智深，武松，带领金鼓手三百名；刘唐，杨雄，郁保四，段景住，每人带领二百名军士；各备火把，往东南西北，依计而行。又令戴宗往东西南三营，密传号令，只看城中火起，并力攻城。分拨已定，众头领遵令去了。

且说钮文忠日夜指望救兵，毫无消耗，十分忧闷；添拨军士，搬运木石上城坚守。至夜黄昏时分，猛听的北门外喊声振天，鼓角齐鸣。钮文忠驰往北门，上城眺望时，喊声金鼓都息了，却不知何处兵马。正疑虑间，城南喊声又起，金鼓振天。钮文忠令于玉麟坚守北门，自己急驰兵至南城看时，喊声已息，金鼓也不鸣了。钮文忠眺望多时，唯听的宋军南营里，隐隐更鼓之声，静悄悄地，火光儿也没半点。徐徐下城，欲到帅府前点视，猛听的东门外连珠炮响，城西呐喊擂鼓喧天价起。钮文忠东奔西逐，直闹到天明。宋兵又来攻城，至夜方退。是夜一鼓时分，又听的鼓角喊声。钮文忠道：“这是疑兵之计，不要睬他，掩这里只坚守城池，看他怎地。”忽报东门火光烛天，火把不计其数，飞楼云梯，逼近城来。钮文忠闻报，驰往东城，同褚亨，石敬，秦升督军士用火箭炮石，正在打射，猛可的一声火炮，响振山谷，把城楼也振动，城内军民，十分惊恐。如是的蒿恼了两夜，天明又来攻城，军士时刻不得合眼，钮文忠也时刻在城巡视。忽望见西北上旌旗蔽日遮天，望东南而来，宋兵中十数骑哨马，飞也似投大寨去了。钮文忠料是救兵，遣于玉麟准备出城接应。

却说西北上那支军马，乃是晋宁守将田虎的兄弟三大王田彪，接

了盖州求救文书，便遣部下猛将凤翔，王远，领兵二万，前来救援。已过阳城，望盖州进发，离城尚有十余里，猛听的一炮响，东西高岗下密林中，飞出两彪军来，却是史进，朱仝，穆弘，马麟，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一万雄兵，卷杀过来。晋宁兵虽是二万，远来劳困，怎当得这里埋伏了十余日，养成精锐，两路夹攻。晋宁军大败，弃下金鼓，旗，盔甲，马匹无数，军士杀死大半，凤翔，王远脱逃性命，领了败残头目士卒，仍回晋宁去了不题。

再说钮文忠见两军截住杀，急遣于玉麟，领兵开北门杀出接应，那北门却是无兵攻打。于玉麟领兵出城，过吊桥，遇着花荣游骑从西而来。北军大叫：“神箭将军来了！”慌的急退不迭，一拥乱抢进城去。于玉麟已是在南城吓破了胆，那里敢来交战，也跑进城去。花荣等冲过来，杀死二十余人，不去赶杀，让他进城。城中急急闭门。

那时石秀，时迁穿了北军号衣，已浑入城。时迁，石秀进的城门，趁闹哄里溜进小巷。转过那条巷，却有一个神祠，牌额上写道：“当境土地神祠。”时迁，石秀趑进祠来，见一个道人在东壁下向火。那道人看见两个军士进祠来，便道：“长官，外面消息如何？”军人道：“适俺每被于将军点去杀，却撞着了那神箭将军，于将军也不敢与他交锋。俺每乱抢城，却被俺趁闹闪到这里。”便向身边取出两块碎银，递与道人道：“你有藏下的酒，胡乱把两碗我每吃，其实寒冷。”那人笑将起来道：“长官，你不知这几日军情紧急，神道的香火也一些没有，那讨半滴酒来？”便把银递还时迁。石秀推住他的手道：“这点儿你且收着，却再理会。我每连日守城辛苦，时刻不得合眼，今夜权在这里睡了，明早便去。”

那道人摇着手道：“二位长官莫怪！钮将军军令严紧，少顷便来查看。我若留二位在此，都不能个干净。”时迁道：“恁般说，且再处。”石秀便挨在道人身边，也去向火。时迁张望前后无人，对石秀丢个眼色，石秀暗地取出佩刀。那道人只顾向火，被石秀从背后卡察的一刀，割下头来，便把祠门拴了。此时已是酉牌时分，时迁转过神厨后壁，却有门户。户外小小一个天井，屋檐下堆积两堆儿乱草。时迁，石秀搬将出来，遮盖了道人首，开了祠门，从后面天井中爬上屋去。两个伏在脊下，仰看天边明朗朗地现出数十个星来。时迁，石秀挨了一回，

再溜下屋来，到祠外探看，并无一个人来往。两个再趑几步，左右张望，邻近虽有几家居民，都静悄悄地闭着门，隐隐有哭泣之声。时迁再趑向南去，转过一带土墙，却是偌大一块空地，上面有数十堆柴草。

时迁暗想道：“这是草料场，如何无军人看守？”原来城中将士，只顾城上御敌，却无暇到此处点视。那看守军人，听的宋军杀散救兵，料城中已不济事，各顾性命，预先藏匿去了。时迁，石秀复身到神祠里，取了火种，把道人尸首上乱草点着；却溜到草场内，两个分头去，一连上六七处。少顷，草场内烘烘火起，烈冲天，那神祠内也烧将起来。草场西侧，一个居民，听的火起，打着火把出来探听。时迁抢过来，劈手夺了火把。石秀道：“待我每去报钮元帅。”居民见两个是军士，那敢与他拗。时迁执着火把，同石秀一迳望南跑去，口里嚷着报元帅，见居民房屋下得手的所在，又上两把火，却丢下火把，趑过一边。两个脱下北军号衣，躲在僻静处。

城中见四五路火起，一时鼎沸起来。钮文忠见草场火起，急领军士驰往救火。城外见城内火起，知是时迁，石秀内应，并力攻打。宋江同吴用带领解珍，解宝驰至城南，吴用道：“我的前见那边城垣稍低。”便令秦明等把飞楼逼近城垣。吴用对解珍，解宝道：“贼人丧胆，军士已罢，兄弟努力上城！”解珍带朴刀上飞楼，攀女墙，一跃而上，随后解宝也奋跃上去。两个发声喊，抢下女墙，挥刀乱砍。城上军士，本是困顿惊恐，又见解珍，解宝十分凶猛，都乱窜滚下城去。褚亨见二人上城，挺来礮了十数合，被解宝一朴刀搠翻，解珍赶上，剁下头来。

此时宋兵从飞楼攀援上城，已有百十余人。解珍，解宝当先，一齐抢杀下城，大叫道：“上前的剁做肉泥！”众人杀死石敬，秦升，砍翻把门军士，夺了城门，放下吊桥，徐宁等众将领兵拥入。徐宁同韩滔领兵杀奔东门，安士荣抵敌不住，被徐宁戳死，夺门放林𣶒等众将入城。秦明同彭𣶒领兵抢夺西门，放董平等入城。莫真，赫仁，曹洪，被乱兵所杀。杀的横市井，血满街衢。钮文忠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同于玉麟领二百余人，出北门便走。未及一里，黑暗里突出“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一个猛将军，一个莽和尚，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钮

文忠，于玉麟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话说钮文忠见盖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与同于玉麟，郭信，盛本，桑英保护而行，正撞着李逵，鲁智深，领步兵截住去路。李逵高叫道：“俺奉宋先锋将令，等候你这夥败撮鸟多时了！”轮双斧杀来，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英砍翻。钮文忠吓得魂不附体，措手不及，被鲁智深一禅杖，连盔带头，打得粉碎，撞下马去。二百余人，杀个尽绝。只被于玉麟，盛本，望刺斜里死命撞出去了。鲁智深道：“留下那两个驴头罢！等他去报信。”仍割下三颗首级，夺得鞍马盔甲，一迳进城献纳。

且说宋江大队人马，入盖州城，便传下将令，先教收灭火，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教军士将首级号令各门。天明出榜，安抚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盖州屯驻，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解珍，解宝功次。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盖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由呈宿太尉。此时腊月将终，宋江料理军务，不觉过了三四日，忽报张清病可，同安道全来参见听用。宋江喜道：“甚好。明日是宣和五年的元旦，却得聚首。”

次日黎明，众将军公服扑头，宋江率领众兄弟望阙朝贺，行五拜三叩头礼已毕，卸下扑头公服，各穿红锦战袍，九十二个头领，及新降将耿恭，齐齐整整，都来贺节，参拜宋江。宋先锋大排筵席，庆贺宴赏，众兄弟轮次与宋江称觞献寿。酒至数巡，宋江对众将道：“赖众兄弟之力，国家复了三个城池。又值元旦，相聚欢乐，实为罕有。独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水军头领李俊等八员，及守陵川柴进，李应，守高平史进，穆弘，这十五兄弟，不在面前，甚是悒快。”当下便唤军中头目，领二百余名军役，各各另外赏劳，教即日担送羊酒，分头去送到卫州，陵川，高平三处守城头领交纳，兼报捷音。吩咐兀是未了，忽报三处守城头领，差人到此候贺都宋先锋将令，戎事在身，不能亲来拜贺。宋江大喜道：“得此信息，就如见面一般。”赏劳来人，

陪众兄弟开怀畅饮，尽醉方休。

次日，宋先锋准备出东郊迎春，因这日子时正四刻，又逢立春节候。是夜刮起东北风，浓云密布，纷纷洋洋，降下一天大雪。明日众头领起来看时，但见：

纷纷柳絮，片片鹅毛。空中白鹭群飞，江上素鸥翻覆。飞来庭院，转旋作态因风；映彻戈矛，灿烂增辉荷日。千山玉砌，能令樵子怅迷踪；万户银装，多少幽人成佳句。正是尽道丰年好，丰年瑞若何？边关多荷载，宜瑞不宜多。

当下“地文星”萧让对众头领说道：“这雪有数般名色：一片的是蜂儿；二片的是鹅毛；三片的是攒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唤做梅花；六片唤做六出。这雪本是阴气凝结，所以六出，应着阴数。到立春以后，都是梅花杂片，更无六出了。今日虽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却是或五或六。”乐和听了这几句议论，便走向檐前，把衣袖儿承受那落下来的雪片看时，真个雪花六出，内一出尚未全去，还有些圭角，内中也有五出的了。乐和连声叫道：“果然！果然！”众人都拥上来看，却被李逵鼻中掣出一阵热气，把那雪花儿掣灭了。众人都大笑，却惊动了宋先锋，走出来问道：“众兄弟笑甚么？”众人说：“正看雪花，被『黑旋风』鼻气掣灭了。”宋江也笑道：“我已吩咐置酒在宜春圃，与众兄弟赏玩则个！”

原来这州治东，有个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亭前颇有几株桧柏松梅。当晚众头领在雨香亭语笑喧哗，觥筹交错，不觉日暮，点上灯烛。宋江酒酣，闲话中追论起昔日被难时，多亏了众兄弟。“我本郢城小吏，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万刃之中，九死一生之内，屡次舍着性命，救出我来。当江州与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时，万分是个鬼；到今日却得为国家臣子，与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宋江说到此处，不觉潸然泪下。戴宗，花荣，及同难的几个弟兄，听了这般话，也都掉下泪来。

李逵这时多饮了几杯酒，酣醉上来，一头与众人说着话，眼皮儿却渐渐合拢来，便用双臂衬着脸，已是睡去。忽转念道：“外面雪兀是未止。”心里想着，身体未常动弹，却像已走出亭子外的一般。看外面时，又是奇怪：“原来无雪，只管在里面兀坐！待我到那厢去走

一回。”离了宜春圃，须臾出了州城，猛可想起：“阿也！忘带了板斧！”把手向腰间摸时，原来插在这里。向前不分南北，莽莽撞撞的，不知行了多少路，却见前面一座高山。无移时，行到山前，只见山凹里走出一个人来，头带折角头巾，身穿淡黄道袍，迎上前来笑道：“将军要闲步时，转过此山，是有得意处。”李逵道：“大哥，这个山名叫做甚么？”那秀士道：“此山唤做『天池岭』，将军闲玩回来，仍到此处相会。”

李逵依着他，真个转过那山，忽见路傍有一所庄院。只听的庄里大闹，李逵闯将进去，却是十数个人，都执棍棒器械，在那里打桌击凳，把家火什物，打的粉碎。内中一个大汉骂道：“老牛子，快把女儿好好地与我做浑家，万事干休；若说半个不字，教你们都是个死！”李逵从外入来，听了这几句说话，心如火炽，口似猱生，喝道：“你这夥鸟汉，如何强要人家女儿？”那夥人嚷道：“我们是要他女儿，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砍去。好生作怪，却是不禁砍，只一斧，砍翻了两三个。那几个要走，李逵赶上，一连六七斧，砍的七颠八倒，横满地；单只走了一个，望外跑去了。

李逵抢到里面，只见两扇门儿紧紧地闭着，李逵一脚踢开，见里面有个白发老儿，和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啼哭。见李逵抢入来，叫道：“不好了，打进来了！”李逵大叫道：“我是路见不平的。前面那夥鸟汉，被我都杀了，你随我来看。”那老儿战战兢兢的跟出来看了，反扯住李逵道：“虽是除了凶人，须连累我吃官司。”李逵笑道：“你那老儿，也不晓得『黑爷爷』。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见今同宋公明哥哥，奉诏征讨田虎。他每见在城中酒，我不耐烦，出来闲走。莫说那几个鸟汉，就是杀了几千，也打甚么鸟不禁？”那老儿方揩泪道：“恁般却是好也！请将军到里面坐地。”李逵走进去，那边已摆上一桌子酒馔。

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李逵接过来便，老头儿又来劝。一连了四五碗，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叉手双双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将军在宋先锋部下，又恁般奢遮，如不弃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将起来道：“这样腌

脏歪货！却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只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只见那边一个彪形大汉，仗着一条朴刀，大踏步赶上来，大喝一声道：“兀那黑贼，不要走！却这几个兄弟，如何都把来杀了？我们是要他家女儿，干你甚事？”挺朴刀直抢上来。李逵大怒，轮斧来迎，与那汉礮了二十余合。那汉礮不过，隔开板斧，拖着朴刀，飞也似跑去。李逵紧紧追赶，赶过一个林子，猛见许多宫殿。

那汉奔至殿前，撇了朴刀，在人丛一混，不见了那汉，只听得殿上喝道：“李逵不得无礼！着他来见朝。”李逵猛省道：“这是文德殿，前日随宋哥哥在此见朝，这是皇帝的所在。”又听得殿上说道：“李逵，快俯伏！”李逵藏了板斧，上前观看，只见皇帝远远的坐在殿上，许多官员，排列殿前。李逵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心中想道：“阿也！少了一拜！”天子问道：“适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跪着说道：“这门强要占人女儿，臣一时气忿，所以杀了。”天子道：“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赦汝无罪，愁汝做了值殿将军。”李逵心中喜欢道：“原来皇帝恁般明白！”一连磕了十数个头，便起身立于殿下。

无移时，只见蔡京，童贯，杨戩，高俅四个，一班儿跪下，俯伏奏道：“今有宋江，统领兵马，征讨田虎，逗遛不进，终日饮酒，伏乞皇上治罪。”李逵听了这句话，那把无名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住，□两斧抢上前，一斧一个，劈下头来，大叫道：“皇帝，你不要听那贼臣的说话，我宋哥哥连破了三个城池，见今屯兵盖州，就要出兵，如何恁般欺诳？”众文武见杀了四个大臣，都要来捉李逵。李逵□两斧叫道：“敢来捉我，把那四个做样！”众人因此不敢动手。

李逵大笑道：“快当！快当！那四个贼臣，今日得了当，我去报与宋哥哥知道。”大踏步离了宫殿。猛可的又见一座山。看那山时，却是适遇见秀土的所在。那秀士兀是立在山坡前，又迎将上来笑道：“将军此游得意否？”李逵道：“好教大哥得知，适被俺杀了四个贼臣。”那秀士笑道：“原来如此！我原在汾沁之间，近日偶游于此，知将军等心存忠义，我还有紧要说话与将军说。目今宋先锋征讨田虎，我有十字要诀，可擒田虎。将军须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知道。”便对李逵念道：“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一连念了五六遍。李

逵听他说得有理，便依着他温念这十个字。

那秀士又向树林中指道：“那边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在林中坐地。”李逵转身看时，已不见了那个秀士。李逵道：“他恁地去得快！我且到林子里去看，是甚么人。”抢入林子来，果然有个婆子坐着。李逵近前看时，却原来是铁牛的老娘，呆呆地闭着眼，坐在青石上。李逵向前抱住道：“娘呀！你一向在那里苦？铁牛只道被虎了，今日却在这里。”娘道：“吾儿，我原不曾被虎。”李逵哭着说道：“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宋哥哥大兵，见屯北城中，铁牛背娘到城中去。”正在那里说，猛可的一声响亮，林子里跳出一个斑斓猛虎，吼了一声，把尾一剪，向前直扑下来。慌的李逵□板斧，望虎砍去，用力太猛了，双斧劈个空，一交扑去，却扑在宜春圃雨香亭酒桌上。

宋江与众兄弟追论往日之事，正说到浓深处，初时见李逵伏在桌上打盹，也不在意。猛可听的一声响，却是李逵睡中双手把桌子一拍，碗碟掀翻，溅了两袖羹汁，口里兀是嚷道：“娘，大虫走了！”睁开两眼看来，灯烛辉煌，众兄弟团团坐着，还在那里酒。李逵道：“啐！原来是梦，却也快当！”众人都笑道：“甚么梦？恁般得意！”李逵先说梦见我的老娘，原不曾死，正好说话，却被大虫打断。众人都叹息。李逵再说到杀却奸徒，踢翻桌子，那边鲁智深，武松，石秀听了，都拍手道：“快当！”

李逵笑道：“还有快当的哩！”又说到杀了蔡京，童贯，杨戩，高俅四个贼臣，众人拍着手，齐声大叫道：“快当！快当！如此也不枉了做梦！”宋江道：“众兄弟禁声，这是梦中说话，甚么要紧。”李逵正说到兴浓处，揎拳里袖的说道：“打甚么鸟不禁？真个一生不曾做恁般快畅的事。还有一桩奇异梦：一个秀士对我说甚么『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鏃。』他说这十个字，乃是破田虎的要诀，教我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宋江，吴用，都详解不出。当有安道全听的“琼矢鏃”三字，正欲启齿说话，张清以目视之，安道全微笑，遂不开口。吴用道：“此梦颇异，雪霁便可进兵。”当下酒散歇息，一宿无话。

次日雪霁，宋江升帐，与卢俊义，吴学究，计议兵分两路，东西进征：东一路渡壶关，取昭德，繇潞城，榆社，直抵贼巢之后，却从大谷到临县，会兵合；西一路取晋宁，出霍山，取汾阳，繇分休，平

遥，祁县，直抵威胜之西北，合兵临县，取威胜，擒田虎。当下分拨两路将佐：

正先锋宋江管领正偏将佐四十七员：军师吴用 林銖 索超 徐宁 孙立 张清 戴宗 朱仝 樊瑞 李逵 鲁智深 武松 鲍旭 项充 李衮 单廷 魏定国 马麟 燕顺 解珍 解宝 宋清 王英 扈三娘 孙新 顾大嫂 凌振 汤隆 李云 刘唐 燕青 孟康 王定六 蔡福 蔡庆 朱贵 裴宣 萧让 蒋敬 乐和 金大坚 安道全

郁保四 皇甫端 侯健 段景住 时迁 河北降将耿恭

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偏将佐四十员：军师朱武 秦明 杨志 黄信 欧鹏 邓飞 雷横 吕方 郭盛 宣赞 郝思文 韩滔 彭圻 穆春 焦挺 郑天寿 杨雄 石秀 邹渊 邹润 张青 孙二娘 李立 陈达 杨春 李忠 孔明 孔亮 杨林 周通 石勇 杜迁 宋万 丁得孙 龚旺 陶宗旺 曹正 薛永 朱富 白胜

宋江分派已定，再与卢俊义商议道：“今从此处，分兵东西征，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义道：“主将遣兵，听从哥哥严令，安敢拣择？”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两队分定人数，写成阄子，各拈一处。”当下裴宣写成东西两处阄子，宋江，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阄。只因宋江拈起这个阄来，直教三军队里，再添几个英雄猛将；五龙山前，显出一段奇闻异术。毕竟宋先锋拈着那一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话说宋江在盖州分定两队兵马人数，写成阄子，与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个阄子看时，却是东路。卢俊义拈得西路，是不必说，只等雪净起程。留下花荣，董平，施恩，杜兴，拨兵二万，镇守盖州。到初六日吉期，宋江，卢俊义准备起兵。忽报盖州属县阳城，沁水两处军民，累被田虎残害，不得已投顺。今知天兵到来，军民擒缚阳城

守将寇孚，沁水守将陈凯，解赴军前。两县耆老，率领百姓，牵羊担酒，献纳城池。宋先锋大喜，大加赏劳两处军民，给榜抚慰，复为良民。宋先锋以寇孚，陈凯知天兵到此，不速来归顺，着即斩首祭旗，以贼人。

是日两路大兵，俱出北门，花荣等置酒饯送。宋江执对花荣道：“贤弟威振贼军，堪为此城之保障。今此城惟北面受敌，倘有贼兵，当设奇击之，以丧贼胆，则贼人不敢南窥矣。”花荣等唯唯受命。宋江又执对卢俊义道：“今日出兵，却得阳城，沁水献俘之喜。二处既平，贤弟可以长驱直抵晋宁，早建大功，生擒贼首田虎，报效朝廷，同享富贵。”卢俊义道：“赖兄弟之威，两处不战而服。既奉严令，敢不尽心殚力！”宋江又取前日教萧让照依许贯忠图画，另写成一轴，付与卢俊义收置备用。当下正先锋宋江传令拨兵三队：林隸，索超，徐宁，张清，领兵一万为前队；孙立，朱仝，燕顺，马麟，单廷，魏定国，汤隆，李云，领兵一万为后队；宋江与吴用统领其余将佐，领兵三万为中军。三队共军兵五万，望东北进发。副先锋卢俊义辞了宋江，花荣等，管领四十员将佐，军兵五万，望西北进征。

花荣，董平，施恩，杜兴，饯别宋江，卢俊义入城。花荣传令，于城北五里外，扎两个营寨，施恩，杜兴各领兵五千，设强弓硬弩，并诸般火器屯扎，以当敌锋；又于东西两路，设奇兵埋伏不题。其高平自有史进，穆弘，陵川自有李应，柴进，衡州自有公孙胜，张清，关胜，呼延灼，各各守御。看官记话头。

且说宋先锋三队人马，离盖州行三十余里。宋江在马上，遥见前面有座山岭。多样时，渐近山下，却在马首之右。宋江观看那山形势，比他山又是不同，但见：

万叠流岚鳞次密，数峰连峙雁成行。岭颠崖石如城郭，插天云水苍苍。

宋江正在观看山景，忽见李逵上前用手指道：“哥哥，此山光景，与前日梦中无异。”宋江即唤降将耿恭问道：“你在此久，必知此山来历。若依许贯忠图上，房山在州城东，当叫做天池岭。”李逵道：“梦中那秀士，正是说天池岭，我却忘了。”耿恭道：“此山果是天池岭，其颠石崖如城郭一般，昔人避兵之处。近来土人说此岭有灵异，夜间

石崖中，往往有红光照曜。又有樵者到崖畔，有异香扑鼻。”宋江听罢，便道：“如此却符合李逵的梦。”是日兵行六十里安营，于路无话。不则一日，来到壶关之南，离关五里下寨。

却说壶关原在山之东麓，山形似壶，汉时始置关于此，因此叫做壶关。山东有抱犊山，与壶关山麓相连。壶关正在两山之中，离昭德城南八十里外，乃昭德之险隘。上有田虎手下猛将八员，精兵三万镇守。那八员猛将是谁：

山士奇 陆辉 史定 吴成
仲良 云宗武 伍肃 竺敬

却说山士奇原是沁州富户子弟，膂力过人，好使棒；因杀人惧罪，遂投田虎部下，拒敌有功，伪受兵马都监之职。惯使一条四十斤重浑铁棍，武艺精熟。田虎闻朝廷差宋江等兵马前来，特差他到昭德，挑选精兵一万，协同陆辉等镇守壶关。彼处一应调遣，俱得便宜行事，不必奏闻。

山士奇到壶关，知盖州失守，料宋兵必来取关，日月厉兵秣马，准备迎敌。忽报宋兵已到关南五里外扎营，士奇整点马军一万，同史定，竺敬，仲良，各各披挂上马，领兵出关迎敌，与宋兵对阵。两边列成阵势，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里花腔□鼓擂，杂彩绣旗摇。北阵门旗开处，一将立马当先。看他怎生结束：

凤翅明盔稳戴，鱼鳞铠甲重披。锦红袍上织花枝，狮蛮带琼瑶密砌，纯钢铁棍紧挺，青毛马频嘶。壶关新到大将军，山都监士奇便是。

山士奇高叫：“水草寇，敢来侵犯我边疆？”那边“豹子头”林冲骤马出阵，喝道：“助虐匹夫，天兵到来，兀是抗拒！”捻矛纵马，直抢士奇。二将抢到垓心，两军呐喊，二骑相交，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鏖经五十余合，不分胜负，林冲暗暗喝采。竺敬见士奇不能取胜，拍马飞刀助战，那边“没羽箭”张清飞马接住。四骑马在阵前两对儿杀。张清与竺敬鏖至二十余合，张清力怯，拍马便走。竺敬骤马赶来，张清带住花，向锦袋内取一石子，扭过身躯，觑定竺敬面门，一石子飞去，喝声道：“着！”正中竺敬鼻凹，翻身落马，鲜血迸流。张清回马捻枪来刺，北阵里史定，仲良双出，死救得脱。

关上见打翻一将，恐士奇有失，遂鸣金收兵。宋江亦令鸣金收兵

回寨，与吴用商议道：“今日打翻一员贼将，少挫锐气。我见山势险峻，关形壮固，用何良策，可破此关。”林𨔵道：“来日扣关搦战，一定要杀却那个贼将，众兄弟进力冲杀上去。”吴用道：“将军不可造次！孙武子云：『不可胜者，守也；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当自守，彼敌可胜，则攻之尔。”宋江道：“军师之言甚善。”

次日，林𨔵，张清来禀宋先锋，要领兵搦战。宋江吩咐道：“纵使战胜，亦不得轻易上关。再令徐宁，索超领兵接应。”当下林𨔵，张清领五千军马，在关下摇旗擂鼓，辱骂搦战，从辰至午，关上不见动静。林𨔵与张清却待要回寨，猛听的关内一声炮响，关门开处，山士奇同伍肃，史定，吴成，仲良，领兵二万，冲杀下来。

林𨔵对张清道：“贼人乘我之疲，我等努力向前。”后队索超，徐宁，领兵一齐上前。两边列阵，更不打话，寻对杀。林𨔵礮伍肃。士奇出马，张清捻朵花接住。吴成，史定双出，索超挥斧跃马，力敌二将。当下两军迭声呐喊，七骑马在征尘影里，杀气业中，灯影般捉对儿杀。正礮到酣闹处，“豹子头”林𨔵大喝一声，只一矛将伍肃戮下马来。吴成，史定两个战索超，兀是力怯，见那边伍肃落马，史定急卖个破绽，拍马望本阵奔去。吴成见史定败阵，隔开斧要走，被索超挥斧砍为两段。山士奇见折了二将，拨马回阵。张清赶上，手起一石子，打着脑后，头盔铿然有声，惊的士奇伏鞍而走。仲良急领兵进关，被林𨔵等驱兵冲杀过来，北军大败。山士奇领兵乱撙入关，闭门不迭。林𨔵等直杀至关下，被关上矢石打射下来，因此不能得入。林𨔵左臂早中一矢，收兵回寨。宋江令安道全疗治林𨔵箭疮，幸的甲厚，不致伤重，不在话下。

且说山士奇进关，计点军士，折去二千余名，又折了二将。对众商议：一面差人往威胜晋王处说，宋江等兵强将猛，难以抵敌，乞添差良将镇守，庶保无虞，一面密约抱犊山守将唐斌，文仲容，崔野，领精兵悄地出抱犊之东，抄宋兵之后。约定日期，放炮为号，我这里领兵出关，冲杀下来，两路夹攻，必获全胜。当下计议已定，坚守关隘，只等唐斌处消息不题。

再说宋先锋见壶关险阻，急切不能破，相拒半月有余，正在帐中纳闷，忽报卫州关将军差人驰书到来，内有机密事情。宋江与吴用连

忙拆开观看，书中说：

抱犊山寨主唐斌，原是蒲东军官；为人勇敢刚直，素与关某结义。被势豪陷害，唐斌忿怒，杀死仇家，官府追捕紧急。那时自蒲东南下，欲投梁山，路经此山被邦。当下唐斌与本山头目文仲容，崔野争礮，文崔二人，都不能赢他，因此请唐斌上山，让他为寨主。旧年因田虎侵夺壶关，要他降顺，唐斌本意不肯，后见势孤，勉强降顺。却只在本山驻扎，为壶关犄角，以备南兵。近闻关某镇守卫州，新岁元旦，唐斌单骑潜至卫州，诉说向来衷曲。他久慕兄长忠义，本欲归顺天朝，投降兄长麾下，建功赎罪。关某单骑同唐斌到抱犊山，见文仲容，崔野二人爽亮，毫无猥琐之态。二人亦欲归顺，密约相机献关，以为进身之资。

宋江详悉来书，与吴用计议，按兵不动，只看关内动静，然后策应。

却说山士奇差人密约唐斌悄地出兵，军人回报：“目今月明如昼，待月晦进兵，务使敌人不觉为妙。”士奇道：“也见得是。”一连过了十几日，宋军也不来攻打，忽报唐斌领数骑，从抱犊山侧驰至关内。须臾，唐斌到关，参见山士奇。唐斌道：“今夜三更，文仲容，崔野，领兵一万，潜出抱犊山之东，人披软战，马摘銮铃，黎明必到宋兵寨后，这里可速准备出关接应。”士奇喜道：“两路夹击，宋兵必败！”士奇置酒管待。至暮，唐斌上关探望道：“奇怪，星光下，却像关外有人哨探的。”一头说，便向亲随军士箭壶中，取两枝箭，望关外射去。也是此关合破，关外真个有几个军卒，奉宋先锋将令，在黑影里潜探关中消息。唐斌那枝箭，可可地射着一个军卒右股；但射的股肉疼痛，却似无箭镞的。军士怪异，取箭细看，原来有许多绢帛，紧紧缠缚着箭镞。军卒知有别情，飞奔至寨中，报至宋先锋。宋江在灯烛之下，拆开看时，内有蝇头细字几行，却是唐斌密约：次日黎明献关，有文仲容，崔野领兵潜至先锋寨后，只等炮响，关内杀出接应。那时唐斌在彼，乘机夺关。宋先锋急速准备进关。

宋江看罢，与吴用密议准备。吴用道：“关将军料无差误；然敌兵出我之后，不可不做准备。当令孙立，朱仝，单廷，魏定国，燕顺，领兵一万，卷旗息鼓，潜往寨后。如遇文崔二将兵到，勿令彼遽逼营

寨，直待我兵已得此关，听放轰天子母号炮，方可容地近前。再令徐宁，索超领兵五千，潜往寨东埋伏；林𣶒，张清领兵五千，潜往寨西埋伏。只听寨内炮响，两路齐出接应，合兵冲杀上关。万一我兵中彼奸计，即来救应。”宋江道：“军师筹画甚善？”当下依议传令，众将遵守准备去了。

再说山士奇在关内得唐斌消息，专听宋兵寨后炮声。候至天明，忽听得关南连珠炮响，唐斌同士奇上关眺望，见宋军寨后尘起，旌旗错乱。唐斌道：“此必文崔二将兵到，可速出关接应？”山士奇同史定领精兵一万，先出关冲杀，令唐斌，陆辉领兵一万，随后策应，却令竺敬，仲良驻扎关上。当下宋兵见关上冲出兵来，望后急退。山士奇当先驱兵卷杀过来，猛听的一声炮响，宋兵左右，撞出两彪军马，杀奔前来。唐斌见宋兵两队杀出，急回马领兵抢上关来，横矛立马于门外。

山士奇，史定正在分头杀，宋寨中又一声炮响，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标枪牌手，滚杀过来。山士奇知有准备，急招回马上关，关前一将，立马大叫道：“唐斌在此，壶关已属宋朝，山士奇可速下马投降？”手起一矛，早把竺敬戮死。山士奇大惊，罔知所措，领数十骑，望西抵死冲突去了。林𣶒，张清要夺关隘，也不来追赶，领兵杀上关来。那时李逵等步兵轻捷，已抢上关，即放号炮，同唐斌赶杀把关军士，夺了壶关。仲良被乱兵所杀。关外史定，被徐宁搦翻。北兵四散逃窜，弃下盔甲马匹无数，杀死二千余人，生擒五百余名，降者甚众。

须臾，宋先锋等大兵次第入关，唐斌下马，拜见宋江道：“唐某犯罪，闻先锋仁义，那时欲奔投大寨，只因无个门路，不获拜识尊颜。今天假其便，使唐某得随鞭镫，实满平生之愿。”说罢，又拜。宋江答礼不迭，慌忙扶起道：“将军归顺朝廷，同宋某荡平叛逆，宋某回朝，保奏天子，自当优叙。”次后孙立等众将，与同文仲容，崔野，领两路兵马，屯扎关外听令。宋江传令文崔二将入关相见。孙立等统领兵马，且屯扎关外。文仲容，崔野进关参拜宋先锋道：“文某崔某有缘，得侍麾下，愿效犬马。”宋江大喜道：“将军等同赚此关，功勋不小。宋某于功绩簿上，一一标记明白。”即令设宴，与唐斌等二人

庆贺；一面计点关内外军士，新降兵二万余人，获战马一千余匹。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赏劳将佐军兵已毕，宋江问唐斌，昭德关中兵将多寡。唐斌道：“城内原有三万兵马，山士奇选出一万守关，今城中兵马尚有二万，正偏将佐共十员。那十员乃是：

孙琪 叶声 金鼎 黄钺 冷宁 戴美
翁奎 杨春 牛庚 蔡泽 ”

唐斌又道：“田虎恃壶关为昭德屏障，壶关已破，田虎失一臂矣。唐某不才，愿为前部去打昭德。”当下陵川降将耿恭愿同唐斌为前部，宋江依允。少顷，宋江对文仲容，崔野道：“两位素居抱犊山，知彼情形，威风久着。宋某欲令二位管令本部人马，仍往抱犊屯扎，以当一面。待宋某打破昭德，那时请将军相会，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文仲容，崔野同声答道：“先锋之令，安敢不遵？”当下酒罢，文崔辞别宋先锋，往抱犊去了。

次日，宋先锋升帐，令戴宗往晋宁卢先锋处，探听军情，速来回报。戴宗遵令起程不题。宋江与吴用计议，分拨军马，攻打昭德。唐斌，耿恭领兵一万攻打东门；索超，张清领兵一万，攻打南门；却空着西门，防威胜救兵至，恐内外冲突不便。又令李逵，鲍旭，项充，李衮，领步兵五百为游兵，往来接应；令孙立，朱仝，燕顺领兵进关，同樊瑞，马麟管领兵马，镇守壶关。分拨已定，宋先锋与吴学究统领其余将佐，拔寨起行，离昭德城南十里下寨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威胜伪省院官，接得壶关守将山士奇，及晋宁田彪告急申文，奏知田虎，说宋兵势大，壶关，晋宁两处危急。田虎升殿，与众人计议，发兵救援。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个人，首戴黄冠，身披鹤氅，上前奏道：“臣启大王，臣愿往壶关退敌。”

那人姓乔，单名个冽字。其先原是陕西泾原人。其母怀孕，梦豺入室，后化为鹿，梦觉，产冽。那乔冽八岁好使弄棒，偶游崆峒山，遇异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也曾往九宫县二仙山访道，罗真人不肯接见，令道童传命，对乔冽说：“你攻于外道，不悟玄微，待你遇德魔降，然后见我。”乔冽艷然而返，自恃有术，游浪不。因他多幻术，人都称他做“幻魔君”。后来到安定州。本州亢阳五个月，雨无涓滴。州官出榜，如有祈至雨泽者，给信赏钱三千贯。乔冽

揭榜上坛，甘霖大澍。州官见雨足，把这信赏钱不在意了。也是乔冽合当有事，本处有个歪学究，姓何名才，与本州库吏最密，当下探知此事，他便撺掇库吏，把信赏钱大半孝顺州官，其余侵来入己。何才与库吏借贷，也拈得些儿油水。库吏却将三贯钱把与乔冽道：“你有恁般高术，要这钱也没用头。我这里正项钱粮，兀自起解不足，东挪西撮。你这项信赏钱，依着我，权且存置库内，日后要用，却来陆续支取。”乔冽听了大怒道：“信赏钱原是本州富户协助的，你如何恣意侵徭？库藏粮饷，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顾侵来肥己，买笑追欢，败坏了国家许多大事。打死你这污滥腌脏，也与库藏除了一蠹？”提起拳头，劈脸便打。那库吏是酒色淘虚的人，更兼身体肥胖，未动手先是气喘，那里架隔得住。当下被乔冽拳头脚踢，痛打一顿，狼狈而归，卧四五日，呜呼哀哉，伤重而死。库吏妻孥，在本州投了状词。州官也七分猜着，是因信赏钱弄出这事来。押纸公文，差人勾捉凶身乔冽对问。乔冽探知此事，连夜逃回涇原收拾，同母离家，逃奔到威胜，更名改姓，扮做“全真”，把冽字改做清字，起个法号，叫做道清。未几，田虎作乱，知道清有术，勾引入夥，捏造妖言，逞弄幻术，煽惑愚民，助田虎侵夺州县。田虎每事靠道清做主，伪封他做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之职。那时方出姓，因此都称他做国师乔道清。

当下乔道清启奏田虎，愿部领军马，往壶关拒敌。田虎道：“国师恁般替寡人分忧！”说还未毕，又见殿帅孙安上殿启奏：“臣愿领军马去援晋宁。”田虎加封乔道清，孙安为征南大元帅，各拨兵马二万前去。乔道清又奏道：“壶关危急，臣选轻骑，星驰往救。”田虎大喜，令枢密院分拨兵将，随从乔道清，孙安进征。枢密院得令，选将拨兵，交付二人。乔道清，孙安即日整点军马起程。

那个孙安与乔道清同乡，他也是涇原人。生的身長九尺，腰大八围，颇知韬略，膂力过人。学得一身出色的好武艺，惯使两口镔铁剑。后来为报父仇，杀死二人，因官府追捕紧急，弃家逃走。他素与乔道清交厚，闻知乔道清在田虎手下，遂到威胜，投诉乔道清。道清荐与田虎，拒敌有功，伪受殿帅之职。今日统领十员偏将，军马二万，往救晋宁。那十员偏将是谁，乃是：

梅玉 秦英 金楨 陆清 毕胜 潘迅

杨芳 冯升 胡迈 陆芳

那十员偏将，都伪授统制之职。当下孙安辞别乔道清，统领军马，晋宁进发不题。

再说乔道清将二万军马，着团练聂新，冯觐统领，随后自己同四员偏将先行。那四员：

雷震 倪麟 费珍 薛灿

那四员偏将，都伪授总管之职，随着乔道清，管领精兵二千，星夜望昭德进发。不则一日，来到昭德城北十里外，前骑探马来报：“昨日被宋兵打破壶关，目今分兵三路，攻打昭德城池。”乔道清闻报，大怒道：“这们恁般无礼！教他认俺的手段。”领兵飞奔前来。正遇唐斌，耿恭，领兵攻打北门。忽报西北上有二千余骑到来，唐斌，耿恭列阵迎敌。乔道清兵马已到，两阵相对，旗鼓相望。南北尚离一箭之地。唐斌，耿恭看见北阵前四员将佐，簇拥着一个先生，立马于红罗宝盖下。那先生怎生模样，但见：

头戴紫金嵌宝鱼尾道冠，身穿皂沿边烈火锦鹤氅，腰系杂色彩丝□，足穿云头方赤舄。仗一口锏铁古剑，坐一匹雪花银马。八字眉碧眼落腮胡，四方口声与钟相似。

那先生马前皂旗上，金写两行十九个大字，乃是：“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耿恭看罢，惊骇道：“这个人利害！”两军未及交锋，恰遇李逵等五百游兵突至，李逵便欲上前。耿恭道：“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个了得的，会行妖术，最是利害。”李逵道：“俺抢上去砍了那撮鸟，却使甚么鸟术？”唐斌也说：“将军不可轻敌。”李逵那里肯听，挥板斧冲杀上去，鲍旭，项充，李衮，恐李逵有失，领五百团牌标手，一齐滚杀过去。

那先生呵呵大笑，喝道：“这不得狂逞！”不慌不忙，把那口宝剑，望空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好好地白日青天，霎时黑雾漫漫，狂风飒飒，飞土扬尘。更有一团黑气，把李逵等五百余人罩住，却似摄入黑漆皮袋内一般，眼前并无一隙亮光，一毫也动挥不得，耳畔但听的风雨之声，却不知身在何处。任你英雄好汉，不能插翅飞腾。你便火首金刚，怎逃地网天罗；八臂哪吒，难脱龙潭虎窟。毕竟李逵等众人危困，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话说“黑旋风”李逵，不听唐斌，耿恭说话，领众将杀过阵去，被乔道清使妖术困住，五百余人，都被生擒活捉，不曾走脱半个。耿恭见头势不好，拨马望东，连打两鞭，预先走了。唐斌见李逵等被陷，军兵慌乱，又见耿恭先走，心下寻思道：“乔道清法术利害，倘走不脱时，落得被人耻笑。我闻军士不怕死而灭名，到此地位，怎顾得性命！”唐斌舍命捻矛，纵马冲杀过来。乔道清见他来得凶猛，连忙捏诀念咒，喝声道：“疾！”就本阵内卷起一阵黄沙，望唐斌扑面飞来。唐斌被沙迷眼目，举手无措，早被军士赶上，把左腿刺了一，颠下马来，也被活捉去了。原来北军有例，凡解生擒将佐到来，赏赐倍加，所以众将不曾被害。那时唐斌部下一万人马，都被黄沙迷漫，杀的人亡马倒，星落云散，军士折其大半。

且说林隸，徐宁在东门，听的城南喊杀连天，急领兵来接应。那城中守将孙琪等见是乔道清旗号，连忙开门接应，李逵等已被他捉入城中去了。只见那耿恭同几个败残军卒，跑的气喘急促，鞍歪辔侧，头盔也倒在一边，见了林隸，徐宁，方把马勒住。林隸，徐宁忙问何处军马，耿恭七颠八倒的说了两句，林隸，徐宁急同耿恭投大寨来，恰遇王英，扈三娘领三百骑哨到，得了这个消息，一同来报知宋先锋。耿恭把李逵等被乔道清擒捉的事，备细说了。宋江闻报大惊，哭道：“李逵等性命休矣！”吴用劝道：“兄长且休烦闷，快理正事。贼人既有妖术，当速往壶关取樊瑞抵敌。”宋江道：“一面去取樊瑞，一面进兵，问那贼道讨李逵等众人。”吴用苦谏不听。

当下宋先锋令吴用统领众将守寨，宋江亲自统领林隸，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隆，李云，郁保四八员将佐，军马二万，即刻望昭德城南杀去。索超，张清接着，合兵一处，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奔城下来。却说乔道清进城，升帅府，孙琪等十将参见毕，孙琪等正欲设宴款待，探马忽报宋兵又到。乔道清怒道：“这无礼！”对孙琪道：“待我捉了宋江便来。”即上马统领四员偏将，三千军马，出城迎

敌。宋兵正在列阵搦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门内拥出一彪军来，当先一骑上面，坐着一个先生，正是“幻魔君”乔道清，仗着宝剑，领军过吊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中吹动画角，战鼓齐鸣。

宋阵里门旗开处，宋先锋出马，郁保四捧着帅字旗，立于马前，左有林𦏧，徐宁，鲁智深，刘唐，右有索超，张清，武松，汤隆，八员将佐拥护。宋先锋怒气填胸，指着乔道清骂道：“助逆贼道，快放还我几个兄弟及五百余人！略有迟延，拿住你碎万段！”道清喝道：“宋江不得无礼！俺便不放还你，看你怎地拿我！”宋江大怒，把鞭梢一指，林𦏧，徐宁，索超，张清，鲁智深，武松，刘唐，一齐冲杀过来。乔道清叩齿作法，捏诀念咒，把剑望西一指，喝声道：“疾！”霎时有无数兵将，从西飞杀过来，早把宋兵冲动。乔道清又把剑望北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须臾，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飞砂走石，撼地摇天。林𦏧等众将，正杀上前，只见前面都是黄沙黑气，那里见一个敌军。宋军不战自乱，惊坐下马乱窜咆哮。

林𦏧等急回马拥护宋江，望北奔走。乔道清招兵掩杀，赶得宋江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宋江等忙乱奔走，未及半里之地，前面恁般奇怪，适兵马来时，好好的平原旷野，却怎么弥弥漫漫，一望都是白浪滔天，无涯无际，却似个东洋大海。就是肋生两翅，也飞不过。后面兵马赶来，眼见得都是个死。鲁智深，武松，刘唐齐声大叫：“难道束手就缚？”三个奋力回身，向北杀来。猛可地一声霹雳，半空中现出二十余尊金甲神人，把兵器乱打下来，早把鲁智深，武松，刘唐打翻，北军赶上，也被活捉去了。又听的大喊道：“宋江下马受缚，免汝一死！”

宋江仰天叹道：“宋江死不足惜，只是君恩未报，双亲年老，无人奉养；李逵等这几个兄弟，不曾救得。事到如此，只拚一死，免得被擒受辱。”林𦏧，徐宁，索超，张清，汤隆，李云，郁保四七个头领，拥着宋江，团聚一块，都道：“我等愿随兄长，为厉鬼杀贼！”郁保四到如此窘迫慌乱的地位，身上又中了两矢，那面帅字旗，山是挺挺的捧着，紧紧跟随宋先锋，不离尺寸。北军见帅字旗未倒，不敢胡乱上前。

宋江等已掣剑在手，都欲自刎，猛见一个人走向前来，止住众人道：“休要如此，众人勿忧。我位尊戊己，见汝等忠义，特来擒那妖水，救汝等归寨。”众将看那人时，生得奇异：头长两块肉角，遍体青黑色，赤发裸形，下体穿条黄□，左手执一个铃铎。那人就地撮把土，望着那前面海大般白浪滔天的水，只一撒，转眼间，就现出原来平地。对众人道：“汝等应有数日灾厄。今妖水已灭，可速归营，差人到卫州，方可解救。汝等勉力报国！”言讫，化阵旋风，寂然不见。

众人惊讶不已，保护宋江投奔南来。行过五六里，忽见尘头起处，又有一彪兵马，自南而来，却是吴用同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解珍，解宝，领兵一万，前来接应。宋江对吴用道：“不听贤弟之言，险些儿不得相见！”吴用道：“且到寨中再说。”众人次第入到寨里，把那兵败被困遇神的事备述。吴用以手加额道：“位尊戊己土神也。兄长忠义，感动后土之神，土能擒水。”宋江等方省悟，望空拜谢。

此时天色将暮，有败残军士逃回说，混乱之中，又被昭德城中孙琪，叶声，金鼎，黄钺等开南门领兵掩杀，死者甚众，其余四散逃窜。宋江计点军士，损折万余。吴用对宋江道：“贼人会使妖术，连胜两阵，可速用计准备，提防劫寨。况我兵惊恐，凡杯蛇鬼车，风兵草甲，无往非撼志之物。当空着此寨，只将羊蹄点叉利刃；右边飞出“神火将军”魏定国，领五百火军，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五十辆火车，车上都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硝，五色猱药，一齐点着。那两路军兵：左边的乌云卷地，右边的烈火飞腾，一哄冲杀过来，北军惊惧欲退。乔道清喝道：“退后者斩！”右手仗着宝剑，口中念念有词，霎时乌云盖地，风雷大作，降下一阵大块冰雹，望“圣水”“神火”军中乱打下来，霹雳交加，火灭绝。众军被冰雹打得星落云散，抱头鼠窜。单廷，魏定国吓得魂不附体，举手无措，抵死逃回本阵。“圣水”“神火”将军，到此翻成画饼。须臾，雹散云收，仍是青天白日，地上兀是有如鹌卵似拳头的无数冰块。乔道清看宋军时，打得头损额破，眼瞎鼻歪，踏着冰块，便滑一跤。

乔道清扬武耀威高叫道：“宋兵中再有手段高强，神通广大的么？”樊瑞羞忿交集，披发仗剑立于马上，使尽平生法力，口中念动咒语，只见狂风四起，飞砂走石，天愁地暗，日色无光。樊瑞招动人

马，冲杀过来，乔道清笑道：“量你这鸟术，干得甚事！”便也仗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只见风尽随着宋军乱滚；半空中又是一声霹雳，无数神兵天将，杀将下来。宋阵中马嘶人喊，乱窜起来；乔道清同四个偏将，纵军掩杀。樊瑞法术不灵，抵挡不住，回马便走。

北军追赶上来，正在万分危急，猛见宋寨中一道金光射来，把风砂掳散，那些天兵神将，都乱纷纷坠落阵前；众人看时，却是五彩纸剪就的。乔道清见破了“神兵法”，大展神通，披发仗剑，捏诀念咒，喝声道：“疾！”又使出“三昧神水”的法来，须臾，有千万道黑气，从壬癸方滚来。只见宋阵中一个先生，骤马出阵，仗口松纹古定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猛见半空里有许多黄袍神将，飞向北去，把那黑气冲灭。乔道清了一惊，手足无措。宋军见这个先生破了妖术，齐声大骂：“乔道清妖贼，如今有手段高强的来了。”乔道清听了这句，羞的彻耳通红，望本阵便退。乔道清生平逞弄神通，今日垂首丧气，正是总教掬尽三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毕竟宋阵里破妖术的先生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话说宋阵里破乔道清妖术的那个先生，正是“入云龙”公孙胜。他在卫州接了宋先锋将令，即同王英，张清，解珍，解宝，星夜赶到军前。入寨参见了宋先锋，恰遇乔道清逞弄妖法，战败樊瑞。那日是二月初八日，干支是戊午，戊属土。当下公孙胜就请天干神将，克破那壬癸水，扫荡妖氛，现出青天白日。宋江，公孙胜两骑马同到阵前，看见乔道清羞惭满面，领军马望南便走。公孙胜对宋江道：“乔道清法败奔走，若放他进城，便根深固柢。兄长疾忙传令，教徐宁，索超，领兵五千，从东路抄至南门，绝住去路；王英，孙新，领兵五千，驰往西门截住。如遇乔道清兵败到来，只截住他进城的路，不必与他杀。”宋江依计传令，分拨众将遵令去了。

此时兀是巳片时分，宋江同公孙胜统领林林，张清，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七个头领，军马二万，赶杀前来。北将雷震等保护乔

道清，且战且走。前面又有军马到来，却是孙琪，聂新领兵接应，合兵一处。刚到五龙山寨，听得后面宋兵鸣锣擂鼓，喊杀连天，飞赶上来。孙琪道：“国师入寨驻扎，待孙某等与他决一死战。”乔道清在众将面前夸了口，况且自来行法，不曾遇着对手，今被宋兵追迫，十分羞怒，便对孙琪道：“你们且退后，待我上前拒敌。”即便勒兵列阵，一马当先，雷震等将簇拥左右。乔道清高叫：“水草寇，焉得这般欺负人？俺再与你决个胜败。”原来乔道清生长泾原，是极西北地面，与山东道路遥远，不知宋江等众兄弟详细。

当下宋阵里把旗左招右展，一起一伏，列成阵势，两阵相对，吹动画角，战鼓齐鸣。南阵里黄旗磨动，门旗开处，两骑马出阵：中间马上，坐着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左手马上，坐的是“入云龙”公孙胜，手中仗剑，指着乔道清说道：“你那学术，都是外道，不闻正法，快下马归顺！”乔道清仔细看时，正是那破法的先生，但见：

星冠攒玉，鹤氅缕金。九宫衣服灿云霞，六甲风雷藏宝诀。腰系杂色彩丝□，手仗松纹古定剑。穿一双云缝赤朝鞋，骑一匹黄昂首马。八字神眉杏子眼，一部掩口落腮须。

当下乔道清对公孙胜道：“今日偶尔行法不灵，我如何便降服你？”公孙胜道：“你还敢逞弄那鸟术么？”乔道清喝道：“你也小觑俺，再看俺的法！”乔道清抖擞精神，口中念念有词，把手望费珍一招，只见费珍手中执的那条点钢，却似被人劈手一夺的，忽地离了手，如腾蛇般飞起，望公孙胜刺来。公孙胜把剑望秦明一指，那条狼牙棍，早离了手，迎着钢，一往一来，风般在空中相碰：两军迭声喝采。猛可的一声响，两军发喊，空中狼牙棍，把打落下来，的一声，倒插在北军战鼓上，把战鼓搥破；那司战鼓的军士，吓得面如土色。那条狼牙棍，依然复在秦明手中，恰似不曾离手一般，宋军笑得眼花没缝。公孙胜喝道：“你在大匠面前弄斧！”

乔道清又捏诀念咒，把手望北一招，喝声道：“疾！”只见北军寨后，五龙山凹里，忽的一片黑云飞起，云中现出一条黑龙，张鳞鼓鬣，飞向前来。公孙胜呵呵大笑，把手也望五龙山一招，只见五龙山凹里，如飞电般掣出一条黄龙，半云半雾，迎住黑龙，空中相碰。乔道清又

叫：“青龙快来！”只见山顶上飞出一条青龙，随后又有白龙飞出，赶上前迎住。两军看得目瞪口呆。乔道清仗剑大叫：“赤龙快出帮助！”须臾，山凹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舞前来。五条龙向空中乱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生互克，搅做一团。狂风大起，两阵里捧旗的军士，被风卷动，一连颠翻了数十个。

公孙胜左手仗剑，右手把麈尾望空一掷，那麈尾在空中打个滚，化成鸿雁般一只鸟飞上去。须臾，渐高渐大，扶摇而上，直到九霄空里，化成个大鹏，翼若垂天之云，望着那五条龙扑击下来。只听得刮刺刺的响，却似青天里打个霹雳，把那五条龙扑打得鳞散甲飘。原来五龙山有段灵异，山中常有五色云现。龙神托梦居民，因此起建庙宇，中间供个龙王牌位；又按五方，塑成青、黄、赤、黑、白五条龙，按方向蟠旋于柱，都是泥塑金装，彩画就的。当下被二人用法遣来相殢，被公孙胜用麈尾化成大鹏，将五条泥龙，搏击的粉碎，望北军头上，乱纷纷打将下来。北军发喊，躲避不迭，被那年久干硬的泥块，打得脸破额穿，鲜血迸流，登时打伤二百余人，军中乱撺。乔道清束手无术，不能解放。半空里落下个黄泥龙尾，把乔道清劈头一下，险些儿将头打破，把个道冠打 。公孙胜把手一招，大鹏寂然不见，麈尾仍归手中。

乔道清再要使妖术时，被公孙胜运动“五雷正法”的神通，头上现出一尊金甲神人，大喝：“乔冽下马受缚！”乔道清口中喃喃呐呐的念咒，并无一毫儿灵验，慌得乔道清举手无措，拍马望本阵便走。林銖纵马捻矛赶来，大喝：“妖道休走！”北阵里倪麟提刀跃马接住。雷震骤马挺戟助战，这里汤隆飞马，使铁爪架住，两军迭声呐喊，四员将两对儿在阵前杀。倪麟与林銖殢过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林銖觑个破绽，一矛搠中马腿，那马便倒，把倪麟颠翻下来，被林銖向心窝卡察的一搠死。雷震正与汤隆战到酣处，见倪麟落马，卖个破绽，拨马便走，被汤隆赶上，把铁爪照顶门一下，连盔带头打碎，死于马下。宋江将鞭梢一指，张清，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一齐冲杀过来；北军大乱，四散乱撺逃生，杀死者甚众。

孙琪，聂新，费珍，薛灿保护乔道清，弃了五龙山寨，领兵欲进昭德。转过山坡，离城尚有六七里，只听得前面战鼓喧天，喊声大振，

东首小路撞出一彪兵来，当先二将，乃是“金手”徐宁，“急先锋”索超。两军未及交锋，昭德城内，见城外杀，守将戴美，翁奎领兵五千，开南门出城接应，徐宁，索超分头拒敌。索超分兵二千，向北抵敌，戴美当先，与索超殢十余合，被索超挥金蘸斧，砍为两段。翁奎急领兵入城，索超赶杀上去，杀死北军一百余人，直赶至南门城下，翁奎兵马已是进城去了。急拽起吊桥，紧闭城门，城上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索超只得回兵。

再说徐宁领兵三千，拦住北军去路。北军虽是折了一阵，此时尚有二万余人，孙琪，聂新二将，敌住徐宁兵马；费珍，薛灿无心恋战，领五千兵马，保护乔道清投西奔走。这里徐宁力敌孙琪，聂新二将，被北军围里上来，正是寡不敌众，看看围在垓心。却得索超，宋江南北两路兵都到，孙琪，聂新当不得三面攻击。聂新被徐宁一金刺中左臂，坠于马下，被人马践踏如泥；孙琪夺路要走，被张清赶上，手起一，搠中后心，撞下马来。北兵大败亏输，三万军马，杀死大半。杀得横遍野，流血成河，弃下金鼓旗，盔甲马匹无数，其余兵马，四散逃走去了。

宋江，公孙胜，林喆，张清，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与徐宁，索超，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五千，闻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五千兵马，望西逃遁，欲上前追赶。此时已是申牌时分，兵马鏖战一日，饥饿困罢，宋先锋正欲收兵回寨食息，忽报军师吴用知宋先锋等兵马鏖战多时，特令樊瑞，单廷，魏定国，整点兵马一万，准备火把火炬，前来接应。宋先锋大喜。公孙胜道：“既有这枝军马，兄长同众头领回寨食息，小弟同樊、单、魏三位头领，领兵追赶乔道清，务要降服那。”宋江道：“赖贤弟神功，解救灾厄。贤弟远来劳顿，同回大寨歇息了，明日却再理会。乔道清这，法破计穷，料无他虞。”

公孙胜道：“兄长有所不知。本师罗真人常对小弟说：『泾原有个乔冽，他有道骨，曾来访道，我暂且拒他，因他魔心正重，亦是下土生灵造恶，杀运未终。他后来魔心渐退，机缘到来，遇德而服。恰有机缘遇汝，汝可点化他，后来亦得了悟玄微，日后亦有用着他处。』小弟在卫州，遵令前来，于路问妖人来历，张将军说降将耿恭知他备细，道是乔道清即泾县乔冽。适见他的法，与小弟比肩相似，小弟却

得本师罗真人传授『五雷正法』，所以破得他的法。此城叫做昭德，合了本师『遇德魔降』的法语。若放他逃遁，倘此人堕陷魔障，有违本师法旨。此机会不可错过，小弟即刻就领兵追赶，相机降服他。”只一席话，说得宋江心胸豁然，称谢不已。当下同众将统领军马，回营食息。公孙胜同樊瑞，单廷，魏定国，统领一万军马，追赶乔道清不题。

再说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败残兵马五千，奔窜到昭德城西，欲从西门进城，猛听得鼓角齐鸣，前面密林后飞出一彪军来，当先二将，乃是“矮脚虎”王英，“小尉迟”孙新，领五千兵，排开阵势，截住去路。费珍，薛灿抵死冲突。孙新，王英奉公孙一清的令，只不容他进城，却不来赶杀，让他望北去了。城中知乔道清术窘，大败亏输，宋兵势大，惟恐城池有失，紧紧的闭了城门，那里敢出来接应。

无移时，孙新，王英见公孙胜同樊瑞，单廷，魏定国，领兵飞赶上来。公孙胜道：“两位头领，且到大寨食息，待贫道自去赶他。”孙新，王英依令回寨。此时已是酉牌时分。却说乔道清同费珍，薛灿，领败残兵，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似漏网之鱼，望北奔驰。公孙胜同樊瑞，单廷，魏定国，领兵一万，随后紧紧追赶。公孙胜高叫道：“乔道清快下马降顺，休得执迷！”乔道清在前面马上高声答道：“人各为其主，你何故逼我太甚？”此时天色已暮，宋兵燃点火炬火把，火光照耀如白昼一般。乔道清回顾左右，止有费珍，薛灿及三十余骑；其余人马，已四散逃窜去了。

乔道清欲拔剑自刎，费珍慌忙夺住道：“国师不必如此。”用手向前面一座山指道：“此岭可以藏匿。”乔道清计穷力竭，随同二将驰入山岭。原来昭德城东北，有座百谷岭，相传神农尝百谷处。山中有座神农庙。乔道清同费薛二将，屯扎神农庙中，手下止有十五六骑。只因公孙胜要降服他，所以容他遁入岭中；不然，宋兵赶上，就是一万个乔道清，也杀了。话不絮繁。却说公孙胜知乔道清遁入百谷岭，即将兵马分四路，扎立营寨，将百谷岭四面围住。至二更时分，忽见东西两路火光大起，却是宋先锋回寨，复令林𣶒，张清，各领兵五千，连夜哨探到来。与公孙胜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人马，分头扎寨，围困乔道清不题。

且说宋江次日探知乔道清被公孙胜等将兵马围困于百谷岭，即与吴学究计议攻城；传令大兵拔寨起营，到昭德城下。宋江分拨将佐到昭德，围的水不通。城中守将叶声等，坚守城池。宋兵一连攻打二日，城尚不破。宋江城南寨中，见攻城不下，十分忧闷，李逵等被陷，不知性命如何，不觉潸然泪下。军师吴用劝道：“兄长不必烦闷，只消用几张纸，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忙问道：“军师有何良策？”当下吴学究不慌不忙，叠着两个指头，说出这条计来。有分教，兵不血刃孤城破，将士投戈百姓安。毕竟吴学究说出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陈 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话说当下吴用对宋江道：“城中军马单弱，前日恃乔道清妖术，今知乔道清败困，，外援不至，如何不惊恐。小弟今晨上云梯观望，见守城军士，都有惊惧之色。今当乘其惊惧，开以自新之路，明其利害之机，城中必缚将出降，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大喜道：“军师之谋甚善！”当下计议，写成数十道晓谕的兵檄。其词云：

大宋征北正先锋宋江示谕昭德州守城将士军民人等知悉：田虎叛逆，法在必诛，其余胁从，情有可原。守城将士，能反邪归正，改过自新，率领军民，开门降纳，定行保奏朝廷，赦罪录用。如将士怙终不悛，尔等军民，俱系宋朝赤子，速当兴举大义，擒缚将士，归顺天朝。为首的定行重赏，奏请优叙。如执迷逡巡，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子遗靡有。特谕。

宋江令军士将晓谕拴缚箭矢，四面射入城中；传令各门稍缓攻击，看城中动静。次日平明，只听得城中呐喊振天，四门竖起降旗，守城偏将金鼎，黄钺，聚集军民，杀死副将叶声，牛庚，冷宁，将三个首级，悬挂竿首，挑示宋军。牢中放出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充，李衮，唐斌，俱用轿扛统领其余将佐，兵马二万，望汾阳进征。戴某昨日于晋宁起程，替孙安也作起神行法。今日于路，已闻得兄长兵围昭德，乔道清被困。比及到城外，又知兄长大兵进城，特来参见哥哥。孙安现在府门外伺候。”

宋江大喜，令戴宗引孙安进见。戴宗遵令，领孙安入府，上前参见。宋江看孙安轩昂魁伟，一表非俗，下琬迎接。孙安纳头便拜道：“孙某抗拒大兵，罪该万死！”宋江答拜不迭道：“将军反邪归正，与宋某同灭田虎，回朝报奏朝廷，自当录用。”孙安拜谢起立。宋先锋命坐，置酒管待。孙安道：“乔道清妖术利害，今幸公孙先生解破。”宋江道：“公孙一清欲降服他，授以正法。今围困三四日，尚未有降意。”孙安道：“此人与孙某最厚，当说他来降。”当下宋先锋令戴宗同孙安出北门，到公孙胜寨中。相见已毕，戴宗，孙安将来意备细对公孙胜说了。一清大喜，即令孙安入岭，寻觅乔道清。孙安领命，单骑上岭。

却说乔道清与费珍，薛灿，与十五六个军士，藏匿在神农庙里，与本庙道人借索些粗充。这庙里只有三个道人，被乔道清等将他累月募化积下的饭来，都尽了，又见他人众；只得忍气吞声。是日，乔道清听得城中呐喊，便出庙登高崖了望，见城外兵已解围，门内有人马出入，知宋兵已是入城。正在嗟叹，忽见崖畔树林中，走出一个樵者，腰插柯斧，将扁担做个杖，一步步捉脚儿走上崖来。口中念着个歌儿道：

上山如挽舟，下山如顺流。

挽舟当自戒，顺流常自繇。

我今上山者，预为下山谋。

乔道清听了这六句樵歌，心中颇觉恍然，便问道：“你知城中消息么？”樵叟道：“金鼎，黄钺杀了副将叶声，已将城池归顺宋朝：宋江兵不血刃，得了昭德。”乔道清道：“原来如此！”那樵者说罢，转过石崖，望山坡后去了。乔道清又见一人一骑，寻路上岭，渐近庙前。乔道清下崖观看，了一惊，原来是殿帅孙安。他为何便到此处？孙安下马，上前叙礼毕，乔道清忙问：“殿帅领兵往晋宁，为何独自到此？岭下有许多军马，如何不拦挡？”孙安道：“好教兄长得知。……”乔道清见孙安不称国师，已有三分疑虑。孙安道：“且到庙中，细细备述。”二人进庙，费珍，薛灿都来相见毕，孙安方把在晋宁被获投降的事，说了一遍。乔道清默然无语。

孙安道：“兄长休要狐疑。宋先锋等十分义气，我等投在麾下，

归顺天朝，后来亦得个结果。孙某此来，特为兄长。兄长往时曾访罗真人否？”乔道清忙问：“你如何知道？”孙安道：“罗真人不接见兄长，令童子传命，说你后来『遇德魔降』，这句话有么？”乔道清连忙答道：“有有。”孙安道：“破兄长法的这个人，你认得么？”乔道清道：“他是我对头：只知他是宋军中的人，却不知道他的来历。”孙安道：“则他便是罗真人徒弟，叫做公孙胜，宋先锋的副军师。这句法语，也是他对小弟说的。此城叫做昭德，兄长法破，可不是合了『遇德魔降』的说话！公孙胜专为真人法旨，要点化你，同归正道，所以将兵马围困，不上山来擒捉。他既法可以胜你，他若要害你，此又何难？兄长不可执迷。”乔道清言下大悟，遂同孙安带领费珍，薛灿下岭，到公孙胜军前。

孙安先入营报知，公孙胜出寨迎接。乔道清入寨，拜伏请罪道：“蒙法师仁爱，为乔某一人，致劳大军，乔某之罪益深！”公孙胜大喜，答拜不迭，以宾礼相待。乔道清见公孙胜如此义气，便道：“乔某有眼不识好人，今日得待法师左右，平生有幸。”公孙胜传令解围，樊瑞等众将，四面拔寨都起。公孙胜率领乔道清，费珍，薛灿入城，参见宋先锋。宋江以礼相待，用好言抚慰。乔道清见宋江谦和，愈加钦服。少顷，樊瑞，单廷，魏定国，林𣶒，张清都到。宋江传令，将军马尽数收入城中屯驻。

当下宋江置酒庆贺。席间公孙胜对乔道清说：“足下这法，上 etc 不比诸佛菩萨，累劫修来证入虚空三昧，自在神通；中等不比蓬莱三十六洞真仙，准几十年抽添水火，换髓移筋，方得超形度世，游戏造化。你不过凭着符咒，袭取一时，盗窃天地之精英，假借鬼神之运用，在佛家谓之『金刚禅邪法』，在仙家谓之『幻术』。若认此法便可超凡入圣，岂非毫千里之谬！”乔道清听罢，似梦方觉。当下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等听公孙胜说的明白玄妙，都称赞公孙胜的神功道德。当日酒散，一宿无话。

次日，宋江令萧让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晋宁，昭德二府；写书申呈宿太尉报捷，其卫州，晋宁，昭德，盖州，陵川，高平六府州县缺的官，乞太尉择贤能堪任的，奏请速补，更替将领征进。当下萧让书写停当，宋江令戴宗捧，即日起程。

戴宗遵令，拴缚行囊包里，捧表文书札，选个轻捷军士跟随，辞别宋先锋，作起神行法，次日便到东京。先住宿太尉府中呈递书札，恰遇宿太尉在府。戴宗在府前，寻得个本府杨虞候，先送了些人事银两，然后把书札相烦转达太尉。杨虞候接书入府。少顷，杨虞候出来唤道：“太尉有钧旨，呼唤头领。”戴宗跟随虞候进府，只见太尉正在厅上坐地，拆书观看。戴宗上前参见。

太尉道：“正在紧要的时节，来的恁般凑巧！前日正被蔡京，童贯，高俅，在天子面前，劾奏你的哥哥宋先锋覆军杀将，丧师辱国，大肆诽谤，欲皇上加罪。天子犹豫不决，却被右正言陈上疏，劾蔡京，童贯，高俅诬陷忠良，排挤善类，说汝等兵马，已渡壶关险隘，乞治蔡京等欺妄之罪。以此忤了蔡太师，寻他罪过。昨日奏过天子，说陈撰《尊尧录》；他尊神宗为尧，即寓讪陛下之意，乞治陈讪上之罪。幸的天子不即加罪。今日得汝捷报，不但陈有颜，连我也放下许多忧闷。明日早朝，我将汝奏捷表文上达。”戴宗再拜称谢，出府觅个寓所，安歇听候，不在话下。

且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道君皇帝在文德殿朝见文武。宿太尉拜舞山呼毕，将宋江捷表奏闻，说宋江等征讨田虎，前后共克复六府州县，今差人捧捷表上闻。天子龙颜欣悦。宿元景又奏道：“正言陈撰《尊尧录》，以先帝神宗为尧，陛下为舜，尊尧何得为罪？陈素刚正不屈，遇事敢言，素有胆略，乞陛下加封陈官爵，敕陈到河北监督兵马，必成大功。”天子准奏，随即降旨：“陈于原官上加升枢密院同知，着他为安抚，统领御营军马二万，前往宋江军前督战；并赏赐银两，犒劳将佐军卒。”当下朝散，宿太尉回到私第，唤戴宗打发回书。戴宗已知有了圣旨，拜辞宿太尉，离了东京，作起神行法，次日已到昭德城中。往返东京，刚刚四日。

宋江正在整点兵马，商议进征，见戴宗回来，忙问奏闻消息。戴宗将宿太尉回书呈上。宋江拆开看罢，将书中备细，一一对众头领说知。众人都道：“难得陈安抚恁般肝胆，我每也不枉在这里出力。”宋江传令，待接了敕旨，然后进征，众将进征，众将遵令，在城屯驻，不在话下。

却说昭德城北潞城县，是本府属县。城中守将池方，探知乔道清

围困时，便星夜差人，到威胜田虎处申报告急。田虎手下伪省院官，接了潞城池方告急申文，正欲奏知田虎，忽报晋宁已失，御弟三大王田彪只逃得性命到此。言说未毕，恰好田彪已到。田彪同省院官入内，拜见田虎。田彪放声大哭说：“宋兵势大，被他打破晋宁城池，杀了儿子田实，臣只逃得性命至此：失地丧师，臣该万死！”说罢又哭。那边省院官又启奏道：“臣适接得潞城守将池方申文，说乔国师已被宋兵围困，昭德危在旦夕。”

田虎闻奏大惊，会集文武众官，右丞相太师卞祥，枢密官范权，统军大将马灵等，当廷商议：“即日宋江侵夺边界，占了我两座大郡，杀死众多兵将，乔道清已被他围困，汝等如何处置？”当有国舅邬梨奏道：“主上勿忧！臣受国恩，愿部领军马，克日兴师，前往昭德，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原夺城池。”那邬梨国舅，原是威胜富户。邬梨入骨好使棒，两臂有千斤力气，开的好硬弓，惯使一柄五十斤重泼风大刀。田虎知他幼妹大有姿色，便娶来为妻，遂将邬梨封为枢密，称做国舅。当下邬梨国舅又奏道：“臣幼女琼英，近梦神人教授武艺，觉来便是膂力过人。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异的手段，手飞石子，打击禽鸟，百发百中，近来人都称他做『琼矢镞』。臣保奏幼女为先锋，必获成功。”田虎随即降旨，封琼英为郡主。邬梨谢恩方毕，又有统军大将马灵奏道：“臣愿部领军马，往汾阳退敌。”田虎大喜，都赐金印虎牌，赏赐明珠珍宝，邬梨，马灵各拨兵三万，速便起兵前去。

不说马灵统领偏牙将佐军马，望汾阳进发。且说邬梨国舅领了王旨兵符，下教场挑选兵马三万，整顿刀弓箭，一应器械。归弟，领了女将琼英为前部先锋，入内辞别田虎，摆布起身。琼英女领父命，统领军马，迳奔昭德来。只因这女将出征，有分教，贞烈女复不共戴天之仇，英雄将成琴瑟伉俪之好。毕竟不知女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话说邬梨国舅，令郡主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那琼英

年方一十六岁，容貌如花的一个处女，原非邬梨亲生的。他本宗姓仇，父名申，祖居汾阳府介休县，地名绵上。那绵上，即春秋时晋文公求介之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就是这个绵上。那仇申颇有家资，年已五旬，尚无子嗣；又值丧偶，续娶平遥县宋有烈女儿为继室，生下琼英。年至十岁时，宋有烈身故，宋氏随即同丈夫仇申往奔父丧。那平遥是介休邻县，相去七十余里。宋氏因路远，仓率留琼英在家，吩咐主管叶清夫妇看管伏侍。自己同丈夫行至中途，突出一夥强人，杀了仇申，赶散庄客，将宋氏掳去。庄客逃回，报知叶清。那叶清虽是个主管，倒也有些义气，也会使轿捧。妻子安氏，颇是谨慎，当下叶清报知仇家亲族，一面呈报官司，捕捉强人；一面埋葬家主尸首。仇氏亲族，议立本宗一人，承继家业。叶清同妻安氏两口儿，看管小主女琼英。

过了一年有余，值田虎作乱，占了威胜，遣邬梨分兵掠，到介休绵上，抢劫资财，掳掠男妇，那仇氏嗣子，被乱兵所杀，叶清夫妇，及琼英女，都被掳去。那邬梨也无子嗣，见琼英眉清目秀，引来见老婆倪氏。那倪氏从未生育的，一见琼英，便十分爱他，却似亲生的一般。琼英从小聪明，百伶百俐，料道在此不能脱生，又举目无亲，见倪氏爱他，便对倪氏说，向邬梨讨了叶清的妻安氏进来。因此安氏得与琼英坐卧不离。那叶清被掳时，他要脱身逃走，却思想琼英年幼，家主主母，只有这点骨肉，我若去了，便不知死活存亡。幸得妻子在彼，倘有机会，同他每脱得患难，家主死在九泉之下，亦是瞑目，因此只得随顺了邬梨。征战有功，邬梨将安氏给还叶清。安氏自此得出入帅府，传递消息与琼英，邬梨又奏过田虎，封叶清做个总管。

叶清后被邬梨差往石室山，采取木石。部下军士，向山冈下指道：“此处有块美石，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土人欲采取他，却被一声霹雳，把几个采石的惊死，半晌方醒。因此人都指相戒，不敢近他。”叶清听说，同军士到冈下看时，众人发声喊，都叫道：“奇怪！适兀是一块白石，却怎么就变做一个妇人的骸。”叶清上前仔细观看，恁般奇怪，原来是主母宋氏的尸首，面貌兀是如生，头面破损处，却似坠冈撞死的。

叶清惊讶涕泣，正在没理会处，却有本部内一个军卒，他原是田

虎手下的马圈，当下将宋氏被掳身死的根因，一一备细说道：“昔日大王初起兵的时节，在介休地方，掳了这个女子，欲将他做个压寨夫人。那女子哄大王放了绑缚，行到此处，被那女子将身撞下高冈撞死。大王见他撞死，叫我下冈剥了他的衣服首饰。是小的伏侍他上马，又是小的剥他的衣服，面貌认得仔细，千真万真是他。今已三年有余，骸如何兀是好好地？”叶清听罢，把那无穷的眼泪，都落在肚里去了。便对军士说：“我也认得不错，却是我的旧邻宋老的女儿。”叶清令军士挑土来掩，上前看时，仍旧是块白石。众人十分惊讶叹息，自去干那采石的事。事毕，叶清回到威胜，将田虎杀仇申，掳宋氏，宋氏守节撞死这段事，教安氏密传与琼英知道。

琼英知了这个消息，如万箭攒心，日夜吞声饮泣，珠泪偷弹，思报父母之仇，时刻不忘。从此每夜合眼，便见神人说：“你欲报父母之仇，待我教你武艺。”琼英心灵性巧，觉来都是记得，他便悄地拿根棒，拴了房门，在房中演习。自此日久，武艺精熟，不觉挨至宣和四年的季冬，琼英一夕，偶尔伏几假寐，猛听的一阵风过，便觉异香扑鼻。忽见一个秀士，头戴折角巾，引一个缘袍年少将军，来教琼英飞石子打击。那秀士又对琼英说：“我特往高平，请得『天捷星』到此，教汝异术，救汝离虎窟，报亲仇。此位将军，又是汝宿世姻缘。”琼英听了“宿世姻缘”四字，羞赧无地，忙将袖儿遮脸。动手，却把桌上剪刀拨动，铿然有声。猛然惊觉，寒月残灯，依然在目，似梦非梦。琼英兀坐，呆想了半晌，方歇息。

次日，琼英尚记得飞石子的法，便向墙边拣取鹌卵般一块圆石，不知高低，试向卧房脊上的鸱尾打去，正打个着，一声响亮，把个鸱尾打的粉碎，乱纷纷抛下地来。却惊动了倪氏，忙来询问。琼英将巧言支吾道：“夜来梦神人说：『汝父有王侯之分，特来教导你的异术武艺，助汝父成功。』适试将石子飞去，不想正打中了鸱尾。”倪氏惊讶，便将这段话报知邬梨。那邬梨如何肯信，随即唤出琼英询问，便把、刀、剑、戟、棍、棒、叉、钯试他，果然件件精熟。更有飞石子的手段，百发百中。邬梨大惊，想道：“我真个有福分，天赐异人助我。”因此终日教导琼英，驰马试剑。

当下邬梨家中，将琼英的手段传出去，哄动了威胜城中人，都称

琼英做“琼矢镞”。此时邬梨欲择佳婿，匹配琼英。琼英对倪氏说道：“若要匹配，只除是一般会打石的；若要配与他人，奴家只是个死。”倪氏对邬梨说了。邬梨见琼英题目太难，把择婿事遂尔停止。今日邬梨想着王侯二字，萌了异心，因此，保奏琼英做先锋，欲乘两家争疆，他于中取事。当下邬梨挑选军兵，拣择将佐，离了威胜；拨精兵五千，令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征。

不说邬梨，琼英进兵，却说宋江等在昭德，俟候迎接陈安抚。一连过了十余日，方报陈安抚军马已到。宋江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昭德府内歇下，权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尽来参见，施礼已毕。陈安抚虽是素知宋江等忠义，却无繇与宋江觐面相会。今日见宋江谦恭仁厚，愈加钦敬，说道：“圣上知先锋屡建奇功，特差下官到此监督，就赏赐金银缎疋，车载前来给赏。”宋江等拜谢道：“某等感安抚相公极力保奏，今日得受厚恩，皆出相公之赐。某等上受天子之恩，下感相公之德，宋江等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陈安抚道：“将军早建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再拜称谢道：“请烦安抚相公镇守昭德，小将分兵攻取田虎巢穴，教他首尾不能相顾。”陈安抚道：“下官离京时，已奏过圣上，将近日先锋所得州县，见今缺的府县官员，尽已下该部速行推补，勒限起程，不日便到。”

宋江一面将赏赐表散军将；一面写下军帖，差“神行太保”戴宗，往各府州县镇守头领处传令，俟新官一到，即行交代，勒兵前来听调。到各府州备令已了，再往汾阳探听军情回报。宋江又将河北降将唐斌等功绩，申呈陈安抚，就荐举金鼎，黄钺，镇守壶关抱犊，更替孙立，朱仝等将佐，前来听用。陈安抚一一依允。

忽有流星探马报将来，说道：“田虎差马灵统领将佐军马，往救汾阳，又差邬梨国舅，同琼英郡主，统领将佐，从东杀至襄垣了。”宋江听罢，与吴用商议，分拨将佐迎敌。当下降将乔道清说道：“马灵素有妖术，亦会神行法，暗藏金砖打人，百发百中。小道蒙先锋收录，未曾出得气力，愿与吾师公孙一清，同到汾阳，说他来降。”宋江大喜，即拨军马二千，与公孙胜，乔道清带领前去。二人辞别宋江，即日领军马起程，望汾阳去了不题。

再说宋江传令，索超、徐宁、单廷、魏定国、汤隆、唐斌、耿恭，

统领军马二万，攻取潞城县；再令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领骑兵一千，先行哨探北军虚实。宋江辞了陈安抚，统领吴用、林𣶒、张清、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樊瑞、项充、李衮、刘唐、解珍、解宝、凌振、裴宣、萧让、宋清、金大坚、安道全、蒋敬、郁保四、王定六、孟康、乐和、段景住、朱贵、皇甫端、侯健、蔡福、蔡庆，及新降将孙安，共正偏将佐三十一员，军马三万五千，离了昭德，望北进发。

前队哨探将佐王英等，已到襄垣县界，五阴山北，早遇北将叶清，盛本哨探到来。两军相撞，擂鼓摇旗。北将盛本，立马当先；宋阵里王英骤马出阵，更不打话，拍马捻，直抢盛本。两军呐喊，盛本挺纵马迎住。二将礮敌十数合之上，扈三娘拍马舞刀，来助丈夫杀。盛本敌二将不过，拨马便走。扈三娘纵马赶上，挥刀把盛本砍翻，撞下马来。王英等驱兵掩杀，叶清不敢抵敌，领兵马急退。宋兵追赶上来，杀死军士五百余人，其余四散逃窜。叶清止领得百余骑，奔至襄垣城南二十里外。琼英军马已到扎寨。

原来叶清于半年前被田虎调来，同主将徐威等镇守襄垣。近日听得琼英领兵为先锋，叶清禀过主将徐威，领本部军马哨探，欲乘机相见主女。徐威又令偏将盛本同去，却好被扈三娘杀了，恰遇琼英兵马。当下叶清入寨，参见主女，见主女长大，虽是个女子，也觉威风凛凛，也像个将军。琼英认得是叶清，叱退左右，对叶清道：“我今日虽离虎窟，手下止有五千人马，父母之仇，如何得报。欲脱身逃遁，倘彼知觉，反罹其害。正在踌躇，却得汝来。”叶清道：“小人正在思想计策，却无门路。倘有机会，即来报知。”说还未毕，忽报南军将佐，领兵追杀到来。琼英披挂上马，领军迎敌。

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边列成阵势。北阵里门旗开处，当先一骑银马上，坐着个少年美貌的女将。怎生模样，但见：

金钗插凤，掩映乌云；铠甲披银，光欺瑞雪。踏宝镫鞋翘尖红，提画戟手舒嫩玉。柳腰端跨，叠胜带紫色飘摇；玉体轻盈，挑绣袍红霞笼罩。脸推三月桃花，眉扫初春柳叶。锦袋暗藏打将石，年方二八女将军。

女将马前旗号，写的分明：“平南先锋将郡主琼英。”南阵军将看

罢，个个喝采。两阵里花腔鼙鼓喧天，杂彩绣旗闭日。“矮脚虎”王英，看见是个美貌女子，骤马出阵，挺飞抢琼英，两军呐喊，那琼英拍马捻戟来战。二将礮到十数余合，王矮虎拴不住意马心猿，法都乱了。琼英想道：“这可恶！”觑个破绽，只一戟，刺中王英左腿。英两脚蹬空，头盔倒罩，撞下马来。扈三娘看见伤了丈夫，大骂：“贼拨贱小淫妇儿，焉敢无礼！”飞马抢出来救王英。琼英挺戟，接住杀。王英在地挣扎不起，北军拥上，来捉王英，那边孙新，顾大嫂双出，死救回阵。顾大嫂见扈三娘礮琼英不过，使双刀拍马上前助战。

三个女将，六条臂膊，四把钢刀，一枝画戟，各在马上相迎着：正如风飘玉屑，雪撒琼花，两阵军士，看得眼也花了。三女将礮到二十余合，琼英望空虚刺一戟，拖戟拨马便走。扈三娘，顾大嫂一齐赶来。琼英左手带住画戟，右手拈石子，将柳腰扭转，星眼斜□，觑定扈三娘，只一石子飞来，正打中右手腕。扈三娘负痛，早撒下一把刀来，拨马便回本阵。顾大嫂见打中扈三娘，撇了琼英，来救扈三娘。琼英勒马赶来，那边孙新大怒，舞双鞭，拍马抢来。未及交锋，早被琼英飞起一石子，的一声，正打中那熟铜狮子盔。孙新大惊，不敢上前，急回本阵，保护王英，扈三娘领兵退去。

琼英正欲驱兵追赶，猛听的一声炮响，此时是二月将终天气，只见柳梢旗乱拂，花外马频嘶，山坡后冲出一彪军来，却是林𨔵，孙安，及步军头领李逵等，奉宋公明将令，领军接应。两军相撞，擂鼓摇旗，两阵里迭声呐喊。那边“豹子头”林𨔵，挺丈八蛇矛，立马当先；这边“琼矢镞”琼英，捻方天画戟纵马上前。林𨔵见是个女子，大喝道：“那泼贱，怎敢抗拒天兵！”琼英更不打话，捻戟拍马，直抢林𨔵。林𨔵挺矛来礮。两马相交，军器并举。礮无数合，琼英遮拦不住，卖个破绽，虚刺一戟，拨马望东便走。林𨔵纵马追赶。

南阵前孙安看见是琼英旗号，大叫：“林将军不可追赶，恐有暗算。”林𨔵手段高强，那里肯听，拍马紧紧赶将来。那绿茸茸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般，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琼英见林𨔵赶得至近，把左手虚提画戟，右手便向绣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定林𨔵面门较近，一石子飞来。林𨔵眼明手快，将矛柄拨过了石子。琼英见打不着，再拈第二个石子，手起处，真似流星掣电；石子来，吓得鬼

哭神惊，又望林銖打来。林銖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拖矛回阵。琼英勒马追赶。

孙安正待上前，只见本阵军兵，分开条路，中间飞出五百步军，当先是李逵，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五员惯步战的猛将。李逵手□板斧，直抢过来，大叫：“那婆娘不得无礼！”琼英见他来的凶猛，手拈石子，望李逵打去，正中额角。李逵也了一惊，幸得皮老骨硬，只打的疼痛，却是不曾破损。琼英见打不倒李逵，跑马入阵。李逵大怒，虎须倒竖，怪眼圆睁，大吼一声，直撞入去。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恐李逵有失，一齐冲杀过来。孙安那里阻挡得住？琼英见众人赶来，又一石子，早把解珍打翻在地，解宝，鲁智深，武松急来扶救。

这边李逵只顾赶去，琼英见他来得至近，忙飞一石子，又中李逵额角；两次被伤，方鲜血迸流。李逵终是个铁汉，那绽黑脸上，带着鲜红的血，兀是火喇喇地，挥双斧，撞入阵中，把北军乱砍。那边孙安见琼英入阵，招兵冲杀过来，恰好邬梨领着徐威等正偏将佐八员，统领大军已到，两边混杀一场。那边鲁智深，武松救了解珍，翻身杀入北阵去了。解宝扶着哥哥，不便杀，被北军赶上，撒起绊索，将解珍，解宝双双儿横拖倒拽，捉入阵中去了。步兵大败奔回。却得孙安奋勇鏖战，只一剑，把北将唐显砍下马来。邬梨被孙安手下军卒放冷箭，射中脖项，邬梨翻身落马，徐威等死救上马。

琼英众将见邬梨中箭，急鸣金收兵。南面宋军又到，当先马上一将，却是“没羽箭”张清，在寨中听流星报马说，北阵里有个飞石子的女将，把扈三娘等打伤。张清听报惊异，禀过宋先锋，急披挂上马，领军到此接应，要认那女先锋。那边琼英已是收兵，保护邬梨，转过长林，望襄垣去了。张清立马惆望，有诗为证：

佳人回马绣旗扬，士卒将军个个忙。

引入长林人不见，百花丛里隔红妆。

当下孙安见解珍，解宝被擒，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杀入阵去，欲招兵追赶，天色又晚，只得同张清保护林銖，收兵回大寨。

宋江正在升帐，令“神医”安道全看治王英。众将上前看王英时，不止伤足，连头面也磕破。安道全敷治已毕，又来疗治林銖。宋江见

说陷了解珍，解宝，及李逵等三人，不知下落，十分忧闷。无移时，只见武行者同了李逵，杀得满身血污，入寨来见宋江。武松诉说：“小弟见李逵杀得性起，只顾上前，兄弟帮他杀，杀条血路，冲透北军，直至城下。只见北军绑缚着解珍，解宝，欲进城去，被我二人杀死军士，夺了解珍，解宝，被徐威等大军赶来，复夺去解珍，解宝，我二人又杀开一条血路，空手到此。只不见鲁智深。”宋江听说，满眼垂泪，差人四下跟寻探听鲁智深。宋江叫军士放了绑缚，唤他上前。

叶清望宋江磕头不已道：“某有机密事，乞元帅屏退左右，待叶某备细上陈。”宋江道：“我这里弟兄，通是一般肠肚，但说不妨。”叶清方说：“城中邬梨，前日在阵上中了药箭，毒发昏乱，城中医人，疗治无效。叶某趁此，特借访求医人，出城探听消息。”宋江便问：“前日拿我二将，如何处置了？”叶清道：“小人恐伤二位将军，乘邬梨昏乱，小人假传将令，把二位将军，权且监候，如今好好地在那里。”叶清又把仇申夫妇被田虎杀害掳掠，及琼英的上项事，备细述了一遍。说罢，悲恸失声。

宋江见说这段情由，颇觉凄惨。因见叶清是北将，恐有诈谋，正在疑虑，只见安道全上前对宋江道：“真个姻缘天凑，事非偶然！”他便一五一十的说道：“张将军去冬，也梦甚么秀士，请他去教一个女子飞石；又对他说，是将军宿世姻缘。张清觉来，痴想成疾。彼时蒙兄长着小弟同张清往高平疗治他，小弟诊治张清脉息，知道是七情所感，被小弟再三盘问，张将军方肯说出病根，因是手到病痊。今日听叶清这段话，却不是与张将军符合？”宋江听罢，再问降将孙安。孙安答道：“小将颇闻得琼英不是邬梨嫡女。系某部下牙将杨芳，与邬梨左右，相交最密，也知琼英备细。叶清这段话，决无虚伪。”叶清又道：“主女琼英，素有报仇雪耻之志。小人见他在阵上连犯虎威，恐城破之日，玉石俱焚。今日小人冒万死到此，恳求元帅。”

吴用听罢，起身熟视叶清一回，便对宋江道：“看他色惨情真，诚义士也！天助兄长成功，天教孝女报仇！”便向宋江附耳低言说道：“我兵虽分三路合，倘田虎结连金人，我兵两路受敌。纵使金人不出，田虎计穷，必然降金，似此如何成得荡平之功？小生正在策划，欲得个内应。今天假其便，有张将军这段姻缘，只除如此如此，田虎首级

只在琼英手中。李逵的梦神人，已有预兆。兄长岂不闻『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鏃』这两句么？”宋江省悟，点头依允，即唤张清，安道全，叶清三人，密语受计。三人领计去了。

却说襄垣守城将士，只见叶清回来，高叫：“快开城门！我乃邬府偏将叶清，奉差寻访医人全灵，全羽到此。”守城军士，随即到幕府传鼓通报。须臾，传出令箭，放开城门。叶清带领全灵，全羽进城，到了国舅幕府前，里面传出令来，说唤医人进来看治。叶清即同全灵进府。随行军中，伏侍的伴当人等，禀知郡主琼英，引全灵到内里参见琼英已毕，直到邬梨卧榻前，只见口内一丝两气。全灵先诊了脉息，外使敷贴之药，内用长托之剂。三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饮食渐进。不过五日，疮口虽然未完，饮食复旧。邬梨大喜，教叶清唤医人全灵入府参见。邬梨对全灵说道：“赖足下神术疗治，疮口今渐平复。日后富贵，与汝同享。”全灵拜谢道：“全某鄙术，何足道哉？全某有嫡弟全羽，久随全某在江湖上学得一身武艺，见今随全某在此，修治药饵，求相公提拔。”邬梨传令，教全羽入府参见。邬梨看见全羽一表非俗，心下颇是喜欢，令全羽在府外伺候听用。

全灵，全羽拜谢出府，一连又过了四日，忽报宋江领兵攻城，叶清入府报知邬梨，说宋江等兵强将勇，须是郡主，方可退敌。邬梨闻报，随即带领琼英入教场，整点兵马。只见全羽上演武厅禀道：“蒙恩相令小人伺候听用，今闻兵马临城，小人不才，愿领兵出城，教他片甲不回。”当有总管叶清，假意大怒，对全羽道：“你敢出大言，敢与我比试武艺？”全羽笑道：“我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正要与你比试。”叶清来禀邬梨；邬梨依允，付与马。二人各绰上马，在演武厅前，来来往往，番番复复，搅做一团，扭做一块。鞍上人礮人，坐下马礮马，礮了四五十合，不分胜负。

此时琼英在旁侍立，看见全羽面貌，心下惊疑道：“却像那里曾见过的，法与我一般。”思想一回，猛然省悟道：“梦中教我飞石的，正是这个面庞，不知会飞石也不。”便捻戟骤马近前，将画戟隔开二人。这里琼英恐叶清伤了全羽，却不知叶清已是一路的人。琼英挺戟，直抢全羽，全羽挺迎住，两个又礮过五十余合。琼英霍地回马，望演武厅上便走，全羽就势里赶将来。琼英拈取石子，回身觑定全羽肋下

空处，只一石子飞来。全羽早已瞧科，将右手一绰，轻轻的接在手中。琼英见他接了石子，心下十分惊异，再取第二个石子飞来。全羽见琼英手起，也将手中接的石子应手飞去。只听的一声响亮，正打中琼英飞来的石子：两个石子，打得雪片般落将下来。

那日城中将士徐威等，俱各分守四门，教场中只有牙将校尉。也有猜疑这个人是奸细，因见郡主琼英是金枝玉叶，也和他比试，又是邬梨部下亲密将佐叶清引进来的，他每如何敢来启齿？眼见得城池不济事了，各人自思随风转舵。也是田虎合败，天禡邬梨之魄，使他昏暗。当下唤全羽上厅，赐了衣甲马匹，即令全羽领兵二千，出城迎敌。全羽拜谢，遵令出城，杀退宋兵，进城报捷。邬梨大喜。当日赏劳全羽歇息，一宿无话。

次日，宋兵又到，邬梨又令全羽领兵三千，出城迎敌。从辰至午，鏖战多时，被全羽用石打得宋将乱撞奔逃。全羽招兵掩杀，直赶过五阴山，宋江等抵敌不住，退入昭德去了。全羽得胜回兵，进城报捷，邬梨十分欢喜。叶清道：“今日恩主有了此人，及郡主琼英，何患宋兵将猛，何患大事不成。”叶清又说：“郡主前已有愿，只除是一般会飞石的，方愿匹配。今全将军如此英雄，也不辱了郡主。”当下被叶清再三撺掇，也是琼英夫妇姻缘凑合，赤绳系定，解拆不开的。邬梨依允，择吉于三月十六日，备办各项礼仪筵宴，招赘张清为 。是日笙歌细乐，锦堆绣簇，筵席酒肴之盛，洞房花烛之美，是不必说。当下宾相赞礼，全羽与琼英披红挂锦，双双儿交拜神，后拜邬梨假岳丈。鼓乐喧天，异香扑鼻。引入洞房，山盟海誓。全羽在灯下看那琼英时，与教场内又是不同。有词《元和令》为证：

指头嫩似莲塘藕，腰肢弱比章台柳。

凌波步处寸金流，桃腮映带翠眉。

今宵灯下一回首，总是玉天仙陟降巫山岫。

当下全羽，琼英，如鱼似水，似漆如胶，又不必说。

当夜全羽在枕上，方把真姓名说出，原来是宋军中正将“没羽箭”张清，这个医士全灵，就是“神医”安道全。琼英也把向来冤苦，备细诉说。两个唧唧啾啾的说了一夜。挨了两日，被他两个里应外合，鸩死邬梨，密唤徐威入府议事，也将他杀了，其余军将皆降。张清，

琼英下令：城中有走透消息者，同伍中人并斩；本犯不论军民，皆夷三族。因此水不通。又放出解珍，解宝，同张清，叶清分守四门。安道全同叶清步下军卒，出城到昭德，报知宋先锋。吴用又令李逵，武松，黑夜里保护“圣手书生”萧让，到襄垣相见琼英，张清，搜觅邬梨笔迹，假写邬梨字样，申文书札，令叶清□领到威胜，报知田虎招赘郡马之事，就于中相机行事。叶清□领，辞别张清，琼英，望威胜去了。

再说宋江在昭德城中，差萧让，安道全去后，又报索超，徐宁等将，攻克潞城，差人来报捷音说：“索超等领兵围潞城，池方坚闭城门，不敢出来接战。徐徐宁与众将设计，令军士裸形大骂，激怒城中军士。城中人人欲战，池方不能阻挡，开门出战。北军奋勇，四门杀出，我军且战且退，诱北军四散离城。却被唐斌从东路领军突出，汤隆从西路引兵撞来；东西二门守城军士，闭门不迭，被汤隆，唐斌二将，领兵杀入城中，夺了城池。徐宁搦翻了池方，其余将佐，杀的杀了，走的走了，杀死北兵五千余人，夺得战马三千余匹，降服了万余军士。索超等将入城，安抚百姓，特此先来报捷。其余军民户口，库藏金银，另行造册呈报。”宋江闻报大喜，即令申呈陈安抚，并标录索超等功次，赏赐来人。即写军帖，着他回报，待各路兵马到来，一齐进兵。军人望潞城回覆去了不题。

却说威胜田虎处俱省院官，见探马络绎来报说：乔道清，孙安都已降服；又报昭德，潞城已破。省院官即日奏知田虎。

田虎大惊，与众多将佐正在计议，忽报襄垣守城偏将叶清□领国舅书札到来。田虎即命宣进。只因这叶清进来，有分教，威胜城中，削平哨聚强徒；武乡县里，活捉谋王反贼。毕竟田虎了邬梨申文，怎么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话说田虎接得叶清申文，拆开付与近侍识字的，读与寡人听。书中说：“臣邬梨招赘全羽为 。此人十分骁勇，杀退宋兵，宋江等退

守昭德府。臣邬梨即日再令臣女郡主琼英，同全羽，领兵恢复昭德城。谨遣总管叶清报捷，并以婚配事奉闻，乞大王恕臣擅配之罪。”田虎听罢，减了七分忧色，随即传令，封全羽为中兴平南先锋郡马之职，仍令叶清同两个伪指挥使，□领令旨，及花红，锦缎，银两，到襄垣县封赏郡马。叶清拜辞田虎，同两个伪指挥使，望襄垣进发不提。

却说前日“神行太保”戴宗，奉宋公明将令，往各府州县，传遍军帖已毕，投汾阳府卢俊义处探听去了。其各府州县新官，陆续已到。各路守城将佐，随即交与新官治理；诸将统领军马，次第都到昭德府。第一队是卫州守将关胜，呼延灼，同壶关守将孙立，朱仝，燕顺，马麟，抱犊山守将文仲容，崔野，军马到来，入城参见陈安抚，宋江已毕，说水军头领李俊，探听得潞城已克，即同张横，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统驾水军船只，自卫河出黄河，由黄河到潞城县东潞水，聚集听调。当下宋江置酒叙阔。

次日，令关胜，呼延灼，文仲容，崔野，领兵马到潞城，传令宋军头领李俊等，协同汝等，及索超等人马，进兵攻取榆社，大谷等县，抄出威胜州贼巢之后，不得縋虞；恐贼计穷，投降金人。关胜等遵令去了。次后，陵川县守城将士李应，柴进，高平县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各各交代与新官，领军马到来，参见已毕，称说花荣等将，在盖州镇守，北将山士奇从壶关战败，领了败残军士，纠合浮山县军马，来寇盖州，被花荣等两路伏兵齐发，活擒山士奇，杀死二千余人，山士奇遂降；其余军将，四散逃窜。当下花荣等引山士奇另参宋先锋，宋江令置酒接风相叙。宋江等军马，只在昭德城中屯驻，佯示惧怕张清，琼英之意，以坚田虎之心，不在话下。

且说卢俊义等已克汾阳府，田豹败走到孝义县，恰遇马灵兵到。那马灵是涿州人，素有妖术：脚踏风火二轮，日行千里，因此人称他做“神驹子”；又有金砖法，打人最是利害；凡上阵时，额上又现出一只妖眼，因此人又称他做“小华光”：术在乔道清之下。他手下有偏将二员，乃是武能，徐瑾，那二将都学了马灵的妖术。当下马灵与田豹合兵一处，统领武能，徐瑾，索贤，党世隆，凌光，段仁，苗成，陈宣，并三万雄兵，到汾阳城北十里外扎寨。南军将佐，连日与马灵

等交战不利。卢俊义引兵退入汾阳城中，不敢与他杀，只愁北军来攻城池。正在纳闷，忽有守东门军士飞报将来，说宋先锋特差公孙胜，乔道清，领兵马二千，前来助战。卢俊义忙教开门请进。相见已毕，卢俊义揖公孙胜上坐，乔道清次之，置酒管待。

卢俊义诉说：“马灵术法利害，被他打伤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挺，邹渊，邹润，龚旺，丁得孙，石勇数员将佐。卢某正在束手无策，却得二位先生到此。”乔道清说道：“小道与吾师为此，禀过宋先锋，特到此拿他。”说还未毕，只见守城军飞报将来，说马灵领兵杀奔东门来，武能，徐瑾领兵杀至西门，田豹同索贤，党世隆，凌光，段仁领兵杀奔北门来。公孙胜听报，说道：“贫道出东门敌马灵，乔贤弟出西门擒武能，徐瑾，卢先锋领兵出北门，迎敌田豹。”卢俊义又教黄信，杨志，欧鹏，邓飞，四将统领兵马，助一清先生。当下戴宗闻马灵会神行，也要同公孙胜出去，卢俊义依允。再令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助乔先生。卢俊义同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滔，彭轰，领兵出北门，迎敌田豹。当日汾阳城外，东西北三面，旗蔽日，金鼓振天，同时杀。

不说卢俊义，乔道清两路杀，且说“神驹子”马灵，领兵摇旗擂鼓，辱骂搦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南军将佐，拥出城来，将军马一字儿排开，如长蛇之阵。马灵纵马挺戟大喝道：“你们这夥鸟败汉，可速还俺们的城池！若稍延挨，教你片甲不留！”欧鹏，邓飞两马并出，大喝道：“你的死期到了！”欧鹏捻铁，邓飞舞铁链，二人拍马直抢马灵，马灵挺戟来迎。三将礮到十合之上，马灵手取金砖，正欲望欧鹏打来。此时公孙胜已是骤马上前，使剑作法。那时马灵手起，这边公孙胜把剑一指，猛可的霹雳也似一声响亮，只见红光罩满，公孙胜满剑都是火，马灵金砖堕地，就地一滚，即时消灭。

公孙胜真个法术通灵，转眼间，南阵将士，军卒，器械，浑身都是火，把一个长蛇阵，变的火龙相似。马灵金砖法，被公孙胜神火摇了。公孙胜把麈尾招动，军马首尾合杀拢来，北军大败亏输，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军士三停内折了二停。马灵战败逃生，幸得会使神行法，脚踏风火二轮，望东飞去。南阵里“神行太保”戴宗，已是拴缚停当甲马，也作起神行法，手挺朴刀，赶将上去。顷刻间，马灵

已去了二十余里，戴宗止行得十六七里，看看望不见马灵了。前面马灵正在飞行，却撞着一个胖大和尚，劈面抢来，把马灵一禅杖打翻，顺手牵羊，早把马灵擒住。

那和尚正在盘问马灵，戴宗早已赶到，只见和尚擒住马灵。戴宗上前看那和尚时，却是“花和尚”鲁智深。戴宗惊问道：“吾师如何到这里？”鲁智深道：“这里是甚么所在？”戴宗道：“此处是汾阳府城东郭。这个北将马灵，适被公孙一清在阵上破了妖法，小弟追赶上来；那行得快，却被吾师擒住，真个从天而降！”鲁智深笑道：“洒家虽不是天上下来，也在地上出来。”当下二人缚了马灵，三人脚踏实地，迳望汾阳府来。

戴宗问鲁智深来历，鲁智深一头走，一头说道：“前日田虎，差一个鸟婆娘到襄垣城外杀。他也会飞石子，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阵上杀入去，正要拿那鸟婆娘，不堤防茂草丛中，藏着一穴。洒家双脚落空，只一交颠下穴去，半晌方到穴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穴中时，旁边又有一穴，透出亮光来。洒家走进去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月，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也是在那里忙忙的营干，见了洒家，都只是笑。洒家也不去问，也只顾抢入去。过了人烟凑集的所在，前面静悄悄的旷野，无人居住。洒家行了多时，只见一个草庵，听的庵中木鱼咯咯地响。洒家走进去看时，与洒家一般的一个和尚，盘膝坐地念经。洒家问他的出路，那和尚答道：“来从来处来，去从去处去。”洒家不省那两句，焦躁起来。那和尚笑道：“你知道这个所在么。”洒家道：“那里知道恁般鸟所在？”那和尚又笑道：“上至非非想，下至无间地。三千大千，世界广远，人莫能知。”又道：“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一念不生，则六道俱销，轮回斯绝。”洒家听他这段话说得明白，望那和尚唱了个大喏。那和尚大笑道：“你一入缘缠井，难出欲迷天，我指示你的去路。”那和尚便领洒家出庵，走得三五步，便对洒家说道：“从此分手，日后再会！”用手向前指道：“你前去可得神驹。”洒家回头，不见了那和尚，眼前忽的一亮，又是一般景界，却遇着这个人。洒家见他走的蹊跷，被洒家一禅杖打翻，却不知为何已到这里。此处节气，又与昭德府那边不同：“桃李只有恁般大叶，

却无半朵花蕊。”

戴宗笑道：“如今已是三月下旬，桃李多落尽了。”鲁智深不肯信，争让道：“如今正是二月下旬，适落井，只停得一回儿，却怎么便是三月下旬？”戴宗听说，十分惊异。二人押着马灵，一迳来到汾阳城。

此时公孙胜已是杀退北军，收兵入城。卢俊义，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滔，彭廪，杀了索贤，党世隆，凌光三将，直追田彪，段仁至十里外，杀散北军。田彪同段仁，陈宣，苗成，领败残兵，望北去了。卢俊义收兵回城，又遇乔道清破了武能，徐瑾，同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追赶到来。被南军两路合杀，北兵大败，死者甚众。武能被杨春一大刀，砍下马来；徐瑾被郝思文刺死，夺获马匹，衣甲，金鼓，鞍辔无数。卢俊义与乔道清合兵一处，奏凯进城。卢俊义刚到府治，只见鲁智深，戴宗将马灵解来。卢俊义大喜，忙问：“鲁智深为何到此？宋哥哥与邬梨那杀，胜败如何？”鲁智深再将前面堕井及宋江与邬梨交战的事，细述一遍，卢俊义以下诸将，惊讶不已。

当下卢俊义亲释马灵之缚。马灵在路上已听了鲁智深这段话，又见卢俊义如此意气，拜伏愿降。卢俊义赏劳三军将士。次日，晋宁府守城将佐，已有新官交代，都到汾阳听用。卢俊义教戴宗，马灵往宋先锋处报捷，即日与副军师朱武计议征进不提。

且说马灵传授戴宗日行千里之法，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锋军前，入寨参见，备细报捷。宋江听了鲁智深这段话，惊讶喜悦，亲自到陈安抚处，参见报捷，不在话下。

再说田豹同段仁，陈宣，苗成统领败残军卒，急急如丧家之狗，忙忙似漏网之鱼，倒威胜见田虎，哭诉那丧师失地之事。又有伪枢密院官，急入内启奏道：“大王，两日流星报马，将羽书雪片也似报来，说统军大将马灵，已被擒拿；关胜，呼延灼兵马，已围榆社县；卢俊义等兵马，已破介休县城池；独有襄垣县邬国舅处，屡有捷音，宋兵不敢正视。”田虎闻报大惊，手足无措。文武多官计议，欲北降金人。当有伪右丞相太师卞祥，叱退多官，启奏道：“宋兵纵有三路，我这威胜，万山环列，粮草足支二年，御林卫驾等精兵二十余万；东有武乡，西有沁源二县，各有精兵五万；后有太原县，祈县，临县，大答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尚可战守。古语有云：『宁为鹬口，无为

牛后。』”

田虎踌躇未答，又报总管叶清到来。田虎即令召进，叶清拜舞毕，称说：“郡主郡马，屡次斩获，兵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府。正要围城，因邬国舅偶患风寒，不能管摄兵马。乞大王添差良将精兵，协助郡主郡马，恢复昭德府。”当有伪都督范权启奏道：“臣闻郡主郡马，甚是骁勇，宋兵不敢正视。若得大王御驾亲征，又有雄兵猛将助他，必成中兴大功。臣愿助太子监国。”田虎准奏。原来范权之女，有倾国之姿；范权献与田虎，田虎十分宠幸；因此，范权说的，无有不从。今日范权受了叶清重赂，又见宋兵势大，他便乘机卖国。

当下田虎拨付卞祥将佐十员，精兵三万，前往迎敌卢俊义，花荣等兵马；又令伪太尉房学度，也统领将佐十员，精兵三万，往榆社迎敌关胜等兵马；田虎亲自统领伪尚书李天锡，郑之瑞，枢密薛时，林昕，都督胡英，唐显，及殿帅，御林护驾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将军，较尉等众，挑选精兵十万，择日祭旗兴师，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再传令旨，教兄弟田豹，田彪同都督范权等，及文武多官，辅太子田定监国。叶清得了这个消息，密差心腹，星夜驰至襄垣城中，报知张清，琼英。张清令解珍，解宝，将绳索悬挂出城，星夜往报宋先锋知会去了。

却说卞祥伺候兵符，挑选军马，盘桓了三日，方才统领樊玉明，鱼得源，傅祥，顾恺，寇琛，管琰，冯翊，吕振，吉文炳，安士隆等偏牙各项将佐，军马三万，出了威胜州东门。军分两队：前队是樊玉明，鲁得源，冯翊，顾恺，领兵马五千，刚到沁源县，地名绵山，山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撞出一彪军来，却是宋公明得了张清消息，密差花荣，董平，林𣶒，史进，杜兴，穆弘，领精勇骑兵五千，人披软战，马摘銮铃，星夜疾驰到此。军中一将，骤马当先，两手□两钢。此将乃是宋军中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双将”董平，大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受缚，更待何时？”樊玉明大骂：“水草寇，何故侵夺俺这里城池？”董平大怒，喝道：“天兵到此，兀是抗拒！”拍马挺双，直抢樊玉明。那边樊玉明纵马捻来迎。二将礮到二十余合，樊玉明力怯，遮架不住，被董平一，刺中咽喉，翻身落马。

那边冯翊大怒，挺条浑铁，飞马直抢董平。那边“小李广”花荣，骤马接住杀。二将礮到十合之上，花荣拨马，望本阵便走。冯翊纵马赶来，却被花荣带住花，拈弓搭箭，扯得那弓满满的，扭转身躯，觑定冯翊较亲，只一箭，正中冯翊面门，头盔倒卓，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花荣拨转马，再一，结果了性命。董平，林𣶒，史进，穆弘，杜兴，招动兵马，一齐卷杀过来。顾恺早被林𣶒搦翻；鱼得源堕马，被人马践踏身死。北兵大败亏输，五千军马，杀死大半，其余四散逃窜。花荣等兵士，夺了金鼓马匹，追杀北兵，至五里外，却遇卞祥大兵到来。

那卞祥是庄家出身，他两条臂膊，有水牛般气力；武艺精熟，乃是贼中上将。当下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阵里画角齐鸣，鼙鼓迭擂。北将卞祥，立马当先，头顶凤翅金盔，身挂鱼鳞银甲，九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髭须，面方肩阔，眉竖眼圆，跨匹冲波战马，提把开山大斧。左右两边，排着傅祥，管谏，寇琛，吕振四个伪统制官；后面又有伪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齐。

南阵里“九纹龙”史进骤马出阵，大喝：“来将何人？快下马受缚，免污刀斧！”卞祥呵呵大笑道：“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得我卞祥的名字么？”史进喝道：“助逆匹夫，天兵到此，兀是抗拒！”拍马舞三尖两刃八环刀，直抢卞祥。卞祥也抡大斧来迎。二马相交，两器并举，刀斧纵横，马蹄撩乱，礮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这边花荣爱卞祥武艺高强，却不肯放冷箭，只拍马挺，上前助战。卞祥力敌二将，又礮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北阵中将士，恐卞祥有失，急鸣金收兵。花荣，董平，见天色已晚，又寡不敌众，也不追赶，亦收兵向南，两军自去十余里扎寨。

是夜南风大作，浓云泼墨，夜半，大雨震雷。此时田虎统领众多官员将佐军马，已离了威胜城池百余里，天晚扎寨。帐中自有随行军中内侍姬妾，及范美人在帐中欢宴。是夜也遇了大雨。自此霖雨一连五日不止，上面张盖的天雨盖都漏，下面又是水淥淥的，军士不好炊爨立脚，角弓软，箭翎脱，各营军马，都在营中兀守，不在话下。

且说索超，徐宁，单廷，魏定国，汤隆，唐斌，耿恭等将，接得

关胜，呼延灼，文仲容，崔野陆兵，及水军头领李俊等水军船只，众将计议，留单廷，魏定国镇守潞城，关胜等将佐，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打破榆社县，再留索超，汤隆，镇守城池。关胜等众，乘胜长驱，势如破竹，又克了大谷县，杀了守城将佐，其余牙将军兵，降者无算。关胜安抚军民，赏劳将士，差人到宋先锋处报捷。次日，关胜等同时也遇了大雨，在城屯扎，不能前进。忽报：“卢先锋留下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管领兵马，镇守汾阳府。卢俊义等已克了介休，平遥两县，再留韩滔，彭廪镇守介休县，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卢先锋统领众多将佐军马，见围太原县城池，也因雨阻，不能攻打。”恰好水军头领李俊在城，听了此报，忙对关胜说道：“卢先锋等今遇天雨连绵，流水大至，使三军不得稽留，倘贼人死士出城冲击奈何！小弟有一计：欲到卢先锋处商议。”关胜依允。

当下“混江龙”李俊，即刻辞了关胜出城，教童威，童猛统管水军船只，自己同了二张，三阮，带领水军二千，戴笠披，冒雨冲风，间道疾驰到卢俊义军前，入寨参见。不及寒温，即与卢俊义密语片晌。卢俊义大喜，随即传令军士，冒雨砍木作筏，李俊等分头行事去了不提。

且说太原城中守城将士张雄，伪授殿帅之职，项忠，徐岳伪都统制之职，这三个人是贼中最好杀的。手下军卒，个个凶残淫暴，城中百姓，受暴虐不过，弃了家产，四散逃亡，十停中已去了七八停。张雄等今被大兵围困，负固不服。张雄与项忠，徐岳计议：目今天雨，宋兵欲掠无所，水地不利，薪刍既寡，军无稽留之心，急出击之，必获全胜。此时是四月上旬，张雄正欲分兵出四门，冲击宋兵，忽听得四面锣声振响。张雄忙上敌楼望城外时，只见宋军冒雨穿屐，俱登高阜山冈。张雄正在惊疑，又听得智伯渠边，及东西三处，喊声振天，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霎时间，洪波怒涛飞至，却如秋中八月潮汹涌，天上黄河水泻倾：真个是功过智伯城三板，计胜淮阴沙几囊。毕竟不知这水势如何底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 宋江同奏捷

话说太原县城池，被“混江龙”李俊，乘大雨后水势暴涨，同二张，三阮，统领水军，约定时刻，分头决引智伯渠及晋水，灌浸太原城池。顷刻间，水势汹涌，但见：

骤然飞急水，忽地起洪波。军卒乘木筏冲来，将士驾天潢飞至。神号鬼哭，昏昏日色无光；岳撼山崩，浩浩波声若怒。城垣尽倒，窝铺皆休。旗随波不见，青红交杂兵戈。汨浪难排，霜雪争叉。僵尸如鱼沉浮，热血与波涛并沸。须臾树木连根起，顷刻□题贴水飞。

当时城中鼎沸，军民将士，见水突至，都是水淥淥的爬墙上屋，攀木抱梁，老弱肥胖的，只好上台上桌。转眼间，连桌凳也浮起来，房屋倾圮，都做了水中鱼。城外李俊，二张，三阮，乘着飞江天浮，逼近城来，恰与城垣高下相等。军士攀缘上城，各执利刃，砍杀守城士卒。又有军士乘木筏冲来，城垣被冲，无不倾倒。

张雄正在城楼上叫苦不迭，被张横，张顺从飞江上城，手执朴刀，喊一声，抢上楼来，一连砍翻了十余个军卒，众人乱窜逃生。张雄躲避不迭，被张横一朴刀砍翻，张顺赶上前，卡察的一刀，剁下头来。比及水势四散退去，城内军民，沉溺的，压杀的，已是无数。梁柱门扇，窗棂什物，骸顺流壅塞南城。城中只有避暑宫，是北齐神武帝所建，基址高固，当下附近军民，一齐抢上去，挨挤践踏，死的也有二千余人，连那高阜及城垣上，一总所存军民，仅千余人。城外百姓，却得卢先锋密唤里保，传谕居民，预先摆布，锣声一响，即时都上高阜。况城外四散空阔，水势去的快，因此城外百姓，不致湮没。

当下“混江龙”李俊，领水军据了西门；“船火儿”张横，同“浪里白跳”张顺，夺了北门；“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占了东门；“活阎罗”阮小七，夺了南门：四门俱竖起宋军旗号。至晚水退，现出平地，李俊等大开城门，请卢先锋等军马入城。城中鸡犬不闻，骸山积。虽是张雄等恶贯满盈，李俊这条计策，也忒惨毒了。那千余人，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插烛也似磕头乞命。卢俊义查点这夥人中，只有十数个军卒，其余都是百姓。项忠，徐岳爬在帅府后傍屋的大桧树上，见水退，溜将下来，被南军获住，解到卢先锋处。卢俊义教斩首示众；给发本县府库中银两，赈济城内外被水百姓；差人

往宋先锋处报捷；一面令军士埋葬骸，修城垣居，召民居住。

不说卢俊义在太原县抚绥料理，再说太原未破时，田虎统领十万大军，因雨在铜山南屯扎，探马报来，邬国舅病亡，郡主郡马，即退军到襄垣，殓殮国舅。田虎大惊，差人在襄垣城中传旨，着琼英在城中镇守，全羽前来听用，并问为何差往襄垣人役，都不来回奏。

次日雨霁，平明时分，流星探马飞报将来，说宋江差孙安，马灵，领兵前来拒敌。田虎听报，大怒道：“孙安，马灵，都受我高官厚禄，今日反叛，情理难容。待寡人亲自去问他。卿等努力，如有擒得二人者，千金赏，万户侯。”当下田虎亲自驱兵向前，与宋兵相对。北军观看宋军旗号，原来是“病尉迟”孙立，“铁笛仙”马麟。北阵前金瓜密布，铁斧齐排，剑戟成行，旗叶清，及金吾较尉等将，领着五千败残军马，拥护奔逃。正在危急，忽的又有一彪军马，从东突至。田虎见了，仰天大叹道：“天丧我也！”北军看那彪军马中，当先一个俊庞年少将军，头戴青巾绩，身穿绿战袍，手执梨花，坐匹高头雪白卷毛马，旗号上写的分明，乃是“中兴平南先锋郡马全羽。”那时叶清紧随田虎，看了旗号，奏知田虎。田虎传旨，快教郡马救驾。那全郡马近前，下马跪奏道：“臣启大王：甲冑在身，不能俯伏，臣该应死。”田虎道：“赦卿无罪。”全郡马又奏道：“事在危急，奉请大王到襄垣城中，权避敌锋。待臣同郡主杀退宋兵，再请大王到威胜大内，计议良策，恢复基业。”

田虎大喜，传下令旨，即望襄垣进发。全郡马在后面，抵挡追赶的兵将。田虎等众，已到襄垣城下，背后喊杀连天，追赶将来。襄垣城上守城将士看见，连忙开城门，放吊桥。胡英引兵在前，军士听见后面赶来，一拥抢进城去，也顾不得甚么大王。胡英刚进得城门，猛听得一声梆子响，两边伏兵齐发，将胡英及三千余人，都赶入陷坑中去，被军士把长乱棚，可怜三千余人，不留半个。城中大叫“田虎要活的！”田虎见城中变起，方知是计，急勒马望北奔走。张清，叶清拍马赶来，田虎那匹好马行得快，张清，叶清领军士赶不上，已离了一箭之地，只见田虎马前，忽地起阵旋风，风中见出一个女子，大叫道：“奸贼田虎，我仇家夫妇，都被汝害了，今日走到那里去？”就女子身旁，又起一阵阴风，望田虎劈面滚来，那女子寂然不见。田虎

坐下马，忽然惊跃嘶鸣，田虎落马堕地，被张清，叶清赶上，跳下马来，同军士一拥上前擒住。

唐昌领众挺骤马来救。张清见唐昌抢来，急忙上马，拈一石子飞来，正中唐昌面门，撞下马去。张清大叫道：“我不是甚么全羽，乃是天朝宋先锋部下『没羽箭』张清。”那时李逵，武松，领五百步兵，从城内抢出来，二人大吼一声，把那殿帅将军，金吾较尉等二千余人，杀的星落云散。张清刺杀了唐昌，缚了田虎，簇拥入城，闭了城门，待宋先锋杀退北兵，方可解去。鲁智深追赶到来，见田虎已捉入城去，鲁智深等复向西杀到铜山侧。此时已是酉牌时分。

宋江等三路军马与北兵鏖战一日，杀死军士二万余人。北军无主，四面八方，乱窜逃生。范美人及姬妾等项，都被乱兵所杀。李天锡，郑之瑞，薛时，林听，领三万余人，上铜山据住，宋江领兵四面围困。鲁智深来报，田虎已被张清擒捉；宋江以手加额，忙传将令，差军星夜疾驰到襄垣，教武松等坚闭城门，看守田虎，教张清领兵速到威胜，策应琼英等。

原来琼英已奉吴军师密计，同解珍，解宝，乐和，段景住，王定六，郁保四，蔡福，蔡庆，带领五千军马，尽着北军旗号，伏于武乡县城外石盘山侧。琼英等探知田虎与我兵杀，琼英领众人星夜疾驰到威胜城下。是日天晚，已是暮霞敛彩，新月垂，琼英在城下莺声娇啼叫道：“我乃郡主，保护大王到此，快开城门！”当下守城军卒，飞报王宫内里。田豹，田彪闻报，上马疾驰到南城，忙上城楼观看，果见赭黄伞下，那匹雕鞍银白马上，坐着大王，马前一个女将，旗上大书郡主琼英，后面有尚书都督等官，远远跟随。只见琼英高声叫道：“胡都督等与宋兵战败，我特保护大王到此。教官员速出城接驾！”

田豹等见是田虎，即令开了城门，出城迎接。二人到马前，只听马上的大王大喝道：“武士与寡人拿下二贼。”军士一拥上前，将二人擒住。田豹，田彪大叫：“我二人无罪！”急要挣扎时，已被军士将绳索绑缚了。原来这个田虎，乃是吴用教孙安拣择南军中与田虎一般面貌的一个军卒，依着田虎妆束；后面尚书都督，却是解珍，解宝等数人假扮的。当下众人各掣出兵器，王定六，郁保四，蔡福，蔡庆领五百余人，将田豹，田彪连夜解往襄垣去了。城上见捉了田豹，田彪，

又见将二人押解向南，情知有诈，急出城来抢时，却被琼英要杀田定，不顾性命，同解珍，解宝一拥抢入城来。守门将士上前来殢敌，被琼英飞石子打去，一连伤了六七个人，解珍，解宝帮助琼英杀，城外乐和，段景住，急救军士卸下北军打扮，个个是南军号衣，一齐抢入城来，夺了南门。乐和，段景住挺朴刀，领军上城，杀散军士，竖起宋军旗号。

城中一时鼎沸起来，尚有许多伪文武官员，及王亲国戚等众，急引兵来杀。琼英这四千余人深入巢穴，如何抵敌？却得张清领八千余人到来，驱兵入城，见琼英，解珍，解宝与北兵正在鏖战，张清上前飞石，连打四员北将，杀退北军。张清对琼英道：“不该深入重地，又且众寡不敌。”琼英道：“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张清道：“田虎已被我擒捉在襄垣了。”琼英方喜欢。

正欲引兵出城，也是天厌贼众之恶，又得卢俊义打破沁源城池，统领大兵到来，见了南门旗号，急驱兵马入城，与张清合兵一处，赶杀北军。秦明，杨志，杜迁，宋万，领兵夺了东门；欧鹏，邓飞，雷横，杨林，夺了西门；黄信，陈达，杨春，周通，领兵夺了北门；杨雄，石秀，焦挺，穆春，郑天寿，邹渊，邹润，领步兵，大刀阔斧，从王宫前面砍杀入去；龚旺，丁得孙，李立，石勇，陶宗旺，领步兵，从后宰门砍杀入去：杀死王宫内院嫔妃，姬妾，内侍人等无算。田定闻变，自刎身死。张清，琼英，张青，孙二娘，唐斌，文仲容，崔野，耿恭，曹正，薛永，李忠，朱富，时迁，白胜，分头去杀伪尚书，伪殿帅，伪枢密以下等众，及伪封的王亲国戚等贼徒，正是：

金阶殿下人头滚，玉砌朝门热血喷。

莫道不分玉与石，为庆为殃心自扞。

当下宋兵在威胜城中，杀的横市井，血满沟渠。卢俊义传令，不得杀害百姓，连忙差人先往宋先锋处报捷。当夜宋兵直闹至五更方息，军将降者甚多。

天明，卢俊义计点将佐，除“神机军师”朱武在沁源城中镇守外，其余将佐，都无伤损。只有降将耿恭，被人马践踏身死。众将都来献功。焦挺将田定死鸵来，琼英咬牙切齿，拔佩刀割了首级，把他骸支解。此时邬梨老婆倪氏已死，琼英寻了叶清妻子安氏，辞别卢俊义，

同张清到襄垣，将田虎等押解到宋先锋处。卢俊义正在料理军务，忽有探马报来，说北将房学度将索超，汤隆围困在榆社县。卢俊义即教关胜，秦明，雷横，陈达，杨春，杨林，周通，领兵去解救索超等。

次日，宋江已破李天锡等于铜山，一面差人申报陈安抚说：“贼巢已破，贼首已擒，请安抚到威胜城中料理。”宋江统领大兵，已到威胜城外，卢俊义等迎接入城。宋江出榜，安抚百姓。卢俊义将卞祥解来；宋江见卞祥状貌魁伟，亲释其缚，以礼相待。卞祥见宋江如此义气，感激归降。次日，张清，琼英，叶清将田虎，田豹，田彪，囚载陷车，解送到来。琼英同了张清，双双的拜见伯伯宋先锋；琼英拜谢王英等昔日冒犯之罪。宋江叫将田虎等监在一边，待大军班师，一同解送东京献俘；即教置酒，与张清，琼英庆贺。

当日有威胜属县武乡守城将土方顺等，将军民户口，册籍，仓库钱粮，前来献纳。宋江赏劳毕，仍令方顺依旧镇守。宋江在威胜城一连过了两日，探马报到，说关胜等到榆社县，同索超，汤隆内外夹攻，杀了北将房学度；北军死者五千余人，其余军士都降。宋江大喜，对众将道：“都赖众兄弟之力，得成平寇之功。”即细细标写众将功劳，及张清，琼英擒贼首，捣贼巢的大功。又过了三四日，关胜兵马方到，又报陈安抚兵马也到了。

宋江统领将佐，出郭迎接入城，参见已毕，陈安抚称赞道：“将军等五月之内，成不世之功。下官一闻擒捉贼首，先将表文差人马上驰往京师奏凯，朝廷必当重封官爵。”宋江再拜称谢。

次日，琼英来禀，欲往太原石室山，寻觅母亲骸埋葬，宋江即命张清，叶清同去不提。

宋江禀过陈安抚，将田虎宫殿院宇，珠轩翠屋，尽行烧毁；又与陈安抚计议，发仓廩，赈济各处遭兵被火居民。修书申呈宿太尉，写表申奏朝廷，差戴宗即日起行。

戴宗擎表文书札，赶上陈安抚差的奏官，一同入进东京，先到宿太尉府前，依先寻了杨虞候，将书呈递。宿太尉大喜，明日早朝，并陈安抚表文，一同上达天听。道君皇帝龙颜喜悦，愁宋江等料理，候代班师回京，封官受爵。戴宗得了这消息，即日拜辞宿太尉，离了东京，明日未牌时分，便到威胜城中，报知陈安抚，宋先锋。

陈，宋江一面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威胜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乃是晋宁所属蒲解等州县；贼役赃官，得知田虎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陈安抚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给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

再说道君皇帝已降诏愁，差官□领到河北谕陈等。次日，临幸武学，百官先集，蔡京于坐上谭兵，众皆拱听。内中却有一官，仰着面孔，看视屋角，不去睬他。蔡京大怒，连忙查问那官员姓名。正是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只因蔡京查这个官员姓名，直教天罡地煞临軫翼，猛将雄兵定楚郢。毕竟蔡京查问那官员是谁，且听下回分解。